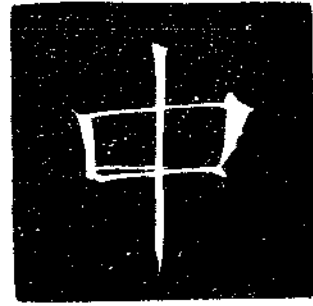


25 MAY 1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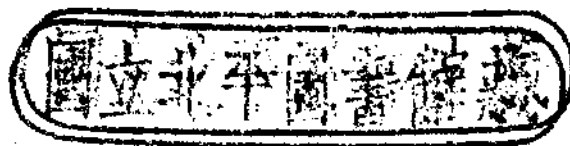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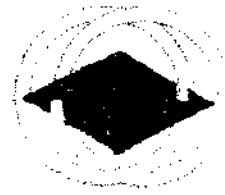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贈閱

中和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三二六六六號

總 局

天津售品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 書科教學小中季春年九十二

## 購採速請齊出已現

啓者敝館發行教育總署直轄編審會編纂審定之中小學教科書及教學法等項圖書因鑒於過去供應情形未能十分圓滑故將二十九年春季各級學校應用教科書籍提早印刷現已陸續出齊分發各地特約販賣店代為銷售以便各地學校及學生隨時採購茲將各地特約販賣店名稱地址臚列於後俾衆週知如承惠顧即希逕向附近販賣店採購爲荷此啓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電話西局

二二三〇 二二三一 二二三二 二二三三

受電略號

ベキ シンミンインシヨ

### 各地特約販賣店一覽

北京西堂胡同	亞細亞書局	順德南門裏	新民書局	兗州良友書局
通縣樓南大街	震文書局	開封南大街	精誠紙店	濟寧餘記印刷局
涿州丁市南大街	魁文書局	濟南西大街	新民書社	徐州東張所
保定城內西大街	新民書局	青島濰縣路	新文化書局	榆次東張所
石家莊南大街	新民書局	烟台上陽路	新民書局	忻縣東張所
天津東角單街	大新書局	威海衛醫院路	吉升昌書局	臨沂縣東張所
唐山義字六條街	冀東新民書局	太原橋頭街	旭東公司	汾州旭東公司
彰德鐵獅口街	聯合貿易公司	徐州中樞街	新民書局	運城旭東公司

# 中和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目次

## 畫圖

張瑞圖山水

吳梅村愛山臺禊飲序

編輯前記

空海入唐求法記

五山十刹

王爾德文論

本刊徵文啓事一

英國農村問題

漸江大師軼聞(上)

癸丑修禊

訪殷墟記

圓明園之迴憶(下)

禊事不限於三月

程讓堂學記

道樾

副榜之抽換

專載

沈文定粵輶日記

歐洲各同盟之檢討

## 時事叢記

印度之地位

東萊趙氏楹書叢刊

## 書林偶拾

僞書通考

賓廬友朋論畫札

本刊徵文啓事二

養和室隨筆

藝文選錄

紅樓真夢

本刊徵文啓事三

燕都覽古詩話

霞飛自叙

讀者通訊

(一)

梁繩禕(三)

竹(一五)

昭言(一六)

(二二)

望生(二三)

予向(二六)

再(三三)

故吾(三四)

蔡申之(四二)

竹(六一)

海波(六二)

燕史(七六)

再(七八)

(七九)

援(八五)

同(八七)

壹(八九)

鐘(九三)

(九八)

(一〇〇)

渠彌(一〇一)

(一〇七)

龍願山人(一一一)

(一一六)

兌之(一二七)

金惠生譯(一二一)

(一三七)

### 本刊第三期要目

上元燈語·····	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	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	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	盧傑
莊方耕學記·····	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 本刊第四期要目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周廬·····	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醫無閭摩厘巨手之書畫·····	予向
書序說·····	鏗齋
圓明園之迴憶(中)·····	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	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	程樹德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 本刊第一期要目

新學篇·····	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禹跡寺·····	知堂
畫談(上)·····	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述·····	梁繩禱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	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吳音談·····	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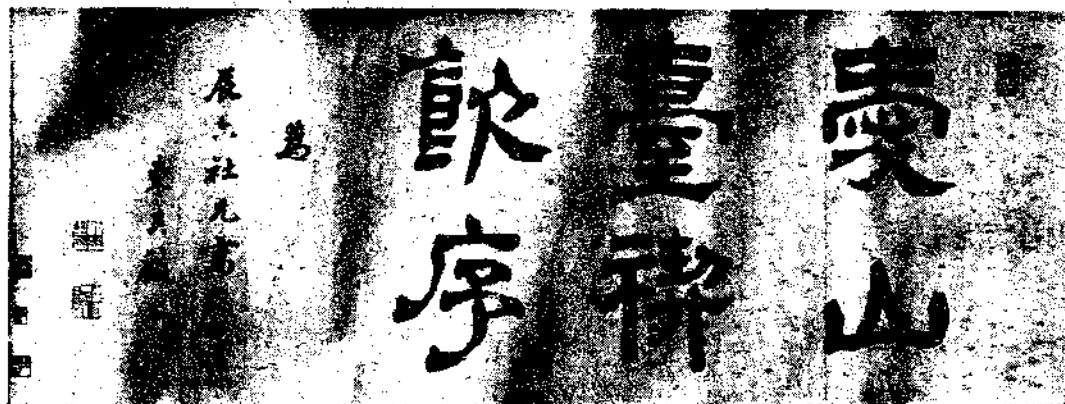
### 本刊第二期要目

釋站·····	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	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陳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王璞子
庚辰述往·····	一士
畫談(下)·····	予向
竈·····	陳陸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茫子
雙的代價·····	陳慎言

張瑞圖山水



序飲禊臺山愛村梅吳



臺山愛禊序  
 吳梅村先生書  
 禊序之設，古已有之。其始於周，而盛於晉。晉之禊，在蘭亭。唐之禊，在曲水。宋之禊，在流觴。明之禊，在修禊。禊之於人，所以適性。禊之於世，所以頌德。禊之於文，所以流芳。禊之於名，所以垂久。禊之於事，所以成禮。禊之於物，所以資興。禊之於人，所以適性。禊之於世，所以頌德。禊之於文，所以流芳。禊之於名，所以垂久。禊之於事，所以成禮。禊之於物，所以資興。



## 編 輯 前 記

本刊近已一再於內容資料之質與量兩方面。同時注意擴充進步。質的方面。本屬不敢自信。且為雜誌選材亦極不易。有文雖佳而苦不新鮮。有雖新鮮而嫌不切用者。甚至一切條件具備而仍不宜於雜誌者。故此事殊無絕對把握。至於量的方面。自以能儘量多容納為是。統計本刊每期皆遞有增加。盜出原來預算篇幅甚多。惟容量太多。字體過於細小。亦覺有妨中年以上讀者之目力。不得已亦只可酌乎其中。不願一味擴張也。

本期出版。正當春日載陽之際。特選印明張二水壬戌花朝所畫山水及吳梅村愛山臺榭飲序以資點綴。梅村字殊不多見。此卷文章書法俱極雄麗。原件均藏黃氏小鄂跗堂。承假景印。特此誌謝。

關於世界大勢之文字。特譯登英國農村問題一

篇。用就其本國人之輿論中觀察其國家根本問題。近世紀以來。各國競趨於都市工業。而置農業於不顧。甚至巧為之說曰農村都市化。我國醉心歐化者。拾此口頭禪以為新奇。而不知如英國之專恃工業以立國者。必有危機將臨之一日。蓋各國競爭之結果。非本身能自給者。不能預角逐之數。其倚殖民地以自肥者。必將成過去之陳迹也。中國歷史地理環境皆天然以農業立國者。奈何削足適履。舍己芸人。必使人皆舍本逐末。土地荒蕪。仰給輸入之食糧以度日。豈非不思之甚邪。英國帝國評論為主張正大之雜誌。觀其論及農夫之稀少。耕地之減縮。與夫都市生活有害於國民之道德與健康。慨乎言之。益足使吾人憬然於我國農村破壞之可憂。而不暇為他人慮矣。

空海大師爲溝通中日文化功績最偉之人。而其  
事蹟吾國人往往茫然。梁君繩禪專門致力此種問  
題。本刊第一期中已登有關於朝衡一篇。諒讀者必  
樂於披覽也。

本刊蓄意欲覓佳游記以啓人興會。今始獲故吾  
君之訪殷墟記。爲之狂喜。蓋所謂游記者。不僅  
流連風景。尤貴羅列事實。益入神智。方爲佳作。  
昔人所謂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正是此意。殷墟爲近  
世考古學術工作中心。於中國古代文化之探討。關  
係極大。然非平素留意於此者。驟不易得其要領。  
此文元元本本。先作一鳥瞰之說明。使讀者一目了  
然。一剎那間已可將數百萬言說之不盡之問題了解

大半。誠不可以尋常游記視之矣。

其他文字不必一一列舉。要皆極有意義。圓明  
園一篇。篇幅過長。實屬無可如何。本期特爲之  
一次登畢。以資結束。此段兼采諸家紀載。詳盡公  
平。尤爲精采。讀者幸留意焉。

通訊之作。雖可隨意抒寫討論。而文字未易出  
色。本期特選賓廬友朋論畫札數通。皆極雋永之小  
品文。讀之使人悠然意遠。無異聽香讀畫。

藝文選錄一門。本意亦爲甄存文獻。其純乎詠  
歎景光之作。擬暫從闕。本期專登楊雪橋先生未刊  
稿數篇。先生學問道德。一時泰斗。承允刊布。深  
爲光寵。謹此附言。

# 空海入唐求法記

梁 繩 緯

舊唐書日本傳，略記空海入唐年代，太平御覽及冊府元龜諸書承之。但新唐書卷三百二十則誤其留學三年爲二十餘年。文獻通考四裔考襲其失。黃遵憲日本國志始著其開真言宗，創平假名等事。(註一) 董授經先生書舶庸譚有空海傳，所記較詳，乃全譯日本名人辭典，多中世附會傳聞之詞。(註二) 蓋海師在日本宗教文化史上，豐功偉烈，震古爍今，傳其事者多至六百五十餘種。要之始爲人，繼爲神，今則復爲人。昔法人谷拉賽，於十八世紀初葉，爲「日本西教史」，記海師事，侈陳怪異，擇焉不精，空海之名，雖藉以傳入歐西，而面目轉晦。(註三) 予嘗欲總合東土現代學者研究之結果，鈎稽較古近真之史料，爲「弘法大師新傳」，荏苒歲月，未能卒業。今先略述其入唐求法始末，以備中日文化交通史之一葉云。

## 一 少年之空海

唐代宗大曆九年(西元七七四年)，六月十五日，不空國師卒於長安大興善寺，皇帝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諡大辯正廣智三藏，不空者本北天竺婆羅門族，東來事金剛智三藏，受五部灌頂，並嘗

奉遺旨赴印度及師子國（錫蘭）求法，天寶初還京。前後譯密教經規七十七部，一百二十餘卷，歷玄宗代三朝，皆爲灌頂國師。蓋中國密教之盛，此時爲最。不空傳法三十餘年，入室弟子頗多。其著者有五台山金閣寺之含光，京師崇福寺之惠朗，保壽寺之元皎及覺超，新羅之惠超等，均得金剛界一部。而青龍寺惠果，少事不空，穎異篤學，蘊德持法，年二十八，兼得兩部師位，紹密教正傳，代德二帝尊爲國師。（註四）日本大僧都空海，實以不空卒之年（日本寶龜五年）生，其後渡唐受法惠果，爲日本真言密教高祖，故世或以空海爲不空三藏後身云。

空海灌頂號曰遍照金剛，俗姓佐伯直，讚岐國多度郡（今日本四國香川縣善通寺）人也。父田公，母阿刀氏，生而穎慧，五六歲隣里間號神童。延曆七年入京師（奈良），時年十五，隨外舅二千石阿刀大足受論語，孝經及史傳等，兼習辭章。年十八遊太學，入明經科，就直講味酒玄成讀毛詩尚書，問左氏春秋於岡田博士，博覽經史。（註五）尤喜佛書，著「聾瞽指歸」，申學道之志。年二十，從槇尾山石淵寺僧勤操落髮爲弟子，勤操秦姓，和州高市郡人，漢人後裔，三論宗名僧也。從受「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唐善無畏譯），延曆十四年（西元七九五）四月九日受具足戒於奈良東大寺戒壇院，以勤操爲師主。受戒佛前發誓曰，「我入佛道，每求知要，三乘五乘十二別部，心中有疑，未以爲決。仰願諸佛，示我至極。」一心祈請，因得善無畏譯「大毘盧遮那經」（即大日經七卷）於久米寺塔下，情有所滯，因有入唐求法之志。（註六）

延曆十六年年二十四，著「三教指歸」三卷，倣子虛上林賦之體，論儒佛老之旨趣，其假名乞兒即以自況，而爲佛教張目者。（註七）自後從事於俱舍、成實、法相、三論、法華等經典之研究，努力於唐晉漢籍之學習。（註八）蓋嘗於名山絕巘之處，石壁孤岸之奧，超然獨往，淹留苦練。嚴冬深雪，著葛衲而

顯露行道，盛夏酷暑，絕穀粒而日夜懺悔。（註九）其篤於學道也如此。

## 二 入唐經過

延曆二十三年（西元八〇四），日本第十七次遣使受命西渡，大使藤原葛野麻呂、副使石川道益、判官菅原清公、高階遠成等，空海與還學僧最澄（傳教大師）留學生橘逸勢等均奉勅從行。五月十二日由難波津解纜。空海與大使、副使、橘逸勢等共乘第一船。判官菅原清公、最澄等乘第二船。判官三棟今嗣並錄事等乘第三船。第四船爲高階遠成譯員醫師等。（註十）四船七月六日發肥前國田浦，順風而行。次日晚暴風雨，波吞舵聲，火信不通，他船不知所往。第一船孤舟輕棹，顛簸於鯨波蛟霧之中，掣曳於颶風商飈之前，早瞻旭日，夕指北辰，乍西乍南，凡三十四日，抵福州長溪縣赤岸鎮海口，時八月十日也。日本使船，率由江口向蘇揚。閩疆僻左，罕覩外人，州吏閉船追人。空海乃代大使上福州觀察使書有云，「乍見雲峰，欣悅罔極，過赤子之得母，越旱苗之遇霖。」又謂「願垂柔遠之惠，願好隣之義，縱其習俗，不怪常風，則涓涓百蠻，與流水而朝宗舜海；喁喁萬服，將葵藿以引領堯天。」刺史閻濟美閱之感動，因開船存問，給資糧，借屋十三楹，並長安取行止，主客流涕。數十日勅令至，大使給七珍鞍。十一月三日，一行二十三人，溯閩江向長安，空海與焉。餘人及來船則廻航明州，以待大使之歸。（註十一）

空海從大使陸路過錢塘上流，出杭州，循運河而北，經蘇州淮陰，溯汴水至洛陽，西入函關。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上都長樂驛（萬年縣東十五里），時唐德宗貞元二十年也。二十三日內使趙忠將飛龍家細馬二十三頭來迎，兼持酒脯宣慰。由春明門入城，居皇城外宣陽坊官宅。始知同發之第二船判官菅原清公等於九月一日抵明州，十一月十五日先大使抵長安。二十四日國書貢物附監使劉昂獻上，唐帝嘉納。

二十五日於宣化殿禮見。次年二月十一日大使藤原葛野麻呂等東歸。空海與橘逸勢勅准留學，居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西明寺倣天竺祇園精舍而建，爲唐代名刹。永忠則日本高僧，大曆初至唐留學，習經論音律，日本延曆末歸國者也。（註十二）

### 三 受法於惠果

空海於國內曾從勤操大德受「虛空藏求聞持法」，又熟讀「大日經」，故於當日隆興之密教，特爲傾慕。周遊諸寺，訪擇師依。五月下旬與西明寺志明、談勝等五六人，同往謁惠果阿闍梨（密教教授意）於青龍寺東塔院。（今長安縣西南郊外祭台村之石佛寺）（註十三）和尚乍見，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來，相待久矣。今日相見，大好大好。報命欲竭，無人付法，必須速辦香華，入灌頂壇。」即歸本院，營辦供具。六月上旬，入學法灌頂壇。是日臨大悲胎藏大曼荼羅，依法拋花，偶然着中臺毗盧遮那（大日）如來身上。惠果讚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即沐五部灌頂，受三密加持。從此以後，受胎藏之梵字儀軌，學諸尊之瑜伽觀智。七月上旬，更臨金剛界大曼荼羅，重受五部灌頂，亦拋得毗盧遮那。惠果驚歎如前。八月上旬受傳法阿闍梨灌頂。蓋三月中畢「受明」「傳法」兩種灌頂。玉堂寺僧珍賀等妬之而不能阻。（註十四）

惠果以真言秘藏，經疏隱密，不假圖畫，不能相傳，則喚供奉丹青李真等十餘人圖繪胎藏金剛界等大曼陀羅等十鋪。彙集二十餘經生，書寫金剛頂等最上乘密藏經。又喚供奉鑄博士楊忠信新造道具十五事。圖像寫經，漸有次第，因告空海曰，「吾昔髫齡之時，初見（不空）三藏。三藏一目之後，偏憐如子。入內歸寺，如影不離。竊告之曰，汝有密教之器，努力努力。兩部大法，秘密印契，因茲學得矣。自餘弟

子，若道若俗，或學一部大法，或得一尊一契，不得兼貫。欲報岳瀆，昊天罔極。如今此土緣盡，不能久住。宜將此兩部大曼荼羅，一百餘部金剛乘法，及三藏轉付之物，並供養之具等，請歸本鄉，流傳海外。纔見汝來，恐命不足。今則授法有在，經像功畢。早歸鄉國，以奉國家，流布天下，增蒼生福，則四海泰萬人樂，是則報佛恩師德忠於國孝於家也。義明供奉此處而傳，汝其行矣，傳之東國，努力努力。」（註十五）並語門人曰：「本沙門空海，來求聖教，以兩部秘奧壇儀印契，漢梵無差，悉受於心，猶如瀉瓶。」（註十六）惠果傳法事畢，遂於永貞元年（八〇五）十二月十五日寂。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元和元年正月十七日葬於孟村龍泉大師塔側。會葬者弟子道俗千餘人，空海受推，爲撰碑云：（註十七）

大唐神都青龍寺故三朝國師灌頂阿闍梨惠果和尚之碑

日本國學法弟子苾芻空海撰文并書

俗之所貴者也五常，道之所重者也三明。惟忠惟孝，彰聲金版，其德如天，盍藏石室乎。嘗試論之，不滅者也法，不墜者人也。其法誰覺，其人何在？爰有神都青龍寺東塔院大阿闍梨法諱惠果和尚者也。大師拍掌法域之行崩，誕迹昭應之馬氏。天縱精粹，地洽神靈。種惟鳳卵，苗而龍駒。高翔擇木，翬塵之網不能羅之。師步占居，禪林之葩實是卜食。遂乃就故諱大照禪師師之事之。其大德也則大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之入室也。昔髫齡之日，隨師見三藏。三藏一日，驚異不已。竊告之曰：「我之法教，汝其興之也。既而視之如父，撫之如母。指其妙蹟，教其密藏。大佛頂大隨求，經耳持心；普賢行文殊讚，聞聲止口。年登救蟻，靈驗處多。」

于時代宗皇帝聞之，有勅迎入，命之曰：「朕有疑滯，請爲決之。」大師則依法呼召，解紛如流。皇帝歎之曰：「龍子雖少，能解下雨。斯言不虛，左右書紳。入瓶小師，於今見矣。」從爾已

還，驥騮迎送，四事不缺，年滿進具，孜孜照雪，三藏教海，波濤唇吻，五部觀鏡，照曜靈臺。洪鐘之響，隨機卷舒，空谷之應，逐器行藏。始則四分乘法，後則三密灌頂。彌天辯鋒，不能交刃，炙輠智象，誰敢極底。是故三朝專之以爲國師，四衆禮之以受灌頂。若乃旱魃焦葉，召那伽以滂沱，商羊決堤，驅迦羅以杲杲矣。其感不移晷，其驗同在掌。皇帝皇后，崇其增益，瓊枝玉葉，伏其降魔。斯乃大師慈力之所致也。

縱使財帛接軫，田園比頃，有受無貯，不屑資生。或達大曼荼羅，或修僧伽藍處。濟貧以財，導愚以法。以不積財爲心，以不恡法爲性。故得若尊若卑，虛往實歸，自近自遠，尋光集會矣。訶陵辨弘，經五天而接足；新羅惠日涉三韓而頂戴。劍南則惟上，河北則義圓，欽風振錫，渴法負笈。若復印可紹接者，義明供奉其人也，不幸求車滿公當之也。沐一子之願，蒙三密之教，則智際攻壹之徒，操敏堅通之輩，並皆入三昧耶，學瑜伽，持三密密達毘鉢，或作一人師，或爲四衆依。法燈滿界，流派遍域，斯蓋大師之法施也。

從辭親就師，落飾入道，浮囊不借他，油鉢常自持。松竹堅其心，冰霜瑩其志，四儀不肅而成，三業不護而善。大師之尸羅，於此盡美矣。經寒經暑，不告其苦，遇苦遇疾，不退其業。四上持念，四魔請降。十方結護，十軍面縛，能忍能勤，我師之所不讓也。遊法界宮，觀胎藏之海會，入金剛界，禮遍智之麻集。百千陀羅尼，貫之一心，萬億曼荼羅，布之一身。若行若坐，道場即變，在眠在覺，觀智不離。是以與朝日而驚長眠，將春雷以拔久蟄。我師之禪智，妙用在此乎。示榮貴導榮貴，現有疾待有病。應病投藥，悲迷指南。常告門徒曰，「人之貴者不過國王，法之最者不如密藏。策牛羊而趨道，久而始到，駕神通以跋涉，不勞而至。諸乘與密藏，豈得同日



而論乎。佛法心髓，要妙斯在乎。無畏三藏，脫躡王位，金剛親教，浮盃來傳，豈徒然哉。從金剛薩埵稽首扣寂，師師相傳，于今七葉矣。非冒地之難得，遇此法之不易也。是故建胎藏之大壇，開灌頂之甘露。所期若天若鬼，覩尊儀而洗垢，或男或女，嘗法味而蘊珠。一尊一契，證道之徑路，一字一句，入佛之父母也。汝等勉之勉之。」我師之勸誘，妙趣在茲也。

夫一明一暗，天之常也；乍現乍沒，聖之權也。常理寡尤，權道多益，遂乃以永貞元年，歲在乙酉，極寒月滿，住世六十，僧夏四十，結法印而攝念，示人間以薪盡矣。嗚呼哀哉，天返歲星，人失惠日，筏歸彼岸，溺子一何悲哉。醫王匿迹，狂兒憑誰解毒？嗟呼痛哉！簡日於建寅之十七，卜塋于城邨之九泉，斷腸埋玉，爛肝燒芝，泉扉永閉，愬天不及，茶蓼嗚咽，吞火不滅，天雲慘慘現悲色，松風瑟瑟含悲聲，庭際菴竹葉如故，隴頭松檟根新移，烏光激迴恨情切，蟾影斡轉攀新。嗟呼痛哉奈苦何。

弟子空海，願桑梓則東海之東，想行李則難中之難，波濤萬萬，雲山幾千也。來非我力，歸非我志。招我以鈎，引我以索。泛舶之朝，數示異相。歸帆之夕，縷說宿緣。和尙掩色之夜，於境界中告弟子曰，「汝未知吾與汝宿契之深乎，多生之中，相共誓願，弘演密藏，彼此代爲師資，非只一兩度也。是故勸汝遠涉，授我深法，受法云畢，吾願足矣。汝西土接我足，吾也東生入汝之室。莫久遲留，吾在前去也。」竊願此言，進退非我能，去留隨我師。孔宜雖泥怪異之說，而妙幢說金鼓之夢，所以舉一隅示同門者也。詞徹骨髓，誨切心肝。一喜一悲，胸裂腸斷。欲罷不能，豈敢韞默。雖憑我師之德廣，還恐斯言之墜地。歎彼山海之易變，懸之日月之不朽。乃作銘曰：

生也無邊，行願莫極。麗天臨水，分影萬億。爰有挺生，人形佛識。毘尼密藏，吞并餘力，

脩多輿論，牢籠胸臆。四分乘法，三密加持。國師三代，萬類依之。下雨止雨，不日即時。所化緣盡，泊焉歸真。惠炬已滅，法雷何春。梁木摧矣，痛哉苦哉。松檀封閉，何劫更開。(註十八)

此碑於惠果在密教之地位，及傳法海師之經過，揭示無餘。所謂弘演密藏，彼此代為師資，以視慧思智觀靈山會上之法契，更爲深摯。唐碑今存者頗多，而此石迄未發見。中土亦無著錄者。故常盤大定氏疑其未立。(註十九) 計空海受惠果之提撕，前後不及一年。其後真言密教式微於禹域，隆興於東土。鴻瓶之誨，殆非虛語云。

#### 四 歸國前後

空海於受法惠果之餘，並曾學梵字於曇貞和尚。曇貞亦不空弟子，居青龍寺，與惠果爲同僚。又嘗接迹般若三藏，三藏屬賓國人，少年入道，嘗遊印度，以傳法來華。空海之歸也，贈以所譯經并梵夾三口，謂「今欲乘桴東海，無緣，志願不遂。我所譯新華嚴六波羅密經及斯梵夾，將去供養，伏願結緣彼國，拔濟元元。」(註二十) 又嘗學書法於韓方明，捨雀頭筆而用長鋒，變六朝初唐之風而做顏體。(註二十一) 並研究筆墨之製法，傳於東土。搜羅內外典籍，法書器物。始期留學二十年，既受真言密傳，遵師命欲早日歸國。適遣唐判官高階遠成等舟至，因上書請歸，謂「已得攘氛招社之摩尼，脫凡入聖之墟徑。嚮使久客他鄉，引領皇華，白駒易過，黃髮何爲。」(註二十二) 遂得請。素所交遊之僧俗，惜別贈以詩文者有朱千乘、朱少端、曇清、鴻漸、鄭壬等。(註二十三) 空海有留別青龍寺義操閣梨詩云，「同法同門喜遇深，隨空白霧忽歸岑。一生一別難再見，非夢思中數數尋。」(註二十四) 義操亦出惠果門下，殆空海摯友。其後日僧圓仁、圓珍入唐，受教於玄法寺法全，則義操之高足弟子云。

憲宗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八月，空海隨遣唐使船歸國，橘逸勢亦從行。十月抵博多，時日本大同元年也。（註二十五）空海年三十三。其同時入唐求法之智澄，則已於前一年（延曆二十四年）六月歸國，曾登天台從道邃、行滿學天台宗義，赴越州龍興寺從順曉學密教。奏上經論，受知宮廷，行灌頂於高雄山寺。（註二十六）空海於十月二十二日表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計新譯經等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梵字真言讚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論疏章等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計共二百六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佛菩薩金剛天等像，法曼陀羅，三昧耶曼陀羅，并傳法阿闍梨等影共十鋪，道具九種，阿闍梨付囑物十三種。

嗣後受四朝寵遇，開高野山，賜東寺，任少僧都。爲國家建壇修法五十一度。前後授灌頂者數萬人。日本真言宗自是確立。（註二十七）大弟子有實慧、真濟、真雅、泰範、智泉、真如、道雄、圓明、呆隣、忠延等。（註二十八）承和二年（唐太和九年西元八三五）寂，年六十二。（註二十九）貞觀六年（八六四）贈大僧正法印大和尚，勅謂「智慧峰高，菩提月朗，持三密之法印，爲四輩之儀型。人亡道盛，世舊名新。惟景慕之甚深，念追崇而何止。」延喜二十一年（西元九二一）後梁龍德二年（九三二）勅云，「故大僧正空海，全三十七品之修行，斷九十六種之邪見。既而佛日西沒，渡溟海而仰餘輝；法水東流，通陵谷而導清浪。受密語者多滿山林，習真趣者自成淵叢。既味其道，追憶其人。」因加諡號弘法大師。（註三十）迄今日本真言宗有寺一萬二千餘，住職七千九百人，宣教所千六百餘，均奉空海爲高祖。聲勢之盛，親鸞之淨土真宗外，無及之者。（註三十一）

## 五 文化上之貢獻

空海爲日本平安朝初期文化之恩人，日唐文化之溝通者，開高野山，興眞言宗。其「十住心論」十卷，爲眞言宗之教相判釋，品階諸教，區別顯密，始與日本當時各種思想以整然體系。（註三十二）其「文鏡秘府論」六卷，存唐人詩格詩式之精華，爲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要籍，影響於日本和漢文學作風者亦鉅。其「篆隸萬像名義」爲日本最古之辭書，存顧野王玉篇之本來面目。其書法與嵯峨天皇、橘逸勢並稱三聖，兼擅篆隸楷行草飛白各體，神韻躍動，具飛龍翔鳳之趣，爲日本書道宗師。（註三十三）此外於繪畫、鑄造、雕刻、建築，均有所貢獻。（註三十四）又嘗立「綜藝種智院」於京都左九條，開庶民教育之先河。謂九流六藝，濟代之舟梁，十藏五明，利人之惟寶。分道俗二師，道所以傳佛經，俗所以弘外書。其俗博士所授者有九流、三玄、三史、七略等，蓋儒釋兼綜。（註三十五）日本依波呂歌及五十音圖之發明，雖聚訟紛紜，然與注意通俗教育，深究悉曇（梵字）之空海，亦多傳有相當淵源。（註三十六）蓋扶桑自交通隋唐，輸入中國文化以後，名僧俊彥，聯鑣競秀，然如海師之博綜衆藝，規模宏遠者，實所僅見云。

## 六 餘論

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空海自久米感經，歷九年始得渡華。出入波濤，崎嶇關山，九死一生，半載始達長安。彷徨都門，托鉢蕭寺，又數月始得謁密教宗師。所謂憤悱者非耶？瀉瓶之教，會心之傳，數月提撕，勝於十年講貫。時雨之化，斯爲著矣。昔楊中立以不惑之年謁伊川，正叔瞑坐，龜山僵立，門外雪深一尺而不知。師生玩日愒時，而論者艷稱其事。則惠果空海之汲汲於傳法宏法，不可

終日者，殆尤足尙矣。惠果以大唐三朝國師，撫異域遊僧爲法嗣，與水戶侯尊亡明寒儒朱舜水爲宗師，其卓識幽懷，均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而空海所以符期許，舜水所以答尊禮者，莫不卓然可傳。余既記舜水事，因復詮次空海求法始末，以告世之重師道者。民國十三年夏秋之交，日本真言僧和田辨瑞君，曾遠赴長安，弔青龍寺故址，懷祖師奇遇，悵惘不能勝情。（註三十七）蓋略修盛德，遍照精誠，千載下猶使人感喟云。

（附註）

- （註一） 日本國志卷三十三學術志二、卷三十七禮俗志四
- （註二） 董康書舶庸談卷四
- （註三） 守山聖眞「文化史上ヨリ見タル弘法大師傳」序說第二（昭和八年刊）
- （註四） 據空海著「祕密曼茶羅教付法傳」卷第二上中
- （註五） 空海僧都傳（收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六、傳部十七）
- （註六） 據守山聖眞弘法大師傳第二章第三章之考訂
- （註七） 岡田正之「日本漢文學史」第三期第三章，「三教指歸」見弘法大師全集
- （註八） 守山聖眞弘法大師傳第四章第一節
- （註九） 空海僧都傳
- （註十） 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第六章
- （註十一） 守山聖眞弘法大師傳第五章第二節，「爲大使上福州觀察使書」見遍照發揮性靈集卷五
- （註十二） 參看桑原隲藏「大師ノ入唐」（收東洋史說苑中、昭和二年版）又守山弘法大師傳第五章第二節
- （註十三） 據嘉慶己卯咸寧縣志卷十二並桑原隲藏氏「大師ノ入唐」及「長安ノ青龍寺ノ遺址ニ就イテ」（收東洋文明史論叢中昭和九年版）等文之考訂。常盤大定博士有「密教ノ發源地タル唐ノ青龍寺ニツイテ」一文（收支那佛教ノ研究中昭和十三年六月

版），否定其說，謂在祭臺村之更東一里許

(註十四) 參看空海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及大師御行狀集記第二十五至二十八

(註十五) 據新請來經等目錄

(註十六) 據吳愷撰「略修和尙行狀」附秘密曼荼羅付法傳卷第二下

(註十七) 秘密曼荼羅付法傳卷第二下

(註十八) 碑文見遍照發揮性靈集卷二

(註十九) 常盤大定「密教ノ發源地タル唐ノ青龍寺ニツイテ」第二節

(註二十) 守山氏弘法大師傳第五章第十節第十一節

(註二十一) 內藤虎次郎「弘法大師之文藝」(收日本文化史研究中昭和十一年增補版)

(註二十二) 守山氏弘法大師傳第五章第十三、十四、十六節

(註二十三) 各詩見弘法大師全集第五卷「蘭契遺音集」，又見高野大師御廣傳上(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九)

(註二十四) 見經國集第十(良岑安世撰，群書類從卷百二十五文筆部收之)

(註二十五) 守山氏弘法大師傳第六章第一節

(註二十六) 參看釋一乘志撰「叡山大師傳」及傳教大師行狀，均見續群書類從卷二百五

(註二十七) 空海僧都傳

(註二十八) 各弟子事詳守山氏弘法大師傳第二十五章弟子傳

(註二十九) 空海僧都傳

(註三十) 守山氏弘法大師傳第二十四章

(註三十一) 據昭和十二年「朝日年鑑」寺院統計，所舉爲昭和七年數字，見原書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註三十二) 參看守山氏弘法大師傳結言，丁福保佛教大辭典二二四頁「十住心論」

(註三十三) 內藤虎次郎「弘法大師之文藝」

(註三十四) 守山氏弘法大師傳第二十二章大師下美術

(註三十五) 田制佐重「日本教育史潮概說」第三章(昭和十年版)，又「綜藝種智院式」見遍照性靈集卷十

(註三十六) 守山氏弘法大師傳第二十章，伊波呂井ニ五十音圖ニ關スル考察

(註三十七) 和田辨瑞「支那密教史蹟踏査記」見大正十四年二月刊「新興」

## 五山十刹 (竹厂筆記之一)

日本大乘寺藏有沙門義介繪五山十刹圖二卷。五山十刹者。爲南宋時代之名蹟。而五寺之由來。則叛自天竺。即印度之祇園精舍。竹林精舍。大林精舍。誓多林精舍。那蘭陀寺等是也。中國之五寺。一爲杭州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寺。即今浙江臨安縣治大雲鄉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二爲明州慶元府阿育王山鄞峰廣利寺。即今浙江鄞縣阿育王山下之育王禪寺。三爲明州慶元府太白山天童景德寺。即今鄞縣太白山之東之勅賜天童弘法禪寺。四爲杭州臨安府北山景德靈隱寺。即今浙江杭州縣北高峰下之雲林禪寺。五爲杭州臨安府武林縣南山淨慈報恩光孝寺。即今浙江杭州縣南屏山之淨慈禪寺。十刹者一爲杭州臨安府中天竺山天寧萬壽永祚寺。即今杭州縣稽留峰北之中天竺法淨寺。二爲湖州烏程縣道場護聖萬壽寺。今名同在吳興縣道場山。三爲建康上元府蔣山太平興國寺。即今江蘇江寧縣鐘山獨龍岡之靈谷寺。四爲蘇州平江府萬壽山報恩光孝寺。即今江蘇吳縣之萬壽禪寺。五爲明州慶元府雪竇山資聖寺。即今浙江奉化縣之雪竇禪寺。六爲温州永嘉縣江心山龍翔寺。即今浙江永嘉縣永清門外江中之江心寺。七爲福州侯官縣雪峰山崇聖寺。即今福建閩侯縣之雪峰崇聖寺。八爲婺州金華縣雲黃山寶林寺。即今浙江義烏縣雲黃山下之寶林禪寺。九爲蘇州平江府虎丘山雲巖寺。即今江蘇吳縣虎邱之雲巖禪寺。十爲台州府天台山國清教忠寺。即今浙江天台縣北之國清寺。皆禪宗臨濟派之盛蹟。蓋宋時中日交通甚繁。以估客僧侶爲衆。賀州大乘寺沙門義介者。對禪林寺規。夙具研究興趣。於理宗開慶元年(日本正元元年)渡宋。至景定三年(日本弘長二年)歸國。住中國凡四年。徧遊五山十刹。就叢林禮樂之制。或依筆錄。或依圖寫。記其見聞。此圖即其遊宋時所繪。

# 王爾德文論

「我現在用不着來教訓你們，」威爾斯法官鐵青着面孔說：「凡是屑於作這種事情的人，一切羞耻心一定已經完全死掉，更無法令人來希望你們悔改。這一案可謂我一生所經手的最醜惡的案件……你，王爾德，是一群極端卑鄙，藏垢納污的青年的中心已經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在這種情形下，我將要處你以法律所允許的最嚴厲的刑罰。……本庭對你的判決是監禁並作苦工兩年。」威爾斯法官宣布完了，街上立刻傳來了尋常民衆的歡呼，衛道之士臉上浮出了笑容，代表中等階級意識的報紙雜誌的編者都長長的噓一口氣。他們的眼中釘，十年來他們心目中所認大逆不道的人物終於被他們送入監獄去了。他們希望從此再聽不到王爾德三字，他們慶幸維持了自己的道德觀念與尊嚴。

才人的運命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英國的紳士們排除了拜倫，驅逐了雪萊，但是奧斯卡王爾德的遭遇却比他們都不幸。王爾德否認道德觀念和法律，但終爲庸俗的道德法律所制裁，他主張積極的享樂，但享樂給與他的最後教訓是悲哀的真諦。他勸告世

## 昭言

人活一首美麗的十四行詩，他本人的生活却是一個悽涼的悲劇。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威爾斯法官的宣判是他生活悲劇的最高潮。兩年的監獄生活對於這位生長教養於肉體的享樂及美麗的玄想的雲團中的唯美大師實是一個具有無窮痛苦的漫漫長夜。但是世人是健忘的。一九〇五年——王爾德抑鬱而死去的第五年，他的友人兼遺作管理人羅伯特羅斯發表了他在獄中最後數月所寫成獄中記。他拋棄了享樂，認識了悲哀；於是世人又爭着用一顆激動的心和悔恨的情緒來歡迎這本英國文學中被認爲最純真的著作。「王爾德懺悔了！」他們滿足的喊着。他們忘記了十年前他的卑污的名譽和他們給他的痛苦而帶着寬大的感覺恢復了偶像的崇拜。他們忽略了由一個愉快恣肆的杜連格雷到一個清純謙遜的悲哀崇拜者，其中包含了幾何的深意和可悲的成分。

生在唯美主義的極盛時期，王爾德之成爲一個唯美主義者，一個唯美主義的創造者，實行者 and 犧牲者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他的人生觀，他的藝術論，他的狂放，他的天才，經過了時



代巨鐘的鑄冶鋪成一條不可避免的大路使他一步一步走向他的成功，他的墮落，他的懺悔，他的滅亡。

王爾德，據佛蘭克哈利斯說，有一位愛好古玩，耽於肉慾，而又極端膽怯的父親；有一位具有文學天才而擅長交際的母親。在都柏林，她的會客廳中每日高朋滿座，談笑風生，因此而博得「愛爾蘭京都的沙龍」的美名。在此種情形下，王爾德幼年所受到的影響如何是沒有疑問的。一八七一年十六歲的王爾德進入牛津的三一學院讀書，飽聽了拉斯金，華爾特比德諾人的訓誨，他們賜給了他以美的藝術的玄想，王爾德會自稱此時為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個階段。但在另一方面，他同馬哈非教授到希臘去作了一次長途的旅行。古希臘生活的美麗與驚奇早已在王爾德心靈中降下了曙光，但是希臘的旅行正式確定了他已經成形的人生觀，在他的感官中播植了愛好肉體的種子。他永遠憧憬着歐林匹克運動員的豐滿的健適的身軀。「他們的身體是全部沐浴於日光與美麗中的，」他日後曾對他的變童(?)說。他就是古羅馬所說的一個只能為可見的世界而生活的人。

心靈的玄想與感官的追求，這兩種原素就支配了王爾德一生和藝術。

王爾德自稱他是與時代立於象徵關係的人。十九世紀的後半期是一個使人苦悶欲絕的世界。物質論和科學的進步剝奪了一切生命的神秘和玄想。生活僅是大學教授們所發明之千百個鐵的定律的總體。同時中等階級等於道德行為觀念的死板的統制使人生成為平凡的一律的模型。對於一個科學家，一個政客，一個普通商人，現實的世界正是他們所想要的。但對秉賦着極端反抗，

極端懷疑，極端喜愛新奇的王爾德，一切現存社會的文化，制度和傳統已經不能喚醒他精鍊的感覺。他渴望着美。他不能不去開闢一個新的世界，一個充滿了美而能取用不盡的世界——這個世界就是他的幻想。他痛恨虛構的天才的式微，於是作了架空的頹廢。在架空的頹廢中，他說：「現代大部文學的可驚的頹廢的主要原因之一，無疑的乃是虛構的墮落。」……「古代歷史家以代替事實的有趣的虛構給我們而近代小說家表現給我們的却是粗劣的事實以代替虛構。」一切文學和藝術都應遠離現實生活而在幻想中去尋覓牠的存在。一切惡劣的藝術是因為牠們回到了生活和自然。但是幻想却可以創造奇蹟。一個幻想家可以用一根紫線從天上取下來月亮，可以使白雪降在六月裏成熟的稻田上。一八八二年應聘赴美演講惟美主義的王爾德站在甲板上對着浩瀚無際的大西洋，微微的嘆道：我的幻想中的大西洋不比這偉太多嗎？在美國，他對着奔騰澎湃的尼阿加拉瀑布也感到極端的失望，他說：美國的婦女都要被帶到這裏來度蜜月，她們看了這瀑布應該是她們結婚生活中第一個失望吧。東京是美麗的，但如你懷着一腔欣賞日本的希望而果真跑到那菊花的國家去，你是決定要失敗的。你只須留到家裏，浸淫在日本藝術家的作品中，等到你已把他們格調的精神和幻想的方式吸收過來之後，你就可以在一個下午跑到公園去靜坐或到辟克得來大街去散步。如果你在那裏不能完全發見日本，那你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發見他了。日本只有在一個人的頭腦中纔能存在的，正如頭腦產生櫻粟的赤色，蘋果的芳香和雲雀的歌聲一樣。再如：倫敦的霧溼濛在泰晤士河的兩岸已有幾千年，但在詩人與畫家發見了牠的美麗與可愛之前，他並沒

有存在。可憐的是倫敦的霧已被人描寫過多了，等到我們對他感覺到厭倦時他又將失去他的存在。因此王爾德的結論是：直到一個人發見了事物的美，他方算真正看見了牠，在那時候，而且只有那時候事物纔存在。美是時常遷移的而並不是永存的，我們生活的目標即在時時發現大量的美。

王爾德的藝術是永遠追求非現實的美，王爾德對於生活是：生活模彷彿藝術而不是藝術模彷彿生活。寫實主義的藝術把藝術限於狹小的範圍中而以生活作他的模範。這造成了現代生活與現代藝術的單調無味。他們的位置應該互換一下，把生活放到藝術的後面。藝術不是為生活的原故而為他本身的原故。藝術的使命不是去反映生活而是遠離生活去創造美麗。藝術的責任是尋求美，生活的責任則是去反映藝術。王爾德說：「一個大藝術家發明了一種形式，生活便應去模彷彿他，去複製他，像一個印刷師一樣。」這樣，「生活乃是藝術的最好的惟一的學生」。藝術的目的是美，生活的目的是美，對於一個惟美主義者，生活，藝術，美，三者的關係就建在這個聯鎖上。

爲了改變現實的醜惡，爲了壓制對現世界的懷疑，王爾德創造了他的惟美主義之理論。他不僅是一個劇作家，一個詩人，同時也是他個人宗教之熱烈信徒。用一種宗教的熱忱，他勇敢的把一切信條施之於他的生活，他的藝術。他穿上「惟美服裝」，盡量追求感官的享樂。他作出沙樂美中奇詭的場面，杜蓮格雷的像畫的怪異的故事，和「色如象牙，呼吸着玫瑰香味」的童話，他們都是美的，因爲他們都是不可信的，非現實的。他把詩中穿上了隱喻的，誇大的，有色香的文字，因爲他要竭力表現最不可解的思

想，竭力創造輪廓最虛空的形式，來在讀者的靈魂中刺激起美。但是我們不可忽視王爾德的哲學中另一個最重要的方面。華爾特比德說：

「哲學或思想的教養對於人心之寄與在於喚起一種銳敏熱烈的觀察。每一分鐘都有手上或臉上的某種形式生長圓滿起來，山上或海上的某種色調比其他格外優美起來，某種熱情或理智的興奮突然變爲不可抗拒的可愛起來——只是在這一分鐘間。其目的不是經驗的成果而是經驗的本身。在這個變幻無常戲曲似生命裏給與我們的只有一個定數的脈搏。我們怎樣方能利用最精妙的感覺看見裏面一切應該看見的東西？我們怎樣方能迅速的從某一點移向另外一點而始終把自身置在那最大多數精純的生命力所集成的焦點？永遠帶着這美玉般的火焰燃燒，永遠維持這狂歡乃是生活的成功。」

比德感覺人生是太短促了。我們應該把生命中填入最多的脈搏。我們要把精力集中於每一瞬間，盡力使感覺性銳敏，來觀察，來接觸並盡力接受內外的刺激，要這樣我們便不能使自己爲理論和習慣所妨礙。這就是比德快樂主義的要點。

無疑的，比德快樂主義對於王爾德曾發生極大的影響。但是王爾德却與他有很大的分別。比德自表面看來也許是一個極端的享樂主義者，但實際却以道德爲最後歸趨，目的在完成人生最高貴的理想，但是王爾德則不然，他沒有忘記他的希臘的旅行，他是一個異教徒。歌德少年時所說：「只有奇特的事情能長存」變成他的信條。他所追求者只是奇特的感覺，不論他是善或惡。歌

德老年接受了康德的道德論而改訂了他的信條：「人必須決定爲善，美，與公共福利而活着」，但王爾德却走入另外一條道路。他要爲美和奇特的官能享樂而活着，他不顧「善」更不顧「全體」。他不承認一切道德的責任。他說：「健康沒有一定的規律，而是完全屬於個人的。沒有人能因別人喜歡青色不喜金色而去責罰他。爲甚麼我們自己的趣味要受到抑制？我要選擇合於我的身體和靈魂的滋養物。」

在杜蓮格雷的畫像中王爾德把他的信條幾乎全放在那個少年的生活裏。

「在杜蓮格雷看來，官能的真性質一向未被人了解。人們所以永久爲野蠻，永久爲獸類，僅是因爲他們不去把這些官能（對於美的本能自然是最要緊的）造成爲新的靈性中的要素反而使彼等因饑餓而行屈服，或是用痛苦去撲滅彼等。……」

「我們要改造人生，要把他從今日酷而醜的清教主義上救出來就非有一種新的快樂主義不可。固然理智是不可不用的，但是一切凡足以犧牲熱烈的經驗的理論和制度是不能忍受的。他的目的是經驗自身不是經驗的結果，不論這種經驗是甘的或是苦的。」

本着這種主張杜蓮格雷便盡力的去追求感官的享樂。他有時熱心的研究麝香和龍涎；有時他又去狂熱的研究音樂；有時他把整日的工夫花費在整理蒐集的寶石上；有時爲了喜歡看天主教徒以莊嚴的姿態慢慢的舉起雙手拿開聖龕的帷幕，供奉用寶石鑲鑲的提燈形狀的聖餐盤子的情景，而跑去跪在冰冷的大理石上去領

略一些依微的沉醉。他的感官享樂是多方面的，但是他的享樂愈多，他的感官便愈麻木或是愈精鍊了。如果再要求滿足便逐步非更纖巧異常的事物不可。他開始去求新奇的事物，他把自身降服於一切誘惑之下。陰影亂動的迷信之蟲，失眠的幻象，顫動而旋轉的悔恨漸用一種遲留着的痛苦一面麻醉一面刺激着他的神經。犯罪後的痛苦記憶僅是獲得奇特的感覺的方法，罪惡和好奇心只被用來擴大生活的水平線。最後他甚至不顧心靈的譴責而以殺人去博取一些秘密的快感。十八年他活了一個最大限度的肉體生活，然而他的頭腦昏了，他沉入了漫無涯際的苦杯中。久已饑餓的心靈就在這時起了一個絕叫。享樂的生活並未能解決他心靈中求美之渴望，並未消釋他對機械人生的懷疑。在迷惘的心境中他憤怒的向替他活了十八年罪惡生活的畫像一刀刺去，然而倒在地下死去的是杜蓮格雷。

王爾德也許想在杜蓮格雷的畫像中用靈肉的調和來解釋他的主義，但似乎他的天材超過了他的理論。杜蓮格雷死了。靈的覺醒殺死美的神，然而死正是她的勝利。究竟勝利是靈抑是肉？這是杜蓮格雷並未解決的謎。這個謎支配了杜蓮格雷的運命也支配了王爾德的。假如我們說杜蓮格雷的畫像就是王爾德的畫像也未嘗不可吧？

翻開任何一本王爾德的傳記，我們都可以發現靈魂與肉慾的衝突。他努力去活一個惟美主義者的生活。和杜蓮格雷一樣，他不允許世俗的道德觀念或清教徒的禁慾主義妨礙他的自我發展。他說：世上沒有道德或不道德兩個名詞，生活是無道德的。至於藝術，那只有寫得好與不好，並沒有道德或不道德的分別。藝術

根本是與人生遠離的，如何能以現實的道德標準來衡量藝術家或其作品？然而此種非道德的觀念終於把王爾德引上了崩潰之路。假若王爾德是一個常人，他的惟美生活或不至觸犯正人君子的憤怒，但是他有名。他的過於誇大的天才形成了他的狂放。「我隨身攜帶的只有天才」這是他到美國上岸時對檢查官吏所說的第一句話。在倫敦主編雜誌時，讀者來函請他選出一百種最好的書。他的答覆是：「我不能選出一百種，因為我只寫了五種。」這樣他出名了。「王爾德」從下午四點半茶會的貴婦人的口中傳遍了倫敦的世家貴胄。他穿了自製的惟美服裝，手裏拿着一朵向日葵開始他的惟美主義的說教。他的黨激的眼睛和悅耳的半低音聲調可以在五分鐘內把避之惟恐不及的人引來諦聽他的奇論和警句。悠閒的貴族們也許慶幸得到一位語妙天下的清客，但是中等階級的斐列斯丁意識(Philistinism)却為他的異說所激怒。杜蓮格雷的畫像的出版，莎樂美的排演，和他的私生活招致了痛烈的斥責和詆毀，然而王爾德是不顧的，他微笑着接受人們的攻擊。他說聲名狼藉就是獲得名譽的初步。

一八八四年王爾德結婚。他的妻子年有五百鎊的收入。尙未成名的王爾德因此可度一種奢侈惟美的生活。他要用上好的酒，精緻的飯食，華麗的衣服，房中須陳設中國的舊磁，東方的地氈與文藝復興時代的銅器，他要對飯店的侍者給與特別多的小費。一八九二年以後，少奶奶的扇子等劇連續出版，王爾德的名譽和財產遂逐漸登至最高峰。財富使他可以任意的享樂，也誘他走上與杜蓮格雷一樣的命運。他常常被人看見與一些年青的下等車夫在一起酒食徵逐。男色的謠言立刻傳遍了倫敦。一八九一年他又

與二十一歲的青年爵士阿爾佛雷德烏格拉斯相遇，兩人立刻成為好友。阿爾佛雷德爵士或過度的享樂改變了王爾德。他很少再在社會出現。他的心靈和感覺漸漸遲鈍，壯年的清新活力也逐漸消失了。王爾德與阿爾佛雷德爵士的友誼為後者的父親昆斯白來侯爵所反對，結果造成了父子間的決裂。那位剛愎而憤怒的父親留了一個卡片在王爾德的俱樂部內，痛詆王爾德的卑污。王爾德受了阿爾佛雷德爵士的鼓動把卡片遞入法庭控告昆斯白來的誹謗罪，但是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法官是沒有一個願意判王爾德勝訴的。結果昆斯白來的誹謗反而被證明是事實，從威爾斯法官的判決詞中我們可以聽到倫敦市民對王爾德深惡痛絕的態度，於是王爾德不得不銀鑊入獄了。

在保釋期間，他的朋友盡力勸他出亡到外國去，但是王爾德拒絕。他膽怯了，他迷惘了，他的過度發展的心靈與感官竟不能支持數日日的審判。他喊道：「我夠了，我不能再支持下去，請他們判決吧！縱使判我有罪。」

在牢獄中王爾德失去了一切，他的理想，他的享樂，他的財產，他的名譽；就在失去了一切之後，他換得三種新的發現，悲哀，謙讓和同情。

永遠不在悲哀中吃他的麪包的人，

永遠不在哭泣和等候天明中，

度過午夜的人——

天之諸力啊！他是不認識你的。

幼年時代王爾德的母親不能使他相信的詩句，兩年的監獄生活却使他充分了解了。那無盡頭的沉寂，莫名的恐懼，以襪底站

在冰冷的石板上的苦刑，搓細麻繩，揩洗地板的工作對於一個平常犯人也許還可以忍受，但對王爾德則是一個絕望的深淵，直到他突然從裏面躍出而發現悲哀的真義。

在獄中記中他說有悲哀的地方就是有神聖的地方。悲哀現在變成他的人生秘密。他又說：「群神幾乎把一切東西給了我，但我却誘惑我自己於無感覺的，肉感的，逸樂的長的咒咒中，我做着怠惰者，游蕩者，執拗者，來娛樂我自己。我把卑鄙的性質和低賤的心來環繞我的周圍，我成了自己的天才的浪費者並且浪費了這永恆的青春。我已不是我的靈魂的指導者，並且已不懂得我的靈魂了。我已任快樂支配了，結果只落得一場使人毛髮豎然的恥辱。現在留在我身上的只有一件東西了——絕對的謙讓。」

牢獄制度加諸他身上的一切。他是無力抵抗的。他只有溫遜的服從，馴順的接受，他不願求助於宗教，於理性，而求助於靈魂。肉體可以把平常的，不潔淨的吸收起來化為敏捷和力量，化為皓齒和朱唇；同樣的靈魂也有營養的功用。他可把本來是卑下，殘酷和屈辱的東西化為高尚的思想情調和崇高的熱情。獄中的沉默，孤獨，恐怖，屈辱中間含有重要深沉的成分，惟有藉着絕對謙讓的觀察和接受纔能把他們變為個人的一部分而達到充實的自我。王爾德利用「靈魂的靈化作用」把自己救出絕望的深淵。

一八九七王爾德出獄後赴法國遠遊，法國的文豪紀德是首先見到他的朋友們中之一。王爾德和他說了下面的一段話：

「你知道同情是多麼一個奇異的東西？我自己是每晚都要跪下向上帝感謝他使我明瞭同情的意義。我進監獄時是帶了一顆石頭的心，只想着我自己的享樂，但現在我的心已經完全碎了——

同情已經進入我的心裏。我現已知道同情是世界上最大而且最美麗的東西。這乃是我並不對那些使我受難和判我有罪的人們懷恨的原故。」

同時基督也在這位異教徒的頭上降下光明。他了解基督的以默然無言的變覆蓋了全人類是一種想像的同情。基督把不能發育的世界和無聲的痛苦的世界當作他的王國。而王爾德就是這王國中的一員。尤其基督待罪人是羅曼諦克的。他愛罪人因為罪人最能接近於人的完全。他用了世界尚未了解的態度把罪惡和痛苦本身看作美麗的神聖的東西和一種完全的形式。

由於本身的痛苦，王爾德認識了同情，更由而認識了基督的偉大。

入獄前的王爾德是過度想以肉體醫治苦悶的靈魂，所以他的態度是驕狂的，但是入獄以後他了解了「在藝術家所常常憧憬的生存法式中，靈和肉是合一而不可分的」，是「帶有精神的肉體本能」，所以他的態度是和藹而謙遜的。這是他的一種進化而不是他的懺悔，因為他並沒有推翻他的理論。他要謙讓，因為謙讓對於一個藝術家正是坦白的接受經驗。他要悲哀正因為悲哀是「天地萬物間最敏感的」東西。他並沒有懺悔，因為「悔恨自己的經驗就是阻止自己發展」，「不承認自己的經驗就是否定靈魂」。他並沒有忘記華爾特比德的教條，只是採了一個不同的道路。他以悲哀代替了享樂。

但是悲哀的崇拜是不是會走上與他的享樂同一的命運？他甚至說快樂不復能誘惑他，但若他的朋友有悲哀而拒絕與他同享，他將要感到至深的痛苦而一再去哀求，直到他被請進去為止。他

在悲哀中找到了快感，他是不是將再走入歧途？在他出獄的後幾年，監獄的記憶漸漸淡薄了時，他已漸有些恢復享樂的傾向。但是死救了他。假若他死於一八九五年以前，他的地位也許只是和康古雷夫和謝立教齊名的喜劇家和諧談家，但入獄的悲劇，獄中記及他的悲慘的死把他的名字永遠栽植在後世人的心中。王爾德是不死了。

世界照例是願對死後的人追戀的。王爾德死了，於是世人又重行恢復對於他的崇拜。但是我們對於這位惟美大師却不是單純的崇拜而是深切的同情。他痛恨現時代生活的平凡及庸俗傳統的壓迫，於是仗恃自己的勇氣與天才自命為起來「反抗」或「改造」時代的人物，但是實際說來，他並不是「反抗」而是「逃避」。在他的喜劇中，在他的警句中，他對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及英國紳士

### 本刊徵文啓事一

#### 徵求關於鴉片戰爭之文獻

道光二十年中英間以鴉片開釁。至今年正值百年矣。自此以後。西方勢力。逐漸侵入中國。文化經濟無一不受劇烈影響。此一時期實為中國歷史變動最大之時期。

由於在東方權益之競爭。釀成列強間之爭鬪。其間接影響。厥惟上次與今次之歐戰。故其影響可謂遍及於全世界。

居今迴溯百年前之中國實有不勝其感慨者。本刊擬盡量輯刊此一時期中之文獻。以促世人對於近世史因果

們的假面具確曾作了重大的抨擊，但他之基本的人生觀和藝術論却不能使他抨擊變為有力。他把人生和藝術與現時的世界分離而求其主觀的表現，故他的藝術缺乏深刻的力量，他的生活則逃避於享樂，逃避於悲哀，自陷於觀念論之深深的泥沼裏。為了一種空虛的夢想，他虛耗了青春。在獄中記中，他說藝術之神秘，人生的神秘，自然而神秘乃是我所找尋的。到甚麼地方去找求彼等這在我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他實際並沒有找到，因為他離開了現實。他未能改變世界而本人反被壓迫於失望與失敗中，這乃是王爾德的悲劇。

領略王爾德的作品，應當明悉他的享樂和悲哀之經過，作品是他精神所寄，此篇大致加以論述，希望可以作讀王爾德文字的一個幫助。

之猛省。

如有以此類文獻賜教者。一經登載。敬備薄酬以答雅意。

一 與鴉片戰爭有關之逸事

一 鴉片戰爭時代罕見之官私記載

一 與鴉片戰爭時代有關之風俗事蹟圖畫

一 對於鴉片戰爭之論述文字

中 和

徵 文

凡應徵之稿請將此印花剪

下貼於稿端否則概不登載

## 英國農村問題

譯自英國帝國評論

戰時各種準備須兼籌並進，不可畸輕畸重，顧此失彼。但事實上，國民恒注意日常易見之事物，而忽其比較隱微之一方面。當戰爭爆發之際，英國隨處可見完備之航空作業，街中觸目皆沙袋及着鋼盔值勤之警士。新軍之訓練如何也，出征之軍隊如何也，亦洋洋盈耳。然吾人不可不切記拿破崙有云，軍隊之前進全在其腹之充朽，於國亦然。吾人之陸騎炮空軍無論其強何若，一旦有絕食之虞，則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此國人不可不三思者也，則有上大大戰之教訓在。

自英國廢棄穀物條例以來，全國食糧之大部即仰外國輸供。一八八〇後，鐵路航運日臻發達，國內農業額益甚，自產者益少。當大戰危機迫時，全英國民力起開發，幸得免於潰滅，然危機既過，當時慘痛經驗亦不復在人心目。其後農民離鄉井者日多，至於今日，全國自產糧食之總額，殆尤在一九一四之下。

他國寶愛農民甚於金玉，而英國則棄之不顧。田地面積既日減少，田工復在在供不應求。一八七四英國種穀區域凡九百萬

W. A. Hirst 作  
望 生 譯

畝，一九三三降至五百五十萬畝，今日當在四百萬畝以下。近農業大臣稱，渠正設法增闢耕地一百萬畝為種穀之用。然去年此時渠固已作此言，至今猶未見有一畝之增益也。所謂農業部者自惟以發表統計及空言為事。上次戰時，本人適為劍橋郡某德國俘虜營之統領，有德俘來訴云：一大學青年竟欲教之如何耕植。兩人幾於用武。當時全部德俘幾均出自農家，極任耕作之勞。一九一六年頃，彼等殊不以為英國農作為辱，輒言德軍大捷將盡得彼等所耕之物而去。至一九一八年，又有以遭英國俘虜得免餓死溝壑自慶者。據實言之，此輩俘虜裨益英國農夫者實多。如任選英軍一百三十人，吾不知中有農夫若干也。

或云英國自己可產糧食總需要額之百分之八十二。果如此言，則吾人糧食可以無虞。但國中耕地日益減少，乃最足慮之事。一九三七年產麥區域較一九三六縮減十萬英畝。其他如燕麥，萊蕪，大豆，甜菜之生產莫不皆然。農業勞動者數目亦驟減一百二十萬人之多。然政府猶日日以鄉村都市化為施政方針。數

年前亞諾德威爾爵士論何福郡行政云：

「鄉公所近又停開兩學校，學生皆改乘公共汽車赴附近都市中就學。然此非學生之福也。智者固皆去鄉村而就都邑，其他亦併其鄉土之思盡帶以去。鄉村小學之價值在於培植鄉村觀念。其附屬田園於學生為利至溥，都市中則未有附屬園圃者也。」

威氏主張英國初級及中級學校應多作育生產人才，至於書記，會計等緣條英國固已車載斗量非目前之切要。然實際情形則適得其反。

鹹肉，牛油，雞卵三者英國大部仰丹麥供給。鹹肉年由丹麥輸入一千五百萬磅，牛油一千一百萬磅，雞卵四百萬磅。丹麥近年集中心力於發展農業，尤著重牧場產品。一九〇〇年之際，本人在英國農業聯合會，記曾讀一報告。其中詳述丹麥售賣牛油等物所採用之科學方法。當時彼等所用之雜交改種法，殆非英國農夫所得夢見。

有人云上次大戰後朝野人士無不認為自茲以往盛世相承，戰爭可不復發，如詩人丹尼生之名句，吾人當永遠坐於和平樹下，常蒙庇蔭，以是英國武備弛廢。然此說非可以為英國恕也。二十五年來戰爭警訊日甚一日，及今吾人果又投入戰爭漩渦，其危險較上次大戰有過無不及，而英國國民則已盡棄上次大戰寶貴之教訓，農業荒廢較前尤甚。且縱和平能永久保持，農業為生命血液之來源，亦非可以輕易棄置者。各國無不以鄉間為清新活潑民衆之儲藏所，以備替換久處城邑之頹倦居民。而英國則日驅少年男女走入城市使其生活思想一以都市民衆為準。吾人已不聞體格不

良之呼聲乎，此集居都市所不可免者也。健康之訣在於露天生活及鄉村工作。

然往者不諫，現在已迫燃眉者為戰時食糧問題，而其基本解決之方在於盡力增加耕地面積。去年農業部允吾人增加耕地百萬畝，今日成效何在？官僚制度之不可恃，久已隨英國一切制度顯示無遺。彼惟知空言原理，至於實際之麥粉，麥田則固非彼等所遑計及。馬德里等次戰役之經驗，證明空襲不能決定戰爭。福朗哥空軍遠優於其敵人，而馬德里負隅固守者凡三年，即其最後之陷落亦藉步兵及政治之力，非空軍之功。

今日在英國服務於農業之人員較之各類軍隊工作人數奚啻滄海一粟，此種畸形本人曾數度向政府呼籲，然未嘗收絲毫效果。回顧法國，則全國童子軍已動員協助農業收摘葡萄俾釀造業得進行無缺，與吾人較，相去何遠！如法國者若軍事方面不遭挫敗，其人民可以無內顧之憂，以其農業完整充實也。

上次大戰時，英國政府對國民之有園林廐場者督促之種植馬鈴薯等穀物，今日宜援例行之。

月前泰晤士報社論中有云：「昨晚下院政府宣布統制漁業計畫已經失敗，日內即將取消。當時院中歡聲雷動。」英國政府惟知以培植官僚為先務，所謂統制漁業者不過在比令斯門，建立中央市場安頓少數官吏，月支若干薪俸，增加民衆負擔而已。培植官吏較之培植農夫為時速，而所費者多，所得者寡，議員之歡呼也宜然。

吾人所希望者今後政府能使農夫安於畝，假以便利，使人工無不足之虞。尤要者戰後不可盡棄農業機構。吾人之工業地帶



已有過度工業化之嫌，不可復令侵及農業領域。近百年來美國，俄國，阿根廷，丹麥諸國商業皆為吾人所培育而欣欣滋長，願本國田地乃荒穢不治。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不智之甚者也。

一八四三年間，科布頓云，農業之與工業猶井上輻轆之兩端；其一持盈而起，其他則洞然而下。若糧價下垂，則工業復興，而農業苦矣；救之道在於廢止穀物條例（註）。自茲以後，吾人專仰外國輸糧為食，今日若交通一旦斷絕，世界諸國中殆無如英國之陷於絕境者。

為今之計，政府應對外來食糧加課重稅，而對諸自治領則與以優先待遇。此為復興農業之惟一法門。法國慎守至今，迄無跬步之失。但另一方面則促進國內生產尤為目前切要，必本國生產裕然有餘，英國方得高枕以待軍事之解決也。

〔註〕按英國自拿破崙戰後，百業蕭索，地主亟思抵制外國糧食之輸入，於是國會制定穀物條例，以重課加於外來糧食，本冀在裨益農民，然食糧驟減，價格昂貴，勞動者恐慌益甚，有識者遂又發起反對穀物條例聯盟。會值一八四五年之歉收，民食維艱，人心惶惑，政府不得已乃於一八四六提出廢止穀物條例案於國會。自是英國始廢棄保護關稅政策而採自由貿易主義。百年以來，英國工業雄飛世界而農業則一蹶不振，至於依人為活。在彼邦智者固以為重工與重農在今日資本主義時代中顯然有主從之別，英國但恃大批商船及世界貿易口號為護符，可隱然長握世界之牛耳。然自德國國社黨執政，實行四年計畫，揭櫫自給自足政策，一時世界風靡，英國雖若有所懺悟，然多年積重難返之勢非短時內所可復其均衡，張伯倫之以破壞世界貿易努力抨擊希特勒者其原因多在於此。本文原載英國帝國評論（The Empire Review），文中亟言農業不可偏廢及鄉村對於國家之重要；於政府中人謀國之不臧尤深致憤慨。以其為英本國人所作，特為譯出，亦足觀其國內輿論之一斑也。

# 中國文藝

唯一純文藝大型月刊雜誌

歡迎訂閱

社址

二卷四期  
即日出版

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國內各書代售處  
國外各書店均售

## 漸江大師事蹟佚聞

(上)

予向

## 緒論

昔王阮亭稱新安畫家。宗尙倪黃。以僧漸江開其先路。余謂不然。有前乎漸師者。若元之程政朱璟。明之鄭千里重。丁南羽雲鵬。詹東圖景鳳。李周生永昌。程孟陽嘉燧。李長蘅流芳。書法宋元。不名一家。隆慶萬曆之間。流傳真蹟。要宗倪黃爲多。後乎漸師者。有程松門鳴。方小師士庶。羅兩峰聘。家鳳六公呂。皆遠法唐宋。近師文沈。取境高古。不斤斤於元人。當其同時。有汪乘槎之瑞。追蹤大癡。查二瞻士標。晚學沙彌。孫疎林逸。多仿宋元。與漸師稱新安四家。漸師初學北宋。繼倣倪迂。超軼前明。冠絕千古。非但於新安畫家。足以稱宗作祖。即如江南山水。董巨正傳。元代而後。已無其亞。蓋集大成於李成范寬郭熙荆浩關同。性情高潔。雅近雲林。所謂有唐人之細而去其纖。有宋人之粗而去其獷。又得縱游名山。選武夷匡廬諸勝。黃山白岳。瓢笠久淹。師古人兼師造化。故能取境奇闢。命意幽深。數百年來。卓然大家。惟漸師始克當此。其高弟子如姚雨金宋。祝山嘲昌。雖衣鉢親承。僅得貌似。是藝事之微。苟非敦品勵學。高出羣倫。而徒事臨摹。易滋流弊。相沿日久。枯羸結澀。嗣響無聞。良可慨也。

有明一代。江南書學。自沈石田文衡山以往。吳越流派。漸趨邪甜俗賴。不爲士夫所重。董玄宰崛起雲

間。遠祖北苑。紹述其鄉願。方正誼。莫雲卿是龍之學說。而光大之。畫分南北兩宗。玄宰爲許文穆國主試所得士。萬曆中。文穆以少傅謝政歸。玄宰偕陳仲醇繼儒。屢游新安。師友周旋。互相觀摩。四方向風。而新安名家憂憂獨造。均不爲其籠罩。即如趙文度左。沈子居士充。力趨渾厚。而淒迷瑣碎。人猶以華亭習尙薄之。婁東虞山。接踵華亭。師法宋元。所乏研鍊遒勁。與宋人血戰之功。專於楮墨間尋生活。氣力蕭弱。骨格空疎。陳陳相因。不克振拔。以視漸師所畫之層崖陡壑。偉俊沈厚。品詣高卓。尙遜一籌。當非虛語。

新安處萬山之中。黃山奇偉。跨於宣歙二州。本屬江南省治。地近偏僻。不爲舟車要衝。晉唐以來。中原薦紳之家。避亂而居。與文人學士之宦游而至者。喜其山川淑秀。皆不忍去。於是文教日興。風化益美。宋元明清。近千餘歲。陵谷變遷。未受兵革。書籍碑版金石書畫之藏。至明弘嘉。搜羅宏富。家弦戶誦。雖吳越文物之盛。無以逾之。人居其際。大好山水。固無日而非圖畫之中。其與通都大邑。酒食徵逐。商賈輻湊。冠蓋往來。紛紛擾擾。清俗自有不同。泊乎世事滄桑。黍離麥秀之慨。至不獲已。遁入空門。歌泣聲沉。寄之於畫。偶然揮灑。無非寫其心史。不必求工。而已無不工者。由於名節砥礪。學術磋磨。朝夕薰陶。取法乎上。如漸師者。俯仰古今。士大夫中。曾不多覩。獨惜曾遭禁燬。遺佚著述。多所忌諱。軼事無傳。若令時移勢易。高風亮節。湮沒弗彰。豈非憾事。茲搜殘賸。悉多世不經見之作。輯之於篇。備觀覽焉。

## 一 氏族

漸江大師。俗姓江。本蕭氏。歛之江姓。分蕭江濟陽二族。蕭姓著於漢。爲齊梁後裔。梁新安王瑀。字時文。明帝子。九歲而封。後入隋歷唐。至尙書僕射。唐廣明中。故丞相蓮子楨。渡江避地。遂易江氏家黃墩。而楨卒葬溪南。次子鄭居守。凡諸江畧居郡邑者。率祖溪南。元至正間。蘄黃寇至邑境。江宏宗與兄日新弟銓弟憲度。扞衛鄉里。顯於時。嗣後起家塩筴。至明嘉靖中始業儒。有瓊珍兄弟者。以文學稱譽當世。瓊字民瑩。補諸生。嘗之吳楚。覽匡廬武夷諸勝。將爲方外之游。而薦紳學士。爭交推轂之。著山人集。珍字民璞。由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致仕歸。見者第呼漸江先生。汪太函道昆爲立傳。著溪上稿。華委堂集。民璞同父昆季六人。子姪十有七。孫曾中外食指逾百。建祖祠於溪南。程非二守撰漸師碑。稱爲歛之右族。又謂江氏相門帝胄云。漸師文詞宗齊梁。游吳楚匡廬武夷。終身方外。似江山人。自稱漸江僧。或曰漸江學人。如漸江先生。家學淵源。知有所自。蓋即其里居之地。因水名以爲號耳。

漸江源出休寧。入歛之九龍山下相公湖。一名黃墩湖。折流匯合練水而成新安江。漸師里居。志乘不詳。趙吉士府志。及各府縣志。周亮工讀畫錄。皆云歛人。江氏子。王泰徵爲漸師作傳。言名韜字六奇。晚年定名弘仁。又號無智。靳治荆勞逢源歛志。言名舫字鷗盟。靳志成於康熙。與作傳名字已有不同如此。張庚畫徵錄。誤歛爲休寧。殆因漸水由休寧入歛。接壤爲鄰。難分畛域耳。汪叔向家珍題漸師黃山圖。又江注黃山圖跋。有余家去黃山百二十里而遙。去公漸家二十里而遙之語。明季歛中汪氏十六族。文藝之士。盛於邑之西南豐漸二水間。豐南稱曰西溪南。篁南曰南溪南。今以鄉邑方隅計之。汪叔向居歛西巖鎮。在豐水上。距篁南二十里。黃山百二十里爲合。或以江允凝住縣城之江家塢。即疑爲漸師之里居。按巖鎮志。稱縣治西二十五里曰巖鎮。江家塢在烏聊山城南。當是二十五里。不得謂二十里。漸江之水

黃山在其北。白岳在其南。漸師贈和翁上款書軸。有印文曰家在黃山白岳之間。若居城之江家塢。則距漸水既遠。即黃山白岳。均在城西百餘里外。不得謂黃山白岳之間矣。太平湯岩夫燕生。居黃山最久。其題漸師畫松云。吁嗟漸江人。此事真妥貼。篁南在漸水上。漸師家篁南。即黃墩之南。篁黃音通。當爲近是。漸師生時。嘗省墓界口。一名陔口。梁蕭王墓在歙南長陔。有堆巋然其上。如冢聚者二三十處。一統志定蕭王爲江氏。已正舊志之誤云。

## 二 身世

漸師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時值水旱頻仍。穀熟不登。當軸以徐兆魁劾東林講學。小人好權趨利。與名節之士爲讐。門戶紛然角立。漸師孤貧。幼嘗應制。爲明諸生。長但傭書。以鉛槧養母。賣薪汲水。出自躬操。一日負米。行三十里不逮期。欲赴練江死。練江匯歙東北揚之水布射富資。與西之豐樂四水分派合流。直瀉如練。環遶城隅。崇禎十年。黔兵擾徽。流賊猖狂。繼以荒歉。黍稷稻粱。恆仰給於江浙寧國太平諸郡邑。以練江之漁梁爲運糧交合之區。由篁南渡黃墩東北陸行。至練水。適符三十里。漸師非居城可見。母老飢乏。待米爲炊。中途阻隔。痛不欲生。情理尤合。母死大殯後。負土爲塋。親勞舂築。仁者之粟。誼友之賻。師卒瘞痛償之。曰不以我凱風寒泉累人也。人擬江泌孝子焉。家貧世亂。不爲婚娶。近有如臯魏氏藏朝鮮人著皇明遺民傳。云漸江甲申後棄妻子爲僧。以爲有妻子者誤也。崇禎十六年癸未亂作。又二年而兩京亡。乙酉六月越中既奉魯藩爲王。閩中亦奉唐藩帝。兩藩俱高帝之後。唐叔魯侄。唐有八閩雲貴東川。及割江楚徽寧數郡。唐帝聿鍵。性伉爽。好書史。博學能文。儒臣黃道

周何楷金堡。時進恢復大計。漸師負卷纍纍。偕其師張無涯入閩。王蘆人泰徵作傳。謂有友程子守者。師所訂石交也。一日攜其小史十卷作幔亭游。指此。迨夫國事既去。身無復之。隱遯緇流。其志良苦。明季釋氏衣鉢。盛於博山。古航爲博山法嗣。黃山之僧。弘濟弘仁。實行其宗。弘濟者益然大師。歛西石岡人。故孝廉汪沐日也。中原板蕩。南渡授職方司主事。歷唐至魯。官少司馬。國亡祝髮於閩之吳山。以古航爲剃度。因視漸師之依皈古航禪師。棄家入道。其無以異。垢道人程邃。跋漸師畫冊。言余常勸其返初衣。作孝悌明王事。時輩謂爲謗議。持論相責。未克竟所說。而漸公已矣。師之爲僧。在崇禎十六年癸未。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卒於康熙二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此據程非二撰碑文。報齡五十四。僧臘二十一推之。雖其有志勤王。明社已屋。時未授官。無由著於國史也。

### 三 游蹤

漸水篁南。爲師生長之地。自新安經嚴陵。溯三衢越仙霞關入閩。時值國勢傾頽。坎壇無所遇。遂遊武夷山。漸師自題直幅山水云。武夷屬福建建寧崇安縣三十里。陳願野王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道書以爲第見楊息柯歸石軒畫談。武夷屬福建建寧崇安縣三十里。陳願野王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道書以爲第十六洞天。幔亭峰在其上。山下清溪九曲。宋元明人多有詩畫傳世。漸師與張蚩蚩周元修王尊素倡和其間。今武夷山志。錄張蚩蚩桃花澗七言律。碌金巖訪一邱老五言律。餘惜不傳。

漸師旋念墳墓在歙中。歸自羅浮。因返新安。隱居黃山。世傳黃帝容成子浮邱公之事。又有仙人曹阮之屬。原名黟山。唐天寶中改名。山之東南爲歙。西南休寧。西北寧國之太平邑。有峰三十六。水原亦如

之。師往來雲谷慈光間凡十餘年。居無定處。汪叔向言余於漸公結想半生。無緣相見。丙申八月。惠然肯來。因共了黃山之願。庚子八月。王不菴煒游黃山。言偕漸江老衲。入自湯院。經白龍潭。溯丹井澗。踞虎頭巖。醒酒石。由鳴弦泉藏舟壑。再折桃花澗。返宿桃源。狎浪閣。上慈光寺。拜普門大師塔。塔後巖磴而上。叢木森鬱。天光全移。穿援其中。但有紺綠。如寒魚泳樛。折折不盡。因笑謂漸公曰。我輩如是。不知誰爲濠上觀。且作山靈供養可也。及抵文殊院。左天都。右蓮花。蒼然天半。羣峰腋侍。坐石臺。見遠峰萬疊。羅拜於前。暮色已合。漸公猶臥石上不忍去。是夜宿文殊院。破曉。漸公呼起觀雲鋪海。又下蓮花洞。躡雲梯。由平天缸。登始信峯。走西海門。由白沙嶺觀九龍瀑布。再入桃源。一浴而別。湯燕生言漸師尋山涉澤。冒險攀躋。屐齒所經。半是猿鳥未窺之境。常以凌晨而出。盡酉始歸。風雪迴環。一無所避。蓋性情所偏嗜在是。誰亦不自知其由也。

吳山越水。固漸師經行之地。丁酉結夏於金陵香水菴。戊戌游惠應寺。中游武林鳩江。中峰禪寺。天延閣等處。庚子多居五明寺澄觀軒。歲必數至黃山文殊院。僧寶月居焉。漸師游而樂之。作畫贈詩。閱數年。僧寶月遇湯熾夫。因語漸師登峰之夜。值秋月圓明。山山可數。坐文殊石上吹笛。江允凝倚歌和之。發音嘹唳。上徹雲表。俯視下界千萬山。山中峭絕。惟蓮花峰頂老猿。亦作數聲奇嘯。至三更。衣輒益輒單。風露不可禦。乃就院宿。

浮谿經雲門峰下。會曹溪阮溪容溪。溪均以仙得名。折流入於豐樂而支於汪溪溱溪。衆水會之。溪流始大。漸師嘗至許青巖楚研山亭。謂近於浮溪。始知二十四源。孕奇於此。沿口以進。廖廓無量。兩山轄雲。礪穿其腹。老梅萬株。倒影橫甍。糾結石罅。寒漱渾脫。根將化石。每春夏氣交。人間花事已盡。至此則香雪盈壑。沁入肺腑。流苒巾拂。羅浮仇池。並爲天地。因念單道開辟穀羅浮。曉起惟掬泉注鉢。

吞白石數枚。淡無所爲。心嚮慕之。荒壇斷碣之隙。衲將剔香茆一把。老是鄉而解脫焉。每嘆武夷之勝。勝在方舟游泳。而黃山之奇。海市蜃樓。幻於陸地。殆反過之。非夸詞也。

壬寅冬將游廬山。王雄右自芝山爲裹糧。余子敬給健力。爲負餅鉢經卷。吳聖卿爲贈筇竹一枝。以馭奇險。復解羊裘爲溫破衲。於是飽飫星霜。遍參尊宿。於雪庵尤深契焉。廬山在江西南康府星子縣。一名匡山。道書第八洞天。有瀑布石梁之勝。香爐五老諸峰在其上。谷簾泉凡三十餘派。陸羽品其水。爲天下第一。晉雷次宗事沙門慧遠。慧遠送陶潛陸修靜過虎溪。三君大笑。後人爲仙佛三笑圖。上建昭明讀書臺。白鹿書院。漸師自匡廬歸。過豐溪。吳不炎兄弟留憇旬日。循溪流放筏西干。攜先世所藏右軍遲汝帖真跡。及宋元逸品書畫。凡數十種。其猶子允凝。呼舟貰酒。就蔭石淙。去十寺西岸數十步。有泉一支。裂石而出。潺湲冬夏。上鐫石淙二字。盛暑游人嘗識其處。艤舟巖下。倒潭瞰影。潛魚戲藻。幽卉吹芳。評賞之餘。佐以豪飲。不炎命小史度曲。允凝索長笛和之。漸師解衣槃礴。捉紙布圖。允凝就其皐坂。暢厥煙渌。虛中流一舟。以待一兮。寫巖洞野泛之致。圖畢賦詩。許青巖爲作石淙圖跋。太平興國寺。即稱十寺。在歙縣西南。唐至德二載。建號興唐寺。宋改今名。亦稱水西寺。舊有院二十四。後存其十。曰如意。曰經藏。曰福聖。曰等覺。曰五明。曰長慶。曰淨明。曰妙法。曰古塔七級院。寺踞披雲峰之麓。披雲峰在縣西南二百步。山勢峭拔。唐貞元末建亭峰上。曰披雲。李白興唐寺詩。天台國清寺。天下稱四絕。我來興唐游。於中更無別。梓木劃斷雲。高峰頂參雪。檻外一條溪。幾迴流碎月。唐末僧清瀾。與婺州僧貫休游。休爲畫十六梵僧像。宋取入禁中。後感夢以賜汪內相。有詩所謂祗應夢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氣移者也。漸師於十寺。嘗居五明寺中。在福聖之上東北隅。有室容膝。而峭壁松竹上蔭影落其下。程仲貞詩云。夜燈山鬼共。蓋幽絕境也。居未數月。尋曩時游匡廬脫破芒鞋。若將遠



行者。乃擲帽大呼我佛如來觀世音。示寂於五明禪院。漸師既歸道山。仙源湯岩夫諫師松下。會從游諸子。薙草種梅。累其塔而瘞之。又三年慈光寺八公修葺山史。許芳城楚以師雖埋骨披雲。其烟駕香幢。無時不在靈泉法海間。爰次師入山之事爲黃山漸師外傳。

### 癸丑修禊（冉庵筆記之一）

民國二年癸丑三月初三。梁卓如（啓超）招集一時勝流。爲晉永和後二十六癸丑修禊於北京西郊萬生園之暢觀樓。會者三十餘人。以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分韻。梁氏得激字。詩有云。「自我去國爲僇人。屢辜佳景墮絕域。哀時每續梁五噫。忤俗空傳傅七激。秋蟲聲繁亦自厭。春明夢碎何當覓。獨來京國儼在眼。起視山川翻沾臆。政恐桑田會成海。豈直長安嗟如奕。即茲名園問銀旂。已付酸淚話銅狄。江湖風波況未已。龍蛇玄黃知何極。……吾黨夙昔天所囚。今日不樂景既迫。欲飲酒光漸沓。的的花枝更照席。虎頭尺蠖能駐顏。（姜穎生先生繪圖紀勝。）

賀老四絃解勸客。（唐生瑤華。二十年前以琵琶名樂部。今日招與會。）侵馳忍放日月邁。蹉跎應爲芳菲惜。他年誰更感斯文。趣舍恐殊今視昔。」他作者亦多佳句。梁氏並有小記云。「吾生有極。駒隙不返。徒顧影而悼歎。甯假日以游娛。始吾墜地以還。逢癸丑之上巳。山陰禊事。正屬今辰。遺亡歸國。山川猶昔。撫茲令序。尙全今我。風景不殊。玄鬢非故。落落舊侶。蕩蕩新知。游心於爽塏。假物於春陽。永一日之足。擅千年之慕。羣賢不遺。就我响沫。和以醇醪。拾此芳草。流傳鶻詠。甯遠永和。何必天池爲大。而枋榆之足小也。癸丑三月三日梁啓超記。」誠民國以來最有名之修禊盛會也。時上海樊園。亦有樊雲門（增祥）發起修禊。會者十人。賦詩皆用少陵麗人行韻。

# 訪殷虛記

訪 殷 虛 記

安陽位于豫省之北。土原高肥。民風純樸。而商人之建都。胥于是乎在。商人自稱商。卜辭不見殷字。商之稱殷。始于周人。殷地望之所在。自史記以降。皆以殷爲亳。王國維謂其誤始于今文尙書書序訛字。而太史公因之。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馬鄭本古文同)東晉謂孔子壁中尙書作將始宅殷。孔疏謂亳字廢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段氏古文尙書撰異。謂治之作亂。乃僞古文。東廣徵嘗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尙存祕府。所說殆不虛。按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廣徵所見。自當不誣。且亳殷二字。未見古籍。商頌言宅殷土茫茫。周書召誥言宅新邑。宅殷連言。於義爲長。(說殷)按書疏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在鄴南三十里(史記索隱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去鄴三十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于北冢曰殷。無在鄴南三十里六字)廣徵以漢書項羽傳之洹水南殷虛釋之。史記殷本紀正義又引古本紀年。謂自般庚徙殷。至紂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遷都。然考史記殷本紀。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三代世表作庚丁徙河北)今本紀年。武乙三年。自殷遷于河北。惟諸書均言徙河北。不言何地。按史記項羽本紀。項羽

## 故 吾

乃與(章邯)期于洹水南殷虛上。集解引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今安陽漢蕩陰縣。兼有今安陽地。殷虛。殷故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相州安陽。本般庚所都。即北冢。殷虛南去朝歌城一百四十八里。竹書紀年云。般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墟(墟字衍)。南北鄴四十里。是舊都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殷虛。所謂北冢者也。水經注洹水篇。洹水出山東。逕殷虛北。又云。洹水自鄴東。逕安陽城北。又引魏土地記。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由是言之。洹陰之有殷虛。諸說僉同。則廣徵所說。殆不虛也。

然安陽縣志載商王河亶甲元祀徙都于相。引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故指洹陰之殷虛爲河亶甲城。殊誤。河亶甲居相。其地蓋在今內黃東南。而非今安陽。安陽之稱相州。始于北周靜帝大象二年。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討楊堅。兵敗自殺。相州平。移相州于安陽。此非河亶甲居相之相。而今龜甲獸骨出土之處。正在今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確當洹水之南。(土人謂之安陽河)。與前記悉合。故知般庚所遷之殷。即

今之小屯村。方志以爲河寬甲城。蓋未嘗深考也。

據小屯村人言。甲骨文字。當未有人收買時。地面常有此種骨片。無人寶藏。若犁地時。或掘井時。所出物件尤多。惟村人李成。檢拾碎片及獸骨。充作龍骨售賣。今已物故。但不詳始子何年。據鐵雲藏龜及殷虛書契前編序文。自清光緒二十五年。山東濰縣范估。開始收買若干片。獻于端方。二十六年。范估又挾百餘片。售于王懿榮。後有濰縣趙估。得數百片。亦售歸王氏。義和拳亂起。王氏殉難。二十八年。其子翰甫售所藏清風責。其甲骨千餘片盡歸丹徒劉鷄。定海方藥雨。又得范姓所藏三百餘片。亦以歸劉氏。趙執齋又爲之奔走收得三千餘片。總其所藏逾五千片。二十九年。劉氏選墨拓千紙付諸石印。名曰鐵雲藏龜。序云出土在河南湯陰縣屬之古陽里城。蓋估人詭言地名而劉氏遂爲所欺也。光緒三十年。邑人朱坤。僱工挖掘。得甲骨盈車。多寶與祝估。轉售北京。宣統元年。村長張學猷。因創山藥。得馬蹄骨條甚多。是年上虞羅振玉先生以甲骨文字。急待考釋。乃遣山東及廠肆估人至安陽。大肆收買。共得二萬版。民國三年坎拿大人明義士。爲北關耶穌堂牧師。搜買甲骨。約五萬版。乃剔僞存真。選一千三百餘版。作殷虛卜辭一書。民國七年。日人林泰輔。購得甲文二十版以歸。自此之後。殷虛古物。名振全球。凡中外博學之士親步殷虛。購求甲骨者。絡繹不絕。而小屯最爾一地。亦榮耀于世界矣。民國九年。大旱成災。邑人迫于飢寒。大肆挖掘。所得古物。更難悉數。民國十五年。張學猷被匪架。需巨款。乃與村人約。就菜園中挖掘。得甲骨甚多。多售于明義士。民國十七年春。大戰彌月。村民失業。乃群起挖掘。得甲文甚多。多售與開

封估。又在麥場樹林中。得物盈數篋。亦售于開封估人及上海估人。是年八月。中央研究院特派董作賓來安調查。十月開工。得甲文七百餘版。古器十餘種。十八年春。復行發掘。得甲文六百餘版。古物亦夥。冬又連發二次。得二千四百餘版。古物甚多。省政府亦派何日章等。于是年冬及十九年春連發二次。得甲骨古物亦甚鉅。二十年及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中央研究院發掘園。所得之物。開亦甚夥。但未知其詳也。

甲、龜甲

有字甲 無字甲 塗硃甲 塗墨甲

乙、獸骨

牛胛骨 有字骨 無字骨 骨簋 全付猪骨 雕骨杖 骨錐  
骨簪 鹿牙 鹿角 獸牙 象牙刻器 牛骨 馬蹄骨 骨器殘

片

丙、銅器

銅簋 銅範 銅刀 銅矛 銅戈 銅爵 銅觚 銅鼎 銅甗  
銅彝

丁、石器

玉器 石刀 石斧 殘玉 松綠石 抱膝石像 石鉢 空頭鉢  
殘石 石器殘片 石蛋

戊、陶器

瓦爵 瓦觚 豕爵 瓦尊 瓦罐 瓦甗 素甗 瓦壺 瓦釜  
刻文甗 圓絡鬲 弦文尊 古素洗 素爵 瓦簋 刻文罐 帶  
釉陶器 黑色陶片 白色陶片 紅色陶片 獸頭陶片 釉色陶

片 繩文陶片 繩文陶片 牛首陶片 牛形陶片 瓦鬲 殘鬲  
 瓷片

己、鐵器

鐵釘 銅錘 鐵剪 鐵鏡 鐵齒釘耙

庚、古貝

貝製小物 蚌壳 蚌珠 蚌壳製器 各種箭頭

辛、雜類

硃砂粒 木炭 煉滓 紅燒土

以上所舉。俱係殷商古物。他若墓磚。墓志。土俑。明器。安陽亦有之。此則隋唐之物。而非殷虛之所有矣。

予家豫南。赴故都求學。每乘火車北上。道經安陽。未嘗不低首徘徊。憑車眺望。然終以未能下車游翔。私心悵悵。二十三年冬。以事至汴。始得赴安陽。時方嚴冬。寒風凜冽。中央研究院發掘團工作人員。已從事填土工作。所獲之古物。均已南運。余匆匆赴侯莊西北高地參觀。時方掘一大墓。墓周四圍。小坑累累。每坑長盈丈。深七八尺。寬亦七八尺。每坑人骨五具。據通人類考古學家者言。抗葬之人。男女老幼相雜。未知是古代殉葬之墓。抑係群葬之墓。墓坑凡數百。人骨亦數千具。其他同出古物均已裝箱。不盡殫觀也。近友人有將遊安陽者。邀予偕往。予以斯遊可以重履殷虛也。遂欣然從之。

十月三十日晨七時。赴前門西車站。而車已進站。乃購票登車。于八時正。車蠕動。已南開矣。時秋雨方霽。沿途霜樹。皆著紅葉。爭作送迎。下午六時。抵石家莊下車。遂赴客舍下榻。

十一月一日。晨五時許起床。盥畢。圍共益街週繞一週。遂返寓。

乃進早點。上午十時。南下車進站。余遂購票登車。十一時。車始開。是年山洪暴發。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被災尤重。沿途鐵橋。多被水沖沒。至是乃構木爲橋。車行其上。搖搖不甯。每至一站。災民鬻集。厥狀至慘。晚八時抵安陽。至時城門已閉。未獲入城。是晚在車站客寓宿焉。

二日。晨九時。入城訪友人某君。某君堅邀寓其家。余于是收拾行李。移居城內。安陽爲南北交通之要塞。工藝商業。皆極發達。其舊有工業。多屬手工業。設備簡單。出品不良。而新興工業。則有豫新紡紗股份有限公司。孚惠織布工廠。華豐織布工廠。元豐蛋業公司。大和恒麵粉公司。德瑞興小磨麵廠。振興鐵工廠。中興電燈有限公司。縣立平民工廠。萬民織工廠。營業皆甚發達。近年頗遭兵燹之患。半皆歇業。有待恢復昔日之盛焉。

安陽縣之教育。亦甚發達。自省立第十一中校外。有私立中學二。安陽師範學校一。縣立女子師範學校一。縣立及私立小學凡四十。

安陽縣內之名勝。以天寧寺爲之冠。天寧寺建于周廣順二年。元延祐元年修。明洪武初。置僧綱司于內。成化五年重修。乾隆壬辰。彰德知府黃邦寧重修。俗名大寺。地址寬敞。殿宇宏壯。浮屠五級。高十三丈五尺。聳壘雲表。後院佛龕立銅像高丈餘。七寶莊嚴。民國十七年。政府破除迷信。清理廟產委員會。遂將此寺收歸公有。將舊有羅尼門改建新式門。題曰中山公園。十八年將後院兩殿及東院呂祖閣馬王廟偶像撤除。改爲村政自治人員訓練所教室。中殿爲古物陳列所。西院爲博愛

小學校。二十年。彰德中學校。由東南營街移此。合併村正班。古物所。及博愛學校等地址。大加修葺。作為校址。其西院為農會。前殿為科學館及國樂研究社。大門之內。有舊井一。水清而甘。為左近居民最良之飲料。相傳漢碑最馳名之子游正直等殘石。即在此井附近。昔人移作井幹。用以汲水。不知幾何年月後。為讖者盜去云。

安陽近數十年。雖出土古物甚衆。而本縣見存者實渺。民國二十一年春。縣民有古物保存會之設。始略事蒐採。舉邑人裴君希度任會長。予二十三年冬至安陽。曾往參觀。該會保存物品略記于左。

一 甲骨 約數十片皆零星殘骨無足紀者

二 銅器

- 饗龍文方鼎一 高五寸五分 無銘 二十三年縣西北薛莊出土
- 饗龍文鼎二 高四寸二分 無銘 薛莊出土
- 饗龍文鼎三 高四寸一分 無銘 武官村出土
- 弦文鼎一 高四寸三分 無銘 武官村出土
- 弦文鼎二 高四寸二分 無銘 武官村出土
- 弦文鼎三 高四寸三分 無銘 武官村出土
- 弦文鼎四 高四寸四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弦文鼎五 高四寸三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素鼎一 高八寸二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素鼎二 高四寸六分 無銘 范莊出土
- 目文鼎 高三寸八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素觚一 兩截通高九寸六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獻二 高一尺二寸一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獻三 高一尺三寸一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獻四 高一尺二寸四分 無銘 武官村出土
- 魯父己饗 高四寸五分 銘三字在腹內 薛莊出土
- 雷雲文饗 高四寸二分 無銘 薛莊出土
- 素段 高三寸一分 無銘 薛莊出土
- 饗龍文方彝 高三寸七分 無銘 蓋失 大司空村出土
- 七田魯卣 渣提梁高八寸 銘三字陽識蓋器同 薛莊出土
- 殘尊 高七寸五分 無銘 薛莊出土
- 中觚 高九寸一分 銘一字 薛莊出土
- 饗龍文觚一 高八寸四分 無銘 西北鄉出土
- 又 二 高七寸八分 無銘 西北鄉出土
- 又 三 高八寸六分 無銘 城西北出土
- 又 四 高七寸六分 無銘 范莊出土
- 又 五 高六寸九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又 六 高六寸九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又 七 高六寸九分 無銘 大司空村出土
- 素觚一 高九寸一分 無銘 武官村出土
- 又 二 高七寸二分 無銘 武官村出土
- 雷雲文解 高三寸八分 無銘 洹水出土
- 饗龍文解 高五寸一分 無銘 薛莊出土
- 饗龍文盃 高六寸四分 無銘 洹水出土
- 弦文爵文爵 高四寸五分 無銘 司空村出土
- 饗龍文爵 高五寸一分 無銘 薛莊出土
- 魯爵 高四寸五分 銘一字 大司空村出土

敬爵 高四寸七分 銘一字 大司空村出土

爵爵 高四寸七分 銘一字 恒水出土

⊕Y 卑 高六寸 銘三字陽議 藤莊出土

鑿文鏡 高五寸 無銘 范莊出土

素鏡 高四寸三分 無銘 侯莊出土

馬鈴十個 句兵二十三 戈三 刀四 斧四 矛六 鐮六 車

馬飾七 漢博山鐘一

三 石刻

北魏

魏故使持節假黃鉞侍中太傅大司馬尚書令定州刺史廣陽文獻王

墓誌銘

魏故假黃鉞太傅大司馬廣陽文獻王妃墓誌銘

魏故贈使持節都督冀滄幽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

刺史諡孝武元均墓誌

魏故梁州刺史散騎常侍僖王墓誌

魏故兗州刺史諡武恭叔孫固墓誌

魏故任城文宣王文靖太妃墓誌銘

魏故東安王太妃墓誌銘

魏故太原太守穆子巖墓誌

北齊

胡隨東王石闕

齊天保造像記

齊故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顯爵相冀定并恒瀛

八州刺史廣阿縣開國公武貞寶公墓誌銘

齊使持節大都督廣徐陽懷洛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五州刺史司

鴻臚寺大卿昌陽縣開國男徐公之墓誌

齊故假節督朔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劉雙仁墓誌銘

寶泰夫人皇姨頓丘郡長君婁氏墓誌銘

齊故趙州刺史陳留開國公石公敬仁墓誌銘

齊故特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齊陰郡開國公贈朔

肆恒三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尚書左僕射泉城王劉公墓誌

齊故尚書左僕射宇文公碑

隋

隋任顯墓誌

隋故平西將軍陽郡守王府君之墓誌

淮南化明縣丞夫人故崔氏墓誌銘

故處士卜君墓誌銘

唐

唐故高君墓誌銘

唐故處士康君墓誌銘

大唐故處士宋君甘夫人墓誌銘

大唐故處士張君墓誌銘

唐太原王君隴西李夫人合耐墓誌銘并序

宋

宋故時氏墓誌銘

宋夫人艾氏墓誌銘

明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說文敏後渠崔公神道碑銘

萬金渠修治記  
四 書畫

古畫像十四軸。原存天寧寺共十八張。清光緒初年。失去一張。民國初。又失去三張。聞此三張。一爲雨師。一爲風神。一爲雷神。今所存止十四張。民國十年。某大姓僕隸。盜賣于上海買人。時邑人張鳳台。官河南省長。籌款贖回。後又被某師部下擄去。已裝篋上車矣。士紳聞知。急稟明師長。查出歸還。存教育局。二十一年春。古物保存會成立。交會保存。像高約十尺許寬亦如之。軸高十六尺。寬十餘尺。繪關公。火神。白衣仙人。趙公明。鄧將軍。朱元帥。及雷公等像。工筆。極精緻。眉目鬚髮。神效宛然。彩衣金甲。歷久如新。相傳爲唐吳道子畫。考天寧寺創建。在隋仁壽間。或可有唐人遺畫。惟無確證。未可信爲必然。又有謂係明趙府遺物者。然類爲寺中神像。亦似非趙府物。闕疑可也。民國初年。邑人優貢生劉觀光。有觀畫詩一首。其詩曰。我生卅餘年。嘗聞天寧寺。廿載居鄴城。欲遊每未至。今朝有佳客。邀我借往遊。余弟作介紹。寺僧殷指示。首從蓮座參菩提。徧歷禪林諸佛地。中藏古畫仙佛圖。千年珍物僧傳誌。云昔盛唐吳道子。妙染丹青稱絕異。龍騰虎躍出精神。電掣雷轟生雲瑞。開函卷軸畫紛披。金碧輝煌色亦易。更瞻水月大士之尊容。道骨仙風無俗致。想見當年下筆時。飄飄瀟瀟多仙意。吁嗟乎。人生面目貴本來。莫使廬山有真僞。那得金剛不壞身。英光百代常存寄。丁寧屬語影照人。照取空堂虔供置。

此度重來。而裴君已他適。會舍塵封。此物不得再親矣。余既

遷寓城內。稍稍休息。即赴各處游覽。至竹竿巷。有古玩舖數家。入內觀之。所陳列之物。頗爲了了。因詢之估人。殷虛出土之物。夙稱最盛。何以安陽反無之。據云。安陽自官方發掘以來。菁華已盡。人民不敢私掘。且近年時有匪警。誰敢聚衆掘古物。以故安陽近無出土新奇可喜之物。予復堅挽估人。必勉爲羅致數件。估人默思良久。允以次日。

三日午十時。估人至寓所請往參觀。至則隨以甲骨零片數十枚示予。皆贗物也。予詢其有銅器否。估人又以商銅鼎一。殷一。爵三。句兵矢鏃斧矛之屬數十事相示。雖係殷虛所出。體質既劣。又無款識文鏤。不足觀也。予勉購銅甲片一枚。以作紀念。然非意所欲得之物也。于是有往訪殷虛之志。

四日晨七時起。逕赴殷虛。車出縣城西門。越鐵路。經高樓莊抄紙廠薛家莊。循洹水南岸行不十分鐘。即抵小屯村矣。甫入村。村人衆集村首。爭訊予等來意。予以游覽告之。衆意始解。有村人李某者。頗嫻于挖掘之術。自言願爲向导。且謂上虞羅先生遊殷虛時。即彼作向导。後有日本某君往殷虛考古。亦是彼作向导。厥後中央研究院發掘團發掘殷虛時。彼亦田野工作之一員也。因指示予。村東南某地。中央研究院發掘已完畢也。村東某地。中央研究院發掘尙未盡也。村北某地。中央研究院尙未發掘也。予問以在未發掘之前。何以能知某地之有無古物。李君言在發掘某地之前。必先以探子探求。探子者。長約一丈四五尺之鐵棍。其下端作半圓之錘形。其器創始于洛陽之挖古物者。其物又名搗鬮。凡有古物之處。其下必爲古塚。古塚之上層爲漆皮。探子掘地至丈許。有漆皮者其下必有古物。即可開坑。

以其地下爲古人之墓也。如無。則另就他地試之。言已。即聚村人數十。各以探子向地探求。由上午十時起。至下午三時止。探求之處數十。一無所遇。是時武官屯候莊在望。遠眺西山。俯覽逝水。欲將涉洹一遊。村人止之曰。小屯村以南。南至花園莊。小屯村之北。北至侯家莊。每有匪人集聚。不可前往。于是廢然而返。行時。李君堅約明日再來。必可有所得。于是今日之希望雖失敗。而未來之新希望又起矣。

五日夜七時。復赴小屯村。至則李君已約數十人候余久矣。讀中央發掘報告第一期。董君作賓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知甲骨出土之地。即在小屯村。又知村人曾挖掘之三處。一村人張學猷宅對面之小菜園內。二菜園牆東麥場南之田中。三韓家宅畔之道路上。問李君此三處之所在。可否復掘之。李君導予至其地。云此處村人掘之于先。中央研究院搜之于後。其中埋藏盡矣。不如就他處求之。或可有所新發現。然余記報告書中有云。韓姓宅南大路上。春間北伐軍作戰于洹水上。小屯村因駐軍而荒于農作。軍事結束。村人乃謀挖掘甲骨以維持現狀。于村前道上得甲骨甚多。乃掘不數尺。因地主出而干涉遂停工。余既訪得其處。自二十三日。督工挖之。至三十日止。深五尺至六尺處。見有字龜版。其北部皆爲灰黑之土。蓋本年春村人挖掘之處也。六尺以下。皆黃沙土。乃由此出龜版之土層曲折求之。所謂龜版層者。五尺以上。經村人挖過。其狀不可知。五尺至五尺半之處。土色儼然成層。寬處由數寸而至尺餘。其層土色黃而含暗褐。多沙及礫石。有灰層。陶片極少。龜版僅此一層有之。多者三五片。互相粘著錯雜于沙土中。

少者尺許遠近得一二片也。此層淤積之痕甚清晰。層次顯然。其上下左右則皆硬黃土而不含沙量者。此層時厚時薄。時廣時狹。斜而東北下。至一丈五尺深時。乃平鋪散漫。無炭屑與龜版矣。又讀其龜甲層東西剖而開。見其層次分明。究嫌圖寫之不如目驗爲能得真。今既履斯土。曷不再就其地重挖之。因挽李君等開坑。甫及四五尺。而敗葉堆積。層土已亂。當日之情形。不可復得矣。

復次。李君導余至小屯北高地棉花地中。又開一坑。打坑之法爲長方形。長約七八尺。寬約四五尺。長處可以容鐵鍬。抓鈎之土上下簸揚。寬處可架轆轤。以便于坑深時起土。兩旁挖小窩。即可上下。不須階梯。坑中之土。堆于四旁。填時不甚費力。一坑之開。三人之力。四小時即得。此蓋村人挖掘古物之習慣法。開填皆甚敏捷也。棉花地之坑。甫至四五尺。即現黑色土。中有瓦罐一。瓦盤二。一盤與罐皆被工人挖破。其一盤則完好。續掘至七八尺許。出瓦盆一。盆下人骨一具。頭東南向。此村人云。由村而西而北。瓦器甚多。無甲骨。亦無銅器。此人骨及瓦器均是隋唐以後之物。與商人無涉。蓋小屯最初爲殷商之都邑。及殷亡而都遂廢。此後殷虛不常見于記載。恐或淪爲丘墟。而爲隋唐以後公共之墓地。此村西北方之所以出土人骨及明器也。

在殷虛留二日。毫無所得。頗有倦意。時縣監學吳君□□武官屯人。亦常自挖掘。因言小屯東南一帶。無物可挖。村北二里許之棉花地。時出銅器。曷往一掘乎。于是游興又爲之引起。約于次日同往村北之棉花地。晚歸寓所。有書估來言。邑人張



鳳台馬吉樟二家之藏書欲出讓。盡往觀之。張鳳台。字鳴岐。縣東北十五里崇義村人。光緒十一年舉人。官至河南省長。爲政持大體。對興學育才。闢國家根本計者。則視爲身心性命之事。喜藏書。刊豫省先賢遺書多種。以詔後進。所蓄多明刊精本。馬吉樟。字積生。安陽水冶人。巡撫馬丕瑤次子。光緒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湖北提法使。生平嗜古篤學。工書法。擅篆籀。儲書甚富。此二人者。安陽之藏書家也。予頗欲一造其第。獲觀所藏。而以故中止。

六日晨。復赴小屯村。與監學亦至。因約村人同至北棉花地探掘。循大道左右。各開一坑。坑之廣狹如前。自九時起至下午四時訖。尙未掘至底。遂復返城。

七日晨復赴小屯村北棉花地。參觀村民發掘。當掘至一丈三四尺許。已見淤泥。再續掘一二尺。淤泥已過。下達墓所。發見爵杯一。句兵二。無有字骨。村民發掘至此。天忽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村民急取雨布棚蔽雨。雨勢甚大。不能續掘。遂退至小屯村五通廟內。向村民丐取乾柴引火。將衣服烘乾。始乘車返城。予此次至安陽。本擬于殷虛一探究裡。而作一有系統之研究。值陰雨綿綿。不知何日始可放晴。于是倦游思歸。夜返寓所。乃整理行囊以作歸計。

八日晨。天陰。乃冒雨至車站。購票北來。而車甫開天已放晴矣。車中無俚。姑拉雜記述。安陽禮俗。多與他處相同。據陳志四時禮俗如下。

春。元日。少長早起。天地祖先前。燃燭焚香。壽尊長。更相拜賀。一日至八日。候陰晴以占災祥。

立春先日。郡守率僚屬。具鼓樂迎土牛于東郊。散春花。撒春豆。名曰迎春。

夏。端陽節。啖角黍。飲雄黃酒。懸艾子門。以辟毒。親友饋禮。

秋。七夕。女婦穿鍼乞巧。

十五日。拜掃先塋。親友以麪羊相餽。

中秋節。親友饋禮。日升時。設瓜果茅豆爐月餅以獻。以此月之顯晦。卜上元之陰晴。諺云。雲掩中秋月。雪灑上元燈。

冬。十月朔。拜先塋。焚送寒衣。

冬至。士大夫相拜賀。

十二月二十三日。以糖餅祀竈。

除夕。門戶各飾神荼鬱壘對聯。

以上諸俗。除七月十五日餽麪羊。冬至士大夫相拜賀二事與他處不同外。自餘皆中國之通俗矣。至其西北鄉貧民之家。遇有婚喪之事。主具筵款客。備肉數盤。饌首若干。向親友呼之曰

客人入席。赴譙之客。每人分饌首三枚。將饌首中間挖空。以箸挾肉實之。啖畢而去。則頗覺質樸不文矣。

安陽方言。有與他處不同者。如稱襟兄弟爲一條船。知交爲處

叨。一個爲口。七個爲く。一廿。二個爲力。一。八個爲。昨

閃電爲打忽閃。霰爲下淋蛋。微雨爲五星。細雨爲羅麪雨。昨

天爲。前天爲前。雇工爲覓漢之類。本省之人亦不能盡

解。實則甚有古意。聞諸土人所說。略記數則于此。亦君子入

境問俗之意也。



# 圓明園之回憶下

蔡申之

九月初一日辛卯 西十月四日

九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昨據恭親王等奏該夷擾踐園庭，撫局不能再議，已諭令極力挽回，恆祺現在城內，著僧格林沁等，知照恆祺，先行羈縻吧酋，勿令再有決裂，聽候恭王等辦理。（九月初二日僧格林沁摺）

恭親王等由常新店回，至西便門外天靈寺住宿，尙未進城。（同前）

午刻，恆祺持令箭開德勝門，騎馬前導，夷酋額勒金按部入，約三四百人，露刃徐驅，住園子監公館。又有夷兵馬隊千餘，駐安定門外。於城樓上，徧插旗幟，呼嘯不已。巴夏里請戶刑兩部堂官說話。（翁記）

恭親王見聯軍不費力而據北京城，且人民亦安堵，乃函英

法公使，謂已命恆祺，與聯軍代表，會商天津條約之正式簽定，及擇日互換一八五八之約。（歐陽譯八）

額爾金爵士復擬致恭王函，其意於焚燬圓明園一事，堅持如故。惟於天津立紀念碑，以表示謝罪之舉，可以免也。

函云：本月十二日，恭王來函，頃已接讀，以此函之要旨，乃回復敵軍統帥，前致恭王之書，故已鈔錄一份，呈

敵統帥閱讀，俾得斟酌情形，相機處斷。鄙人初欲回復尊函，敘述攻擊圓明園及英法聯軍迫近北京軍事行動各節，

然而無用翻縷也。惟有可爲閣下一言者，此項軍事行動，蓋因前者天津通州議和時，鄙人所提議之種種條件，中國政府拒絕不受，且於拒絕時，附以野蠻詭詐之行，求諸各國

歷史中，曾無前例也。敵統帥命鄙人曰，恭王函中所言，交城於聯軍所交換之條件爲何一節，置之無庸議也。北京

開城，勢所必然，並無條件之可言。恭王若不慨然交讓，則聯軍將攻據北京，其事顯明，無容諱也。鄙人今復警告恭王閣下曰，敵統帥前者致函，要求交讓城門時，尙未知九月十八日，英法僑民，遭受恥辱虐待，清國政府不願彼等所持和議之旗也。故於閣下前函所言，已交回數人，其所俘虜，未嘗苛待，居處適宜，待遇優渥各節，尙深信而不置疑焉。比接恭王來函，吾等始以深信所言之不僞也，然而英法僑民，並非戰時俘虜者，彼等手持議和之旗，未曾抵抗，而遭受拘縛，此何理也。彼等僑民，以爲既持和議使者之旗，當可視爲護身之符，保障其身體。乃清國政府，竟加之以縲紲，拘之獄中，而苛暴以待之，且有數人，因此而殞命者，吾人於此，安能隱忍而不言也。今者鄙人之答覆，大都爲來函中，特別叙及此事者而發。且于恭王所發表之言論，謂已與英法重訂和約之事，有不能已於言者。鄙人敢告恭王曰，前者致閣下函中，業已聲明，須將失蹤之英法僑民，全數尋獲送還。否則敵峙之局，欲罷不能，重訂和約，更不可能也。鄙人對此宣言，敢再申述，而證實之。鄙人所提議之條件，蓋認爲重訂和約前，必須完成者。而恭王及所代表之政府，悉未照行，何也。清室政府，不講道義，不顧國際法，捕獲英法僑民三十七人，惟將十九人送還，又皆有傷痕，則清政府待遇之苛暴，顯然可徵矣。其餘十八人，竟置之死地，情節慘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兩國相交，詞命允宜雅馴，誠不欲盡吐其憤懣之言，以玷於簡策也。關於清廷之罪，未施責罰

以前，英政府與統治中國之清朝間，和議尙不能成立。下爲一切條件，清室如即接受，則禍然眉睫之危險，中國政府庶可以免。圓明園者，英法僑民，所受痛心疾首慘刑而死之地也，誓必毀爲平地。此條固無須恭王之承認，敵軍統帥，所已決定，亟將執行者也。賠款三十萬兩，迅即交納於鄙人所指定經營之人，其款將依下法分配。三萬兩，將給予非法捕獲尙未交還每位軍官之家屬。三千兩賞給類此情形各個兵士之家屬。五千兩，將分配與曾經違法逮捕且囚禁於監獄之每位軍官。又五百兩，給與此情形相類之各個兵士。中國政府，須派官員，護送英法僑民死亡者之屍體至天津。且由中國政府出款，建碑於天津，叙此輩不幸之人，拘獲死亡等情，及英法所要求之款，以爲此背信暴行者之罰。天津條約，可以如訂者照行。惟賠款未清償以前，如聯軍統帥願意時，英法軍隊可駐天津。圓明園即須完全毀爲平地。此函到後，以四十八小時爲限。如不遵照辦理，敵國之海陸軍隊，即開始動作。至於已佔之廣州海關，及其稅收，俟和議成立，即將歸還中國。前者英法軍隊，嘗在上海，佐助中國政府，掃除叛逆。又英法軍雖佔運河，而漕糧無阻。此二事者，清政府所當注意也。如不遵行，英國海陸兩軍將能進而不能退，當以兵力自取其應得賠款之數。且須責清政府以償此役之兵費也。（歐陽譯八）

按此當爲本日草創初稿，故仍有天津立碑等事，與文獻叢刊初三日正式照會不同。

九月初二日壬辰 西十月十五日

本日，據勝保奏稱，該國倡言攻城，稱兵挾制，守城諸臣，汲汲以議和爲事，意欲定期開城，爲休兵息民之策等語。近日洋務辦理情形，尙未接恭親王等奏報。已諭令迅飭恆祺，前往面議，並給與照會，如該國能遵前約，即可畫押蓋印，定期換約。（清實錄）

諭現在洋人已退至黑寺，自圓明園一帶，以至黑龍潭，太子府，沙河，清河等處地方，土匪仍復肆擾。……綿勳派撥之兵一千名，未知曾否到園。……本日已派文祥署理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印鑰。其綿勳派撥之兵，一併歸文祥調遣。著即調集各旗，及巡捕營官兵，飭令將各處土匪，嚴行捕擊，立即正法。……（清實錄）

洋人於城北一帶，修築砲臺，並至城根測量遠近。（同前）以戶部左侍郎文祥，署管理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官兵事務大臣印鑰。（同前）

圓明園一帶，已派乾清門侍衛薩克慎等，帶領撤回之圓明園八旗，外火器營，健銳營，馬步官兵，巡邏搜捕，以靖地方。（九月初二日僧格林沁摺）

臣等於初二日，給與英法兩夷照會，詢以何日換約，該會久未照覆。城內夷兵，閒有遊行街市，尙未滋擾。（九月初六日奕訢等摺）

夷兵輪班守安定門，甚嚴肅，鼓吹出入，閉馬道上城，設礮七座，於雉堞上，內向。我兵舊設之礮，推棄城隍。

（翁記）

九月初三日癸巳 西十月十六日

人心惶惶，移徙甚多。勝帥駐兵於彰義門外，恭邸仍未入城。開城等事，皆恆祺一人主見。（翁記）

葛羅男爵致額爾金函，表示對於焚燬圓明園之意見，函云：昨晚奉讀致恭王函述之計畫，及恭王之來函。余視此函，似爲吾輩紛紜複雜之地位，開一解決之門徑。尊函之於清國行爲，表示十分忿怒之情，辭嚴義正，清政府當無以自解。然余意以爲遲之已甚，非清國政府所願，則決不能從命。夫使天津立碑，負垢忍恥，而自暴其殘虐，彼不視爲甚於喪師失地之辱千百倍耶，其拒而不受也，必矣，吾輩又將何以處之乎。且圓明園者，清帝行幸之離宮也，其地並未設防備禦，亦非敵戰之區也，焚而毀之，實係無益之報復。余等所引爲傷心者，前此不幸慘酷之事，非能因此而補償，故余等不宜存此想。余意以爲北京城內之宮殿，乃全國政府之所寄，若先劫取其文物典籍，而後悉毀其宮殿，其在中國人與歐洲人之眼中，或將視此舉，爲一種之報復與懲罰，其印象之深，比之僅焚毀一遊幸行樂之離宮別館（指圓明園），當遠過之。諸帥如徵詢鄙見，予當以此說（焚毀城內宮殿）進，勸其速行。蓋吾等今日，雖似決不至不逞吾志，然既奉政府之命而來，倘未逞吾志而去，則臨行寧焚毀其朝廷宮殿也。愚意如閣下致恭王書，不提焚毀圓明園，及天津立碑紀念二事，則不數日，即可

解決。而吾等所要求之他項，亦均可得其承諾。如是，則和約易成，免滋紛擾，實予之所竊望也。愚意賠款由五十萬減至三十萬兩，期改爲本月二十二日，且更可再展，以求解決一切。但竊以爲吾等所要求之數目，及日期，須相符合。今晚余將此函答覆恭王，余昨夜輾轉反側，睡眠甚少，籌思吾等所處之地位，及可通知恭王解決之方，熟慮久之，終無有善於余今所提議者。現局已甚困難，時日又將倏逝，或至一無辦法。且若恭王畏難避道，吾等更無從交涉，是亦不可不慮也。此係私陳鄙見，如欲作爲公函，亦可從命。（歐陽譯八）

額爾金爵士復葛羅男爵函云：頃奉今日之來札，大意反對余所擬致恭王之函稿，業已細讀。關於派遣中國官員，護送不幸死亡者之遺體至津，及由中國政府出款，建立懲罪之碑於天津一節，余願遵公意，取消此議。惟毀壞圓明園一事，余決不能捨棄而不行也。賠款一層，英國僑民，須有三十萬之撫卹費，交款期限二十二日上午，簽約期限二十三日。且限於二十日即答復承認，否則即下令焚毀北京各宮殿。此種辦法，固似過甚。然於專制君主之暴行，不得不如此以懲之。使其覺悟責任之重大，行事必自食其報也。（同前）

葛羅男爵復額爾金爵士函云：頃奉來札，敬懇緩余一時之久，以草答覆，因局勢嚴重，不得不考究其根源，詳知其底細。公今日之辦法，比昨日之辦法，似又勝之。茲已將前擬致恭王之函稿，徵事修改矣。天津立碑一層取消，甚

爲得策，且與余意全同。至於焚毀圓明園，此說予殊厭聞，余不願與恭王言之。孟托邦將軍若亦加入此舉，余亦無可致辭，因圓明園爲英法僑民共受殘害之地也。法國僑民撫卹費，擬要求二十萬兩，期限可定爲二十三日。致恭王函，宜於本日即送去。（同前）

大英欽差大臣伯爵額爾金爵士，前接貴親王八月二十八日來文內開，大半係爲照復我將軍克前日去文，本大臣閱悉之下，合立抄錄轉致查照，聽便辦理。所云我軍攻破圓明園，並在進軍之間，另有各等舉動，本大臣無庸再言。祇以此次進兵之故，僅因本大臣前在天津所開和議，貴國不肯定局，旋在通州亦然，加以奸謀兇害，開闢以來無此兇惡，理合申明。茲准將軍克咨會，以來文所云，把守城門之法，亦應明定章程照復等語，均爲本將軍置之不問，而城門該管，毫無別議。所幸當日經交把守，否則彼時貴親王或執來文所指之意，京城一座，早被我軍攻佔。再有一端，並應申明者，將軍克行文之時，未知貴國相待。所有前八月初四日，均爲兵交使在之常例，不問妄執英法員民數名如何暴橫，惟憑貴親王與本大臣來文數件，俱有並未加害，分別安置，以禮相待之說。詎據現查英人，總非打仗冲散，實因免戰旗號妥保，是以不肯對拒，反被擄縛。貴親王當日發文之際，已經虐待，甚至內有多名早斃，似茲掩飾，殊堪痛恨，斯乃貴親王之責。經大將軍克後知其實，將前定交門之議，作爲罷論，理宜此辦。惟念果有全策，仍欲免民之大害，是以尙未施行。至於來文

內開顯歸本大臣專辦之事，所有兩國既經和好之語，貴親王何不記本大臣於八月初八日首次照復，內有該員等未回之先，我軍斷不能暫息干戈，實不便遽議和局之言。嗣屢發文，毫無別議，總以務必依議，否則不能復和。容問貴國暨貴親王原爲當國大臣，何以應之。查本國彼日不同者，計共二十六名，今送回生者，僅十三名，身上俱有辱遇處之跡，輕重不等，其餘十三名，處死甚兇。本大臣於始終情節，不更長言，只因深憤，難免重提，恐與此等公文，有所不便之語。惟此事甚惡，尙未抵償，大英國與大清朝自不能先定和局。貴國果願拯救其瀕危，必照本大臣所定，尅允遵行。據查園廷，似爲兩國員人數名受各等暴虐之處，內各殿宇，尙有未經全壞之區，立必拆清。此節我大將軍克刻當設法自辦，貴親王可毋庸與聞外，必將參拾萬銀兩，交與本大臣委員查收，候本大臣奏准分別賠償，或給遭害之家，或給被難之人，以資撫贖。此外所有前在天津會定續約內，除一條改爲「俟約內賠償總數未得交完之間，我兩國任便將兩軍均在津城駐劄」之詞，其餘照舊不改，貴國立必蓋印畫押。其園廷拆毀一舉不日與辦，餘定本月初七日已刻以前爲期。務當於限內必以本國被兇之人賠償銀兩俱於初九日措交。並以貴親王眞率便宜行事之權，於本月初十日，必將續約畫押八年條約互換等因照復。否則吾會大將軍克入京，將皇宮攻取。當再相機設法，勉令貴國必從所議，一面咨請水師提督，合一併嚴辦。貴親王不知粵城雖爲本軍所佔，而其海關稅項，全數

仍歸貴國徵收。抑又不知瀾城數月以來，不爲廣遊所陷者，總因我軍代爲防禦。況內地漕貢北上，兩軍節船，雖在外洋，並各海口，無所不轄，迄今往來不阻。倘再不亟定和罷兵，斯不能仍照此理，我將軍提督兩大臣會議辦理，或在洋面，或於海口，必將因貴國失信，使我國必索之項，盡數討完可也。爲此照復，須至照復者，右照會大清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十六日，庚申年九月初三日。（文獻叢刊）

十月九日，……我走到那比爾爵士的司令部。……他告訴我，他的中軍，從圓明園裏奪走了一大塊金子。……那比耳爵士，想把這塊金子，給他部下的軍士們。……我覺得我不能答應這箇請求，所以我決定發一道命令，指揮軍官們，把他們從圓明園內，所得來的任何貴重物件，都一齊交來。……物件用拍賣法售出，與法人交給我們的，一齊合算起來。……少佐我克爾，游擊威爾墨，和隊長安蔭，被委爲經管獎品的人員。……所售出的款項，總計八千金鎊，還有法人交給我們的一萬八千鎊現款，一共分爲三分，一分保留起來，……其餘的兩分，就地分給士兵們。所以在十月十六日的時候，駐紮北京附近的士卒們，每人差不多都得四金鎊。（歐陽譯一）

亥刻，接到噴噴兩夷照會，並噴夷僞將軍克會照會一件，均藉口於前獲夷兵二十餘名，監禁凌虐。噴夷則稱欲賠償銀三十萬兩，及拆毀圓明園宮殿。噴夷則稱給銀二十萬兩，及康熙年間各省天主堂，並傳教人墳墓，查明給還，

均定於初七日照覆，初九日給銀，初十日畫押換約各等語。（九月初六日奕訢等摺）

和約已用寶發回。佛夷向順天府索皮衣三千件，白氈三千條。英夷出示，兵丁如有擾害。准其稟訴。……（翁記）

孟托邦將軍致葛羅男爵函，表示意見。函云：告北京居民文讀悉，即請譯印交下，俾即張貼。英帥格蘭特將軍，明日將派兵一師，至圖明國。吾意此舉，將使和議破裂，我國應向額爾金爵士處抗議，公意如何。吾謂此舉，毫無意義，而彼堅持必行，殊不能知其動機何在也。（歐陽譯八）葛羅男爵覆孟托邦將軍函云：告北京人民文，正在譯印中。額爾金爵士處，已盡我全力，勸勿焚毀圖明國，然終於無效。予致彼函中，已聲言此舉無益，且有危險，予殊不贊同。並云如孟托邦將軍欲與格蘭特將軍一同行動，予亦無可置辭。今公亦反對此舉，予甚欣喜。吾二人之反對，純由各人自動，亦可證明吾人之真心反對矣，似比此刻再去抗議更有價值。因此刻抗議，一則太遲，二則恐啓英法二國之隙，殊不利也。他日由歐洲人及中國人之眼中觀之，其於是役之本末，必謂吾人之所爲，實較美善也。

（同前）

孟托邦將軍函告格蘭特將軍，不肯加入焚毀圖明國，其理由：1. 予意此舉乃由於報復之心，爲報復英法僑民所受之慘虐也，但并未逞吾人報復之志。2. 再者，今若焚燬圖明國，將使恭王益增長權，不敢進行和議。如是，吾人依照前所宣言者，不得不進攻北京皇宮，終以顛覆清朝，此

正違反兩國政府所予之訓令也。（同前）

葛羅男爵致恭王函云：恭王，本月十二日之來函，業已奉讀。今特抒誠直言，以免閣下誤會，且免閣下遺忘。和議未成，戰事正進行，英法軍日日進逼，閣下來函，乃謂邦交已恢復，和平已存在，此實大謬。和議將成而復破，乃由格林沁背約失信，突以兵攻我於通州而遭敗。既而中國兵大敗於八里橋，英法僑民若干人，猶不欲與中國久以兵戎相見也，乃以議和商事之資格，受國際公法之保護，又信中國當局之甘言，而身入通州，清國政府乃遽擒縛而虐待之。雖然，此時猶可迴旋也，敵方請於閣下，若於次日交還拘繫之僑民，吾軍即可退屯原地，否則直攻北京。閣下不即允從，依違不決，乃欲要脅我兵，更遠退避，先簽和約，是乃貴國自貽伊戚也。當和議破裂，聯軍由通州進至北京之後，因戰爭而佔據此避暑行宮也，其時並未如恭王所言，搶劫其地。聯軍佔領行宮之舉，乃其分內所有之事，兩軍交戰，克其地而享有之，亦戰時公法所許也。其後圖明國之被焚掠，乃中國土匪所爲，非聯軍之所爲也。土匪到處有之，如河西務一役，即因土匪突來，攻劫其村之英法僑民，故聯軍不得已而攻之，此閣下所須知也。閣下代表中國，如及今改悔，以誠意相見，勿再虛僞狡詐，猶可議和。條件如下。十三日佔據安定門，乃爲免除敵轟北京，使居民遭殃，今該門已歸還北京市民矣。今敵國使臣，須帶衛兵入城，以資保護。且欲將前所沒收之基督敎徒寺墓產業，概行發還，此在一八四六年三月二十日，道

光帝已嘗允諾者也。若二事辦到，即可簽約，約成即退兵。屢請送還之被拘英法僑民，終未見送還，吾恐已被殘殺矣。此等僑民，未嘗參加戰事，實乃被人戕害也。據敵處所得報告，及中國政府在圖明圍戕害拘留外僑（此舉永爲中國恥辱）之舉，均可證明所疑非虛，法國以此要求賠償撫卹費二十萬兩，非得已也。中國政府，對於殘害被拘外僑之惡人，宜自有以懲處之，否則且自儕於南洋羣島野蠻之民族也。限於本月二十三日，清償撫卹賠款，歸還基督教徒寺墓，則可簽約，否則更將進兵猛攻，且遍及各省。廣州雖被聯軍佔據，海關並未接收，其稅款仍交納清政府庫藏。又漕運亦未妨止。如戰事仍再繼續，則將改絃易轍，反其道而行之。（同前）。

大法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便宜行事，世襲男爵葛，爲照覆事，八月二十八日，接到來文一件，均已閱悉。今即以直言照覆，惟莫怪耳。因貴親王或不明，或忘記事之真情，今本大臣不得不再言明。貴親王來文內屢稱既經和好，何以本國兵丁前進，不息干戈等語，查並無此事，從北塘以來至今，從未會和好，是以干戈不息，本大臣業已照會貴國前任大臣等，盡押蓋印後，方能停止干戈，至今尙未曾盡押蓋印，是以不能止息干戈。前在天津時各款，俱能議定，惟貴國失信壞事，以致兩國兵丁，前往通州，本大臣前所議各款，惟貴國大臣等不能成行。即在通州各事，亦能妥定，本大臣之委員，在通州與貴國前大臣等議定各款，並許本國兵弁，在張家灣南五里紮營，本大臣可

帶護送員弁至通，惟僧格林沁失信，不許貴國前大臣等辦理，即行出隊攻擊本國前隊，以致敗績潰散。交仗之後，本國兵丁，方拔營前進，惟本大臣曾許在張家灣南紮營，至此亦作爲罷論。旋在八里橋復遇戰，貴國員弁，又如前潰散矣。雖貴國官員，失信不義，獲住在通州商辦事件之大法英兩國員弁，至此若能送還，亦可議妥各款，是以本大臣當即明白照會貴親王，若前將不義所獲之本國員弁送還，則可停止干戈，亦能按照天津所定各款盡押蓋印矣。而貴親王反行推却，惟俟盡押蓋印後，暨兵退張家灣紮營，如此方可送還本國員弁，因此本國兵丁，復拔營前進，似此實係貴親王逼迫。本國兵丁，臨近京師，復至圖明圍拿取物件，衆兵分用，此係交仗之常例。至焚圍廷一節，實係貴國土匪放火焚燒，希圖搶掠。如本大臣前在河西務時，彼處土匪，亦放火焚燒民房，本國兵丁，反行禁止土匪搶奪，當用槍砲，方能鎮守彈壓。今本大臣詳細照覆，貴親王諒必能洞悉。惟今之際，貴國宜除去從前之失信，因在此失信之弊，貴國屢受失信之害。現今貴國，若真心誠意和好，再不失信，並宜記得失信後，本大臣所許定之各款，俱作罷論。如此，本大臣方可定妥和局，而貴親王亦可免中國將來之重患。大法英兩國將軍，欲京內百姓，免受干戈之災，是以請貴親王交出安定門，以便紮營。至此衆民將此門交出，並非貴國武員交出。現今本大臣，實在難以相信貴國之語，因屢次失信故耳。即如本國員弁，在通州一節，被貴國不義獲住苦待，亦如犯人無



異，幾至於死。至本大臣進京時，必帶精兵，亦足以防貴國失信之變。在京內貴國官員，宜先預備本大臣之行轅，又可定期與貴親王會晤，安定畫押蓋印。再將八年和約內暨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之上諭，有不明之款，詳解明白，以得實效。俟諸事安定後，本大臣方可飭令兵丁，退紮天津。貴親王屢次來文，俱以畫押蓋印後，方能送還本國員弁爲言。惟本大臣只恐人數不全，接到二十八日之來文，本大臣方知貴國官員竟敢虐待，以致在圓明園死亡數名。本大臣必欲貴國賠補本國員弁受殺受刑之罪，今宜繳銀貳拾萬兩，以便均分與受殺受刑之本國員弁之眷屬。再將貴國飭令動刑之員，按律嚴加治罪，以補失信之愆。今請貴親王將肅王府宜先預存公館，以便本大臣暨護送之兵弁進城駐劄。如此，本大臣之委員，方可與貴親王之委員商辦安定天津所定之續約，畫押蓋印，暨互換八年之和約。各事宜外，尙有兩款。一將賠補受殺受刑之本國員弁之銀，立即交與本國大將軍親收。二康熙年間，各省所建之天主堂，暨奉教人之墳塋房屋莊田，俱已入官，今宜將所建之堂，暨墳塋房屋莊田，全數交出，與大法國駐劄京師之欽差大臣爲妥。續約畫押蓋印，暨互換八年之和約，各事完畢後，本大臣方能飭令兵丁退回津郡駐劄過冬。未畫押蓋印之先，本大臣不能飭令本國大將軍停止干戈矣。在此照會所定各款，若貴國一一允准，而於本月初十日午刻前，諸事完畢後，本大臣方可飭令本國大將軍停止干戈矣。若貴親王再來照覆，無一定允准之確據，或含糊不

明，必致立動非常干戈之災。不但京師內外，即中國各省，本國員弁兵丁，亦可前去交仗，更甚於前矣。大法英兩國佔踞廣東省城，三年之久，從未收取海關稅收。即今交仗之秋，亦未截取糧船。若再交仗，必飭令本國水師將軍，收納貴國海關稅項，截取貴國糧船。貴親王才智超衆，亦必悔惜貴國官員虐刑殺害本國員弁，以致諸事掣肘。本大臣惟知貴親王能議和好，是以深望將此和局速定，以免再動干戈。爲此照覆，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國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咸豐十年九月初四日。（文獻叢刊）

按此係故宮軍機處檔所載漢文照會原文，可與歐陽譯文對照。

九月初五日乙未 西十月十八日

夷人復以大隊竄擾園庭，將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內，各處焚燒。（九月十三日瑞常等摺）

九月初三日，據常嶺下太監李進壽轉據首領太監張祿稟稱，前因夷匪竄擾園庭，常嶺因驚溢逝等因。奴才當即派委郎中嵩林，綸增，於初四日赴園，尋令該太監等，敬謹辦理入殮一切事宜。該員等於初五日辰刻進園，找見該太監等，正欲將采棺先行舉進園內，尙未啓土之際，詎夷匪多人，又復竄至園內，將各處焚燒，該員等恐有疏虞，未敢辦理。（九月十六日寶璽摺）

夷人忽以監斃六人爲詞，於二百萬外，又索五十萬。宣言若不先償此費，即拆毀宮觀園林，并合城百姓，不免傷害

等語，限於初七日回文。……佛夷照會三件。一監斃之人，須五十萬卹其家，并索抵償。一要肅王府作該國公所。一云奉欽差大將軍先（應係克字之誤）諭，須燒毀圓明園。照會甫到，而三山火起矣。（翁記）

孟托邦將軍告北京人民文，言進兵之理由，及和局之進行。（歐陽譯八）

在通州被擄劫而死傷之英法僑民，（二人係在八里橋被殺者。）其本人或屍體，已於十一至十六日之間，先後到營。（計英人二十六，死傷各十三人。法人十三，七死六傷。）衆大憤，決有以懲罰之。其最高負責任者，爲咸豐帝，於時業已逃避，駐蹕熱河，而監斬官（行刑人）應代皇帝負責，英人之主張懲罰監斬官是也。額爾金爵士與格蘭特將軍欲焚燬監斬官之住宅。……法人與英人意見不同，法願擄劫，不願縱火焚燬也。（全前）

格蘭特將軍函覆孟托邦將軍，說明其必欲焚燬圓明園之理由：1 被俘之英法人，手足拘縛三日不給飲食，如此暴行即在圓明園中爲之。2 中國違犯國際公法，如不重加懲罰以表示吾人之憤怒，則英國國民必不滿意。如僅議和立約而歸，則中國政府此後更將捕誅吾二國僑民而無所懼，吾人必須使中國政府有所儆焉。圓明園被劫固也，然一月之內即可恢復。當法兵撤退之日，中國當局立即重估圓明園，其時有中國人五名，從事擄劫，及被捕殺，亦其證也。據偵察報告，此後諸門常閉，房屋均無被毀，亦可見中國政府之重視此園，妥爲防守也。故今焚毀此園，對

於殘忍之政府，可以使之受懲，而不傷人民，且能使中國政府得極深之教訓，而又不背人道，此毫無可議者也。並謂額爾金爵士完全同意。（全前）

孟托邦將軍覆函謂：此事殊違反法國公使及吾之意，今吾不欲再辯論。吾人之舉動，應俟各本國政府判斷。吾相信法國政府，雖痛心僑民之被狀，必當贊成吾等此次之應付辦法也。（全前）

葛羅男爵再函恭王，對於所要求限（西曆）十月二十日午前答覆。（全前）

俄使義格那底夫將軍來京，彼於十月十八日密告格羅斯男爵，謂已力勸清帝之權臣，認明危險，速定和議。先是格羅斯男爵函求義格那底夫密告恭王，勸恭王於十月二十日上午十時以前，完全承認各條件，則清朝之福也。義格那底夫以告於恭王，恭王從之，遂以成功。（全前）

米啓爾將軍所指揮的一師，特別被遣來，作這件毀壞的工作。並且十八日很早的，就開向行宮。那地方的殿宇，都分配給各部隊拆毀。法人拒絕我們合作，因爲他們把這種策略，算作野蠻的事情。……不久濃烟直冒，漸漸衝向天空，表明這件工作，已經開始了。（前文六）

九月初六日丙申 西十月十九日

昨日慶憲，周祖培，陳孚恩，趙光，寶璽，麟魁，同至城外，詢以何策，則均以悉允所請爲詞。臣等輾轉思維，實

無良法，是以給以照覆，暫爲羈縻。如果別無支節，尙可屆期換約。現飭恒祺等前往，妥爲面訂。設有反覆，即將允給銀兩，暫緩給予，以免墮其奸計。（九月初六日奕訢等摺）

前據俄羅斯伊曾來文，屢請前赴喀喇爾夷營勸阻，允給銀兩，尙可從緩，且可酌減。並稱不致久駐京師，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處，不使駐紮近京地方等語。……因給與照覆，令其前赴勸阻。……本日早間，復據慶英，成琦，崇綸，來厲面稱，喀夷帶兵官孟曾，向該員密語，以喀夷狂悖過甚，心中頗爲不服，不願與該夷同在一處。無如曠會與曠會同辦一事，未便明言。天氣寒冷，難以在此過冬，如可早日換約，即願退兵等語。（九月初六日奕訢等摺）

該夷因前獲之吧嘎哩等三十餘名，已死傷過半，是以於初五初六等日，復又分股燒毀圓明園三山等處。（九月初八日僧格林沁摺）

各處貼表示，極言中國濫刑之非。仍言限內如不換約，即行扼守各門，傷害居民云云。大京兆董醇，爲巴魯傳言，令辦皮衣毡條等，如無即將當舖搜括。并飭預備牛羊蔬菜。所辦國子監老君堂高廟白衣庵公館，一概不要。擬在

順天府署換約也。（翁記）

夷人燒萬壽山宮，即清漪園也。昆明湖在其側，連及玉泉山諸寺。又焚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略盡。（李記）

諭：寶壘前於御園被燬，既不前往，今於所管之三山，亦被搶掠，又不前往。姑念其其城內尙有照料宮庭事件，著

暫免正法，撤去巡防，降爲五品頂帶。一切差使暫停，開缺留營效力。（清實錄）

額爾金爵士作函致葛羅男爵，申辯此舉之有理。函云：予所向中國政府提出之議和條件，即毀壞圓明園者，閣下曾持異議，今請再爲解釋。蓋予之爲此，至不得已，且熟思而後行，望閣下能諒解也。予之公文中，已將原稿所言，在天津立碑紀念一層取消。此條之未列入，勉從公意也。予勉從公之意見，予若將該文中宣言焚毀圓明園一條亦刪去，則其餘之要求，所以懲罰中國戕殺吾兩國僑民者，僅只索取極少數之賠款贖金而已。予意此未免太輕，就保障人權而言，不得謂爲公平，恐異日仍有類此之情事發生也。反對焚毀圓明園之理由固多，然予若不焚毀圓明園，必先思得他法以代之，即不外下列之數種方法。1 索鉅額之賠款。姑不論此舉等於財貨交易，以人命爲犧牲，而換之以資財也，且先問中國如何能償付。天津條約所索之賠款，已需增加關稅百分之四十，且歷四年之久，所得方可償清，今更索賠款，海關收入，亦莫從取給矣。又賠款未償清，則須駐兵，此非英國政府所願者也。2 要求繳出兇犯。如不指明何人，彼將以極不重要之官吏交出，以充數而塞責。如指明僧格林沁（其爲兇主無疑），則中國政府，斷不能從，吾國政府亦不願力逼其交出也。且政府所爲，而使一二私人當其禍，亦非理之所許。3 焚燒北京城內之宮殿及其他公共建築。彼方既已按照條件，而開安定門使我軍入城，人以信我而開城，我乃背信而暴行，無

信無義，人其謂我何。且如此爲之，則和議終無成望，留守城內之中國官吏，必皆逃走，恐更無人敢議和也。是故焚燬圓明園，實乃避重就輕，害最小而可行之策，非如此則僑民之仇未報，予之良心不安也。且此舉將使中國與歐洲，惕然震驚，其效遠非萬里外之人所能想像者。中國皇帝，亦將因此舉，而減其驕傲之心也。蓋英法僑民，即在此園內遇害極慘。吾等在此園中，發現英法騎兵之馬，及軍裝，且有一勳章，係由一法國軍官之胸剝取之者。其他軍兵之物件，亦皆奪去，以爲昏君行樂營帳之裝飾品，豈不忍乎。圓明園珍貴之物，既皆移去，我兵之入園，並非搶劫，乃藉此舉，以表明懲罰之意。且以表明吾人對彼方兇刑慘行之憤怒而已。非惟英法僑民在圓明園中備受虐待也，中國皇帝，近且頒布上諭，凡有獻洋人頭者，賞以重金，雖盡國幣無惜，其暴行如此。圓明園之焚毀，正所以懲罰如此之暴君，而不殃及無辜之中國人民耳。此舉非爲報復，乃爲公理，吾主張行此事，決不自悔也。（歐陽譯八）

恭王覆葛羅男爵公文，承認一切要求。賠款二十萬兩，如數照奉。行兇之人，已依法究辦，僧格林沁已擬去親王職，裕麟免職，均有上諭。公館已爲預備。各省之教堂及基地，均當查明歸還。（全前）

葛羅男爵致法國外相函，敘述近日交涉之經過。1 安定門之開放，2 恭王權被擄獲，每夜遷居。3 營救不及，俘去僑民被戕。4 虐待英法俘虜之慘狀。5 凡此慘狀，令人痛

憤，然額爾金爵士所爲亦過甚，一若欲逞志以顛覆清廷，而幫助太平軍者。不得已時，當與之分途。6 極不欲與額爾金爵士同意行報復之事，彼堅持劃平圓明園之議，余認此舉無益有害。……額爾金爵士並欲焚毀北京城內之宮殿，予等亦不贊成。不得已時，寧撤兵至天津過冬。7 統帥孟托邦將軍十一月以前，必須退兵。8 額爾金爵士已不再堅持天津立碑，及派大員護送被俘僑民到津二事。9 義格那底夫將軍已到京。10 彼函中所言勸恭王速和事，似皆有效。惟圓明園之焚燒，煙霧直逼北京，恐將使恭王恐而逃遁，則和議無人主持矣。（全前）

格羅斯男爵致法外相私函有云：額爾金爵士倒行逆施，其意似欲顛覆清朝，而援助太平軍也。予心所不願，而理亦不如此，若不得已，當與之分途。蓋余固知我軍之當報復，然如此爲之，則是自儕於野蠻人矣。細閱往來各函，當知額爾金爵士主張焚毀圓明園，而予認爲無益而有害，不肯同意。孟托邦將軍之所見與予同，今晨在此看見園中之火，予心爲結。額爾金爵士並欲焚毀北京城內之宮殿，然後議和，吾人力持反對，且以撤兵至天津爲爭，彼乃屈從。今彼已不再堅持天津立碑之議，恭王或可望有回覆也。惟額爾金爵士是否奉有英政府密令，必欲顛覆清朝，則予所未敢斷也。（歐陽譯八）

當這件焚燬的工作開始的頭一天，我不能到場觀看。有一兩師軍隊，佈散在鄉間放火，焚燒四箇皇家花園中的一切宮殿。從圓明園開始，其次轉向西邊的萬壽山，靜明園，

最後到香山。次日清晨八點鐘，我到達圓明園，從園內……到香山去。這個地方，乃是四所花園中，距離最遠的。……軍隊停在此處，約一小時左右，各師隊伍，接受米啓耳將軍的號令，指示他們進行焚燬工作的地點。從此園內大門處，……鱗次櫛比的建築物，……約有一哩半之遙。距離園門左右兩邊，約有半里上下。命令發下之後，不久就看見重重煙霧。……頃刻工夫，幾十處地方，都冒出一縷一縷的濃煙密霧來，……化爲劫灰了。……當我們回來的時候，芬納帶著一兩隊騎兵，繞行一週，將我們進行的時候，忽略過去的那些外面的建築，也都一齊架火燃燒。我們回到圓明園之後，才知道第六十隊的來福槍士兵，和旁遮普士兵，已經將他們的時間，利用得極其巧妙，所焚燬的區域，寬闊而且遙遠。現在所僅存的，……自那正大光明殿，以迄大門中間，所有建築，尙屹然存在，未付焚如。因爲軍隊們駐紮其中，故遲遲有待。時已三鐘，我們應須整隊開回北京，乃發佈命令，一併焚燬。剎那之間，就找到了燃火的材料，有幾箇手脚伶俐的來福槍隊，立刻動手放火，將這座正大光明殿，熊熊的燃燒起來。……於是圍門和那些小屋，也一箇不留，一間不留。……至是，我們已經完畢這件大工作，便再回到北京去。……（前文四）

十月十八日，圓明園和附近所有的宮殿，都一齊架火燃燒起來。兩天兩夜，這些遭劫的避暑行宮，火光熊熊的燒着，彷彿一張帳子，罩着當日的行幸處所。並且隨着大風，煙霧吹過聯軍駐紮的營盤，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雲壓

城，日光掩沒，看起來，彷彿像一箇長期的日蝕。（前文三）

九月初七日丁酉 西十月二十日

恭邸允於初十日與該酋見面換約，並許償五十萬之費。聞安定夷礮均撤去。（翁記）

夜二時，義格那底夫密函格羅斯男爵，言恭王已一切承諾，且免格林沁及裕麟二將軍職。（歐陽譯八）

九月初八日戊戌 西十月二十一日

附京一帶，雖有土匪，乘機搶擄，經各處擊獲者，隨時正法。並經出示，曉諭居民，格殺無論。近日稍行斂跡。

（九月初八日僧格林沁摺）

九月初九日己亥 西十月二十二日

諭恭親王奕訢等，俄使既願從中說合，不必拒絕，設能如其所言，於和局不無裨益。（清實錄）

恭王移進城內法華寺。（入寇記）

自臣等給與英俄兩夷照覆後，八月初九日午刻，經戶部將允給賠償銀五十萬兩，由庫發交。並由臣等照會英夷，詢以初十日何刻換約。旋據恒祺等由夷營回來，面稟該營欲索看臣奕訢辦理換約全權行事勅書，以便敘入續約章程內。經臣等恭擬諭旨一道，飭令帶往觀看。並據運司崇厚帶呈英夷續定條約，刪去一條，增添三條，俄夷增添二條

其餘字句，亦有異同，而大致尙無出入。噶夷所刪，係准該國欽差入京以禮相見一條。……所增三條，一廣東九龍司地方，並歸英屬香港界內，一續增條約，請明降聖旨宣布，一華民出口赴暎，無庸禁阻。噶夷所增二條，一照道光二十六年諭旨，准軍民學習天主教，給還各省學堂墳墓田土房產，一准華民出口。……臣等逐條籌思，雖諸多違礙，但關係大局，未便過於拘泥，因允其敘入續約章程內。……（九月十二日奕訢等摺）

九月初十日庚子 西十月二十三日

因商酌續約章程，往返數次，已過初十日之期。旋接照會，噶夷定於十一日未刻，噶夷定於十二日午刻，均在禮部堂畫押蓋印，互換和約。（九月十二日奕訢等摺）

九月十一日辛丑 西十月二十四日

臣等前往禮部，與噶夷互換和約。該夷聲稱，須傳集在京文武大臣，同赴禮部，意在鄭重其事。勝保慮有反覆，因派兵四百名，防護臣奕訢等前往。於換約時，即令該官兵悉紮正陽門外。祇帶護衛並善撲營兵各十餘名，前赴禮部，以示坦白。噶會囑爾噶所帶隊伍甚多。……噶會又因原議各賠現銀一百萬兩，改爲五十萬兩，其餘五十萬兩歸於各關稅內，分年代扣，意存見好。其實搶掠所得較多，故肯從減。該夷呈出夷諭勅書據單爲憑，堅欲奏請御批，方肯換約。經臣等再三開導，該夷復請臣奕訢於八年條約

後，另立字據，以爲憑證。（九月十二日奕訢等摺）恆祺等遞到法國布爾布隆照會二件，內稱所給銀兩，業已如數收清。其撤回津郡之兵，據稱已退三分之二。（九月十二日奕訢等片）

是日，英國換約，以禮部爲公所，陳設華美。午刻，恭邸至，留京大臣內外城團防大臣咸集。巴夏里先到，恭邸立而迎之，與坐。有頃，迎額勒金來，設鼓吹，乘八人綠輿，帶馬步隊各千，恭邸降階迎，額翁見恭邸，免冠鞠躬。賓主坐，額翁熟視良久，巴夏里與恆祺皆立侍。以和約彼此畫押，即登輿去，恭邸送之如初。巴夏里先以六騎周閱城樓，疑我設伏也。（翁記）

九月十二日壬寅 西十月二十五日

噶夷換約情形，大略相同。（九月十二日奕訢等摺）入前門，遇佛夷兵數十騎，於棋盤街。有黑帽黑衣，金飾如花葉者，彼國達官也。有紅頂花翎，周旋於其間者，我國恆祺也。白帽，紅抹額，背鳥鎗，持刀械者，夷兵也。其騎兩兩相比，從左至右，盤旋不絕，備非常也。（翁記）噶人又需索牛羊約共千頭，及羊皮衣三千件。（入寇記）額爾金上英國政府書，述焚燬圖明園理由：予今直陳，以吾人離別中國後，所遺留之印象，與藉以束縛中國當局之正式條約，相較論，予猶偏重前者也。故必思得報復責罰之舉，赫然嚴厲，足達吾人所願望之效果，而又能迅速施行。且於此事結束之後，猶能及十一月一日之前，完成

和約。而更加今所必需有力之數策，以使其能立即有效，公然實行。欲其如此，則必不能攻擊北京，或城中任何物件。惟使加於中國之討罰，利於施行之方法，僅完全降於清帝一身而後可。蓋清帝於其自犯之罪惡，應負責任，理甚明顯。固不得使其留守北京全權代表之弟，過於驚懼，而逃避他方，不面吾人也。毀壞圓明園行宮，與勒索一宗款項，使清政府能於當地籌集，作爲媾和之初步，名義則爲被害者之賠償費，二舉聯合起來，似爲完成各條件之惟一方法。至令中國政府出款，建立一紀念碑，敘述違法捕獲，及殺害英國人民之種種情形，及因獄中不勝苛待而致死亡者，以爲對此行爲所加之責罰，我亦會決心以要求之。然最後我捨棄此項提議，其理已在他處解釋之矣。

(歐陽譯八)

九月十三日癸卯 西十月二十六日

宴四國(英法俄美)以次畢，和議成。(李記)

九月十七日丁未 西十月三十日

署步軍統領瑞常奏，洋人復擾園庭，請一併治罪。得旨，前摺已批，此次園庭被焚，中營副參游，著免其再行懲處，瑞常接印在初次被搶之後，著加恩降四級留任。(東華錄)

九月十九日己酉 西十一月一日

法夷陸續退兵出京，有仍留四百人之說。(入寇記)

九月二十三日癸丑 西十一月五日

辦理常續事宜，因係密辦，並未行知工部傳用，恐致昭彰。即雇覓人夫，未設儀仗，僅用大紅蟒緞罩，三十二人夾槓昇謁。於二十三日丑刻驗入後，即乘夜間，奴才等敬謹送赴田村暫安處。一路遊行，尙臻妥善，於是日辰時初刻，昇至暫安處西所院中，暫安地內。奴才眼同司員等，將士掩實，不致顯露形跡。(九月二十六日實摺)

恭親王出示通衢，刊布暎國和約五十六條，後附廣東專條一，又新增九條。前書大清國大皇帝，大英國大君主。後書大清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並行書大英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入寇記)

九月二十五日乙卯 西十一月七日

近日夷人徧於城內外，遨遊宮禁，竄擾市坊，橫刀躍馬，動輒傷毀。遇婦人則羣擁之，污辱備至，甚或嚙破其面，雖乘車者，亦不能免。(李記)

又刊布法國和議四十四條，新增十條。前書大清國大皇帝，大法國大皇帝。後書降生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咸豐十年九月十二日。(入寇記)

九月二十七日丁巳 西十一月九日

現在英法兩國，已於本月二十七日，全數起程，由通州前往天津去訖。僅留英國夷人雅妥瑪在京。安定門亦經交還。

(九月二十八日瑞常等摺)

九月二十八日戊午 西十一月十日

夷人於八月間，擾及闕庭，附近土匪，乘間搶奪。……除由奴才文祥刻即帶兵前往查拏，果係入內搜搶者，照例治罪外。其有拾取及誤買各物件者，擬出示曉諭，勒限一個月，赴官呈繳，免其治罪。倘逾限不交，或被訪聞，別經發覺，仍照例加等治罪。……咨行總管內務府大臣，派員設局，查收物件。(九月二十八日瑞常等片)

英法搶掠情景，未收入上文者尚多，百怪千奇，各呈現相。如汪穰卿筆記譯法人從軍紀事，述焚燬時剽掠狀態云：

維時余作壁上觀，覺若輩情景奇特，至今不忘。如蟻之繁，如圖畫中所列地球之各種族類，咸思於金穴寶山，大施其采擷手段。高呼讚美，各種方言俚語，震耳欲聾。有互撞而相爭者，有將仆或已仆者，有仆而復起者，有矢誓有訕罵者，有大聲嘶喊者，所獲如是。猶之蟻穴為足所蹴，羣蟻各銜米粒蟲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軍士至有以首探入紅漆衣箱，或臥於織金綢緞內，搜尋珍物者。或有項懸珍珠朝珠者，或攫取時鐘者，或以斧劈取箱籠所嵌寶石者。更有一兵，愚魯可嗤，毀一鐘，係先法皇雷斯第十五時代所製之物，以其水晶計針，而誤以為金鋼石者。火勢正烈，若輩各運所搶之物，置於空地上。復以綢緞皮衣壓火上以熄之。而火愈烈，穿過寶牆。而若輩仍穿越宮

殿，肆行搶掠。

又歐陽氏譯文四，述初次剽掠，及殘毀情景云：

當隨從格蘭特將走進行宮的那般軍官們，被扣留在內殿外面時，……法國軍官，總絡絡續續在他們面前經過。而且對他們如此說道，「先生們，你們為甚麼不進來，並不禁止入內，你們看啦。」一面就伸手到外衣寬大的口袋裏，拏出一根金條，或一片金葉子。「看哪。這是金子。」而且動手彎折一下，證明金性的柔軟。……雖然這班法國兵士，不到皇宮的內殿去，然而行宮內別的房子裏，只要有貴重的物件，就可以看見他們。每人負着一箇大口袋，內中充滿了他喜愛的各色各樣的物件。……

還有充滿着綢緞衣服的幾間屋子，因為這些衣服，都從箱子裡拉扯出來，亂擲在地上，所以當你走進屋子時，幾乎要被這些綢緞的衣裳，遮沒到膝蓋上來。……這座建築的廂房，也儲藏着綢緞堆積的材料，極其豐富。……當這所宮殿，重門洞開，任人搶劫。這一疋一疋的綢緞，大為印度土兵所注意，就用大車將牠們運走。……一間一間的屋子，充滿着價值連城的物品，或係國產，或來自歐洲。一間一間的大廳，置有價值巨昂的瓶缸，還有儲藏綢緞繡貨的房子，也敞開在他們眼前，亂七八糟，予取予攜的搶劫。……肆意毀壞一切過於笨重物品，都立刻開始了，……那種快樂歡欣，恣意肆情的時光，長久留在一箇兵士的記憶裡。



……他們走進一扇關閉着的門，……用腳踢開，他們走進去。有人就推翻棹子，或許將有些珍奇手抄本，從裡面傾倒出來，……就用爲燃點燧斗的火具。……偶然轉過身去，看見他的面龐，照在鏡子裡面，立刻就勃然憤怒，認爲一種侮辱，就將一個踏腳的矮凳，向鏡子擲去。而威廉又以爲牆上所懸精美畫框，內中那位老紳士，對他作嘴臉，就用槍刺戳破畫網。有些美妙的維那絲雕像，立刻被裝點上鬚鬚，用爲擊木偶遊戲的目標。所有特別的物件，都亂遭槍擊。……棹椅由窗簾擲出，將鐘擊碎在石道上，一切不能破碎的物品，極力毀傷，使其變爲不值錢的東西，……現在充滿了，中國最貴重的一切物品的殘屑零片。……

他們大都用他們所能找到的，形式最滑稽的衣服，裝扮出來，這種服飾却不缺乏。……有人披上婦女們的描繡緞鳳的袍子。而且所有的兵士們，差不多都棄去他們平常的軍帽，戴上中國官吏的翻緣朝冠。軍官和士卒們，似乎暫時瘋了一般，身心都沉浸在一件事業裡，即是搶劫擄掠。……

以上爲英人口中，述法人劫掠殘毀譁笑之狀。然就其所紀述，自以未能盡將舍衛城之金佛，及園門前銅獅掠去，爲事後之悔，則其餘可知矣。移錄其言於下：

殿的四周，有許多蜂窩似的小神龕，中間供着一些小菩薩。S君說道，「這是甚麼，金子，不是嗎。」於是就有點

費力的拿起一個二尺來高的菩薩，說道，「老朋友，這是金子，中國的金子，難道如此豐富。在這麼偏僻的一座廟宇裏，還供着金製的神佛，無論何人，都可以走到這地，將他們拿走，你覺得倒是怎麼會事。」他接續說道，「這佛像很重，我們用力擲擊，看看如何。」於是這尊佛像，撲通一聲，就被擲到大理石的石板上，但是他一點也沒有摔壞。S君說道，「一定是金子，我拿準了。」我哈哈大笑，說道，「那麼帶回家吧。」當他站在那裡，用目注視着那尊佛像時，他一面就回答道，「我希望我那箇懶馬夫在這裡，那我就讓他背這尊佛像回去了。」所以我們就把那尊佛像，留置原處。但是當焚燬行宮時，我們又找到這尊佛像，或者另一尊相似的，就帶回家去，而且實得一筆大款。我覺得一定有許多這樣的東西，都被拋擲和焚燒。因爲他們乃是金子製成的，簡直出乎常情，不能相信，然而他們却真是金製的。……

圓明園的大門，……左右兩邊，各有一根白石柱。柱上有龐然巨大的獅子。因爲牠們色澤若銅，沒有人願意費心考察牠們製造的質料，認爲牠們當然是鍍金的銅器。……幾個月後，上海有一位中國人，詢問居住行宮的我的一位朋友，是否我們已將圓明園門前的金獅移走。關於獅子這事，再詢問這位中國人時，他千真萬確，描摹述說，乃是塗抹成銅色的。其他許多見聞廣博的本國人民，都證實這段敘述。並且說這些獅子，乃是舉國皆知的事情。未離北京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此事，真是可惜。因爲依照牠們的

大小揣測起來，我覺得他們的價值，差不多趕上戰爭時的費用，是毫無疑義的。

汪穰卿筆記，譯法人著述，記聯軍焚劫圓明園事，亦証英人之貪婪無厭，有匪類行爲。如：

法人固囊盈囊滿矣，而英人更肆意搜求，所獲尤多。且從此而效匪類所爲，視剽掠爲尋常事矣，不復有所忌憚也。……英人素恃與亞細亞洲通商以立國，人所共知者也。乃竟於行軍之時，以劫奪爲事，以劫奪財物爲利藪。此次行軍至中國，與昔在我國無異。其初入園時，並不俟我軍之來，即欲先着手，以試其剽掠之伎倆矣。初英人在張家灣，搶獲貨物甚夥，未幾失之，心常怏怏，一切行爲，並不知會我軍同議。逮定和約之際，猶肆掠不已，及簽押後仍不稍戢。

當時英法間，因利益關係，各懷意見。英軍於法軍之捷足前登，更抱憤懣，如歐陽氏譯文八，英將格蘭特之函曰：

予等業已商妥，終必進至圓明園行宮，決無疑義。但余以爲法人，必先追蹤吾人。額爾金及余，暫時寄居一雅潔古舊之廟宇。……天甫黑時，余即命令燃燒大火爐（按即烽火），以示法人，及我騎軍，使知吾人營盤之所在，亦懼彼等迷失路途也。次晨（十月七日）余命軍士於城堡之外，小阜高坡之處，鳴鎗二十一響，亦同此意也。余猶恐此舉之無益，復遣英王禁軍一中隊，覓訪避暑行宮確實之

地位，且探詢法軍，及我騎兵隊，已入行宮否也。副官我耳斯萊統率此隊前去，上午九時回報，若輩已入圓明園。……早餐後，余與額爾金爵士，乘馬前會孟托邦將軍。……吾人已知法軍駐於正大光明殿之入門處，目擊彼等肆意搶劫情狀，實令人傷心慘目，惘然不忍卒觀。

而汪穰卿筆記譯法人之言論，則曰：

英人寡信無理，尙詆法軍先到，不先知會。不知當日吾軍到時，已有英總兵罷特爾所統馬隊在彼，我軍尙係其統帥格蘭特導引而往。彼曾走失軍隊，比我軍至，燃礮救之，始將兵士救回。我軍將奔，咸候統帥蒞止，方始入園。斯時也，諸凡動作，悉兩軍合力而行，彼反設詞遁飾，故我不能不一說明也。……

其實皆一邱之貉，以我爲俎上肉，盤中餐，思操刀染指，不遺餘力者，所異百步五十步而已。而英人復因剽掠貨寶，幾起內鬩，故於圓明焚燬前，有拍賣之舉焉。

圓明等處之剽掠，固有華人參預，如諭摺中之所謂土匪，姚大榮之所謂貧氓，此不易諱者，然不過於英法剽掠之後，灰燼之餘耳。蓋英法剽掠之時，惟恐取之不足，此爭彼競，各有間言，何容華人置足其間。汪穰卿筆記譯法人之紀事曰：

在園之均分寶物也，園門有兵士持械鶴立以守。護運物之兵士，運交園外之兵士看守，而復進以運，絡繹不絕。惟

人各有執照，呈驗於圍門守護兵，始得復進。

盤查之嚴，外人且如此，何容華人擁而進之。又曰：

鄰近鄉民，及海澱貧氓，紛至沓來，壘集圍牆外。漸近吾營，與在營華役互語，華役攜有梯，遂架登，絡繹越牆而入。

有頃，鳴號傳令，肅齊兵士一隊，因海澱華人入圍，穿越宮牆，爭相攫物，故預爲之備也。

兵士互相告語，言華人劫奪財帛，行爲太甚，我輩宜留意焉。

別有一種下流之華人，積憤爲賊，亦乘間竄起。

又如歐陽氏譯文四：

我遇見好幾十個中國人，從行宮的幾間外屋內，負走許多搶劫的物品。布匹和瓷器，佔大多數。

當我們再走進宮內時，我們遇見成羣打夥的中國人，搶劫他們皇帝的東西。我們檢查他們的籃子和包裹，我們只能找到瓷器磁器，和粗布的棉衣。他們沒有走進最好的宮殿，他們懼怕我們。……要是被查看出來時，他們的腦袋，立刻就保不住了。……

元首出走，民無統紀，於干戈擾攘之際，剽掠焚燬之餘，蜚蜚愚氓，爲飢迫寒驅，乘間竊取。遂謂圓明之掠，掠於我華人，圓明之焚，焚於我華人。官方以爲奇耻，諱而不言。私家著述，更從而附會之，何其言之忍乎。余

非敢妄議前人，加之指摘，事關國際曲直，是又不能已於言也。

若夫圓明等處之焚，其事更慘，歐陽氏譯文四，於當時狀況，曾有紀述。其言曰：

我從牆隅，轉過彎去，就有一片濃密的煙霧，迷漫在我的前面。而且威風赫赫的烈火，在煙霧的頂上，發佈出熊熊的火焰，簡直高出樹梢好幾尺。……却包括着一羣分列的建築物，環繞着一個大的神龕，也正熊熊的燃燒。火焰散佈開去，焚燒掉裏面，和環繞着的，高可參天的樹木。……一切一切，都被這吞滅所有的東西的烈火毀壞了。……其中收存着珍奇的古玩，明代以後，景泰藍物品，滿箱滿篋的書籍，和各種情景的雕刻，有些鑄着史事，……還有天才橫溢，瀟灑自然的作品，和乾隆時代，外國傳教士仿中國式的圖畫，……繡着花紋的帳幃，聖壇鍍金的一切物品。這些東西，完全開除牠們本身所值的錢財，在美觀和珍奇方面，含有不少的興趣，都付之一炬了。……

讀之不禁太息，其野蠻行爲，不僅損傷物質，而東亞文化，被西人所摧殘，更甚且鉅。即謂虐殺俘虜，然亦已要求賠款，撫卹其家。乃復於我國一再折辱，並逞其嘵嘵之詞，無理狡展，則甚矣其行爲之兇且暴也。十數年前，有崇鐸者，爲管理圓明園事務，兼新舊營房大臣，前引大臣，都統玉武靖公諱舒之孫。致函關霍初氏，言其祖考死

難安佑宮事。據云：九月初一日，管理安佑宮事務總管太監安福昇，稱恭邸奉旨，將安佑宮九月望日祭，提前舉行，改爲初五日。祭畢，命管理外三營事務大臣，守護園禁。（以八月二十二日，英法搶掠後，會由中國一度接管）初二日夜，洋兵忽佈滿西郊，海淀一帶，復入於混亂狀態中。至天明（初三日），洋兵至園門，毀門入，據正大光明殿。已初，北樓門開，放逃宮人。安福昇猶在內未出，其姪安海，於外鳴鳥槍示警。洋兵疑有伏，槍礮齊發，殘殺大作，殉難者甚衆。蓋皆以和議將成，事出意外，且以備安佑宮祭祀也。其能證明銜名者，管理圓明園事務兼新舊營房大臣前引大臣都統玉舒，圓明園營總那丹珠，包衣營總趙廷樞，鳥槍參領鄂蔭年，太常寺丞許家驥，贊禮郎福齡，王祖同，李燕西，讀祝官崇秀，印保，薩晉圖，御前侍衛鄂長林，桂桐，志福，總管太監安福昇，副總管王進喜，前任坤寧宮督領，侍安佑宮神廚，養老太監韓成，散太監孫金福，葛祥，王得海，武備院校尉顧祥。其餘內府司香職員，留守侍衛，及各執事等，計又二百七十三員，紮彩匠二十七名。九月二十七日，恭邸遣宗人府理事官英君奉先等，入園尋奉恩將軍廣佑屍。遙望安佑宮門外，掌儀司公所窗上，懸一靴。視之，靴筒中有髮辮裏人

手一。命備差安佑宮各員遺族認之，知爲贊禮郎福齡髮骨，太常寺博士賀芸田領之去。以福齡有烟癖，指端膚黑，而甲且長也。是於既掠之後，未焚之前，尙有此一番慘劇。雖不能盡信，然言之鑿鑿，且舉官爵姓名以實之，亦可備一說。所謂虐者，更甚於我之待英俘，真令人背裂髮指者矣。

說者謂園未焚之前，屢見妖異，湘綺翁園明詞注：「咸豐九年，上一日獨坐若暝，見白須人跪前，上問何人，曰守園神，問何所言，云將辭差使耳，問汝多年無過，何爲而去，對以彈壓不住，得去爲幸，上曰汝嫌官小耶，可假二品階，俄頃不見，未一年而亂作矣。」余幼時聞鄰媪傳說：「咸豐十年，同樂園傳戲，演說部西遊記故事。某伶以演猴戲名，扮訖，忽假寐，夢一猴叩其翻躍之式，旣而猴不謂然，告某曰，若此能之乎。同樂園戲臺，故三層，劬斗一翻，由下層躍身臺外，捲簾過，立於上層，下亦如之，因授之術。是時，提調拍其肩，促登場，及出，數式後，忽翻身如夢中狀，上大贊許，賞賜甚富，而某不自知也，問之，說如此。當時以爲皇上有福，百神效靈，事後思之，方知其爲不祥焉。」與湘綺翁所言，可稱傳言暗合矣。而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則謂「賢良門外有河，河

有橋，式如弓背。上看箭，鵠設於橋西河邊，射者立橋北，北向而射。每發矢，上右顧以視其中否。歲已亥，將橋拆平，鵠於橋南，對上設焉。射者立橋北，面向西而射，以免上右顧之煩也。談風水者謂此橋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則弓去靶矣，恐武不振，明年有英夷之擾。」總之，國之將興將衰，或有朕兆，究以人之附會爲多。然以爲談助，未嘗非大好資料也。

國明罹劫後，穆宗同治七年，御史德泰以奏請修理樞職，庫守貴祥以妄陳希利，發黑龍江爲奴，其事見清史稿及東華續錄。迨十二年春，親政大婚之典成，其明年，值慈禧四十萬壽大慶，以頤養兩宮爲詞，命內務府重修之。然卒以工程浩大，內帑空虛，與夫言官之諫阻，遂輟其事。此後風雨摧殘，樵蘇伐取，及共和後，有力者之所侵奪，官府之所拆賣。今日過挂甲之屯，弔名園之蹟，惟有頽垣敗壁，剩水殘山，瓦礫一區，荒煙數縷。至若黍離麥秀，爲菑爲畲，帝子難尋，樓臺不復，世宗所謂「川原靡靡」者，言都成識。直欲上問蒼穹，何爲縱暴若此。西人號爲文明，而有此役，其摧殘我文化，割據我土地，焚毀我名園，攘奪我貨寶，甚至助長我內亂，荼毒我人民，利有所圖，無所不至，是尤令人不能默然者也。

禊事不限於三月（竹厂筆記之一）

漢代修禊。不限於三月。高后八月祓於灊上。

（見漢書。）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

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于流水。（見西京雜

記。）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

胥祓除。國子水嬉。」（見宋書禮志。）又是用七

月十四日也。蓋自曹魏以後。率以三月爲常。

## 程讓堂學記

海波

程瑤田。字易田。一字易疇。晚號讓堂老人。安徽歙縣人。生于雍正三年乙巳（一七二五）。少入塾。先生曰。盍言爾志。曰。無志。窮達由天。窮爲匹夫。不得曰非吾志而却之也。達爲卿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坐者起曰。是聖賢之志也。則曰。讀書不當師聖賢耶。顧質魯。讀書百遍或不能成誦。少師淳安方粹然。比長。與戴東原金槃齋等同受學于江慎修。學益大進。徽歙乃朱子之故里。流風未歇。學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慎修遠紹朱子之學。而尤深于三禮。其先自周禮入。後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黃氏翰楊氏復相繼纂續。亦非完書。乃廣摭博討。大綱細目。一從五禮之次。名曰禮書綱目。凡八十八卷。自謂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其他著述。如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深衣攷誤。春秋地名攷實。鄉黨圖考。四書典林。群經補義。大率歸于禮數名物。而又精于天官星歷律呂音韻推步。其學所涉極博。要不出禮樂名物之範圍。又有闡述宋五子書數十卷。世皆未之見。惟近思錄集注行世。其自序盛推宋學。大氏江氏學風。卽承朱子格物之遺教。自江氏之後。徽州學者。莫不精擊三禮。而載東原與讓堂二人爲尤著焉。

讓堂與東原訂交。在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五友記云。庚午（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辛未（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之間。余與稚川（汪肇隆）及余姊婿汪松岑三人同研席。每論當世士可交而資講習益者。余曰戴東原也。東原名震。休寧隆阜人。先是己巳歲余初識東原。時東原方躋于小試。而學已粗成。出其所校太傅禮示余。太傅禮者。人多不治。故經傳錯互。字句譌脫。學者恆苦其難讀。東原一一更正之。余讀而驚焉。遂與東原定交。至是稚川松岑亦咸交于東原矣。壬申（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夏。松岑言于其從祖之弟在湘。因延東原至其家。以教其子。于是余數人時時與東原處。故知東原最深也。按乾隆己巳。讓堂方二十五歲。東原時二十六歲。東原之從江慎修問學。在乾隆十五年庚午。讓堂之學

于江氏也。當亦在是時。此年諸人俱客汪松溪家也。讓堂盛稱東原。能古人之文章。窺六書之微指。通古人之訓詁。東原於讓堂亦自言遜其精密焉。

讓堂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始中鄉試。大挑二等。乾隆五十三年。選嘉定縣教諭。年已六十有四歲矣。廉潔自持。以身率教。至乾隆五十六辛亥。乞病歸。始專力于著述。其教人也。大氏以躬行履踐爲主。其豐南留別生徒贈言云。

一曰立志。明道先生十四五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

二曰主忠信。此三字足包爲學行己。所謂誠也。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本全在于此。

三曰行己首在孝弟。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又子弟不受父兄約束者。終無所成就。易之易之。

四曰讀書。欲誠其身必先明善。明善之要。在于致知。而致知之功。首重博學。又古人嘉言懿行。盡在典籍。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是尙友也。

五曰擇交。人自就傅之後。最相習者友也。故薰陶之功。得之友者爲多。而燕朋燕辟。其爲害也亦最烈。傳曰。一薰一蕪。十年尙猶有臭。可不慎與。

六曰省身以改過爲務。余見世之小人。皆從憚改過做成。一念之惡。一事之失。其始也。未嘗不知。或牽于利欲而不能決然改之。勢必含羞忍耻。同流合汙。然始于憚改。終則無忌憚矣。欲爲君子。豈可得乎。

七曰治性情。性情曷爲能治也。從事于學。擇善而固執之。久之。造詣精到。涵養深醇。能令此心極其和平。不使有絲毫乖戾之氣。乘于應世接物之間。夫能令此心極其和平。然後能容人之不是。能容人之不是。然後能見己之未必皆

是。世之不能和平其心者。大都只見人之不是。而未嘗不自以爲是。此一點自是之心。豈惟拒人于千里之外哉。卽一家中。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之須臾不可離者。亦將交臂如路人。靦面若楚越。而至于受不和平之害。姑無論出而酬知以治國而平天下也。卽窮而在下。亦無日不與人相交接也。吾嘗放眼盪胸。流觀千古。泛覽當時。大率慣事之人。敗亡之家。不可勝道者何也。則皆不治性情之過也。此其人。豈必畔道之流哉。固世所號爲君子人也。而不治性情。雖君子不可以馭小人。雖祖父不可以聯子姓。一身一家。有不可終日之勢。更何論國之能治而天下之能平哉。此

條雖次此。實學者第一義。

八曰慎取舍。學者大節目。在取舍分明耳。取舍分明奈何。曰衡之以道義。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又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又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勿與。與傷惠。學者於所取。雖稍過。亦無大害。故孔子曰。觀過知仁。集注以爲常失于厚也。所尤慎者。已之取舍也。貧者迫于飢寒。每于取舍處。或不顧道義。然孔子曰。君子固窮。而陶淵明詩。每有味乎其言。而曰。謬得固窮節。又曰。不賴固窮節。百世誰當傳。又曰。固窮夙所歸。又曰。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由此言之。貧者之自守也如此。其猶有味于取舍乎。若藉豐履厚。無飢寒以迫之。其取舍之能慎也又較易。而吾必以諄諄言之者何也。蓋取舍者。不必盡關於死生飢寒之際。而富人之恃乎取舍之義者。其事又別有在。吾以二字概之。一曰勢。以勢。則誰能當之。此不但已之失義離道。其究也害人。一曰戲。以戲而取之。則貧者誰不以戲而讓之。以勢。則猶有不安于其心。而有時不行。以戲。則不自知其有關道義。而卒自陷于非義非道也。豈不悲哉。此不可不慎也。

九曰作文要言之有物。談理必步趨儒先。樹義必元本經訓。修辭必出入于古文大家。然文者言之一端。言爲心聲。誠能于上事。得之于心而皆有以見之于日用行事之際。然後作爲文章。實大者聲自宏。以幾于古之立言者。斯不朽之盛業也。其勉之哉。

又其杭州留別洪生受嘉贈言。

- 一曰立志。要以聖賢爲必可學。
- 一曰立品。要以君子厲己之行。
- 一曰立誠。一語不可欺人。行事更宜著實。
- 一曰立業。文章必須拔俗。功德又其大者。
- 一曰處家。孝親敬兄。固不必言。一切尊長卑幼。尤須聯之以情。人何能皆是。要不見其不是。我縱無不是。要常恐



有不是。

一曰接物。尊客顯者。自不可慢。卽至褻狎僕從。亦須馭之以和。人何能皆如我意。我先原不要其如我意。人或不能如我意。我恐先已不能如人意。

一要無俗儒氣。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俗亦禮也。如其禮有文明而顯悖之。村夫野叟。婦人女子。行之不以爲怪。業已習儒。而同而合之。是謂俗儒。俗儒者。鄙俚無識也。

一要無腐儒氣。知有聖賢。而不能得聖賢之趣。欲學君子。而未嘗聞君子之道。是謂腐儒。腐儒者。迂疏無能也。

一要無寒儒氣。縮手嘆吁。齷指搖足。惡之而無可惡。憐之亦不足憐。是謂寒儒。寒儒者。筋骸不束也。

一要無名士氣。少年稍知弄筆。往往有不虞之譽。然學問無窮。自問正復何有。而乃翩翩自得。白眼看人。是爲名士氣。名士氣者。目空一切也。

一要無才子氣。作詩填詞。一味尖刻。出言輕薄。制行無檢。其又甚。則簞篋不飭。帷薄不修。以此爲才。此所以不才者多也。可惡也。亦未嘗不可憐也。後生小子。天性稍不淳厚。聞才子之美名。最易陷溺。豈不危哉。可不慎哉。

是其教授諸生。諄諄以立志立品立誠立業爲務。而與漢學家務博學而不重躬行者異軌。是猶朱子尊德性之遺規。故其自嘉定告歸。王西莊贈詩有云。官惟當湖陸。師則新安程。甚推挹也。及謝官歸里。遂一意著述。其學長于涵泳經文。不屑依傍傳注。而融會貫通。得其真解。嘗爲論學小記三卷。以發明大學之旨。又論學外篇二卷。意在訓誡後生小子。蓋於世教三致意焉。其說經。則以禹貢揚州之三江。實只一江。漢書地理志三見揚州者是。志職方之其川三江非。說禹貢因主鄭注。正鄴道元水經注之譌。成禹貢三江考三卷。又以周禮太宰之九穀。其稷梁二者。言人人殊。因詢考農家。並據許氏說文釋之。謂梁爲粟。以稷爲秬。成九穀考四卷。又以考工記磬氏冶氏車人鞀人匠人屢言倨句磬折。而鄭注未得其真解。謂磬折不明。由于倨句不明。欲明倨句。先辨矩字。矩有直有曲。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爲曲矩。卽今木石工所用之曲尺。成磬折古義一卷。又以儀禮喪服總麻章末長殯降一等四句。鄭氏誤以爲傳文。故抵觸難通。又不杖期章大功章中鄭注有以爲傳文失誤。及斥爲不辭者。因援據經史。疏通證明。以規鄭失。成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十卷。又以周髀

算經言數出于矩。因爲矩數圖注及周髀用矩法。均繪圖詳說。以明用矩之道。並爲天圖規法。日躔宮度諸說。成數度小記一卷。其他所著。尙有宗法小記一卷。釋宮小記一卷。考工創物小記八卷。溝洫疆理小記一卷。水地小記一卷。解字小記一卷。聲律小記一卷。讀書求解一卷。釋草小記二卷。釋蟲小記一卷。樂器三事能言一卷。皆關於數度名物者。而考證精確。爲學者所宗。讓堂工篆刻。尤精書法。論書則有九勢碎事一卷。雜文則有修辭餘抄一卷。課士公牘。則有讓堂亦政錄一卷。統名曰通藝錄。別有讓堂詩鈔十八卷。未梓行。

讓堂于嘉慶元年丙辰。舉孝廉方正。卒于嘉慶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享年九十歲。清代學者享年之高。當以讓堂爲第一人。吾讀讀書求解中有異脈記一文。自記其脈爲長壽之脈。茲具錄之。亦頗足供醫學家參攷焉。記云。吉安裴鶴峯醫者之國手也。庚子九月。余居京師。疾作。將南歸。同年友汪午庭語余曰。盍就裴君診視之。因言裴君道至高。自王侯公卿以下。與交者甚衆。因疾而就診于其舍館者。車馬闐戶外。攬持而來者。滿街無虛日。明日王懷祖至。曰。信哉裴君良醫也。今日當過余。盍就見之。余遂同至懷祖所。乞裴君察脈。裴君曰。無病也。先生之脈異脈也。余曰。胃氣痛。裴君曰。卽胃氣痛。然固非病也。先生之脈貴且壽脈也。時余主同年友何季甄。季甄亦間延裴君。余令再診之。裴君曰。能神仙起居法乎。余曰。嘗聞之。然弗能也。因問裴君脈狀。裴君復診之。作而言曰。余察脈多矣。然如先生脈。殆非常倫比。可勿藥也。無已。則請爲先生處丸方。乃處方爲案。案曰。六脈調和。九候按之不濡。世所罕見。格非凡名。將不朽也。斯言也。無以察。余無進取志。而慙慙之耶。抑余嘗讀內經岐伯之言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裴君言其是之謂與。明日。余買舟南下。十月朔。挂帆席行。十一月。至揚州。居數日。病牙痛。已而斷齟當上唇如蠶眠。時方冬至。風氣俱寒。然余夜臥不能蒙被。蒙被之則頭面發熱如蒸。已而齟潰流水。已又成膿。四孔互爲啓閉。日日以甚。醫者與以清胃飲。又繼之以甘露飲。經數月飲藥數十劑。齟不消。膿亦無日不出。又一醫者診余脈曰。兩尺幾不見矣。余方私憂之。然余飲食不加少。精神如平時。行輒數里常先于人。齟潰。出膿愈多而齒愈堅固。且又無痛楚之苦。至立夏日。左一孔有骨刺出。膿亦從此出。又數日。汪容甫爲余言桐城張君一峯。張君者。占籍順天。居京師。今年七十二歲。通

內經。適來揚。余就見之。爲余察脈曰。此多壽脈也。謂尺脈虛者大謬。然斷離出膿。所以數月飲藥不瘳者。未治胃風也。且膽中有熱。移于脾胃。故病見上牙斷。上牙斷者。足陽明胃脈之所絡也。又有心肺熱。肺與大陽爲表裏。手陽明大陽脈。亦絡于唇鼻間。與以治風藥。又與製大黃龍膽草諸藥飲之。由是言之。讓堂之壽徵。已于脈象見之。又按讓堂晚年曾喪明。其琴音續編。出于口授。而其孫爲之寫定也。其通藝錄。隨寫隨刻。有有目無書者。茲錄其原目于左。

論學小記 論學外篇 宗法小記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釋宮小記 考工創物小記 磬折古義 溝洫疆理小記

禹貢三江考 水地小記 解字小記 聲律小記

九穀考 釋蟲小記 讀書求解 數度小記

九勢碎事 釋蟲小記 修辭餘鈔

附錄 讓堂亦政錄 樂器三事能言

琴音記原本 濠上集 蓮飲集 藤笈編 (以上有錄無書)

非能編(未成書) 儀禮經注疑直 (無書)

說文解字會極(無書) 古今體詩(無書)

所列之目共爲二十九種。其有書者。二十一種而已。民國二十二年。安徽叢書第二集。所印通藝錄增入三種。較原刻爲完備。

論學小記

論學外編

宗法小記

卷中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述篇。目次未列。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原闕一百四十九五十兩頁。說兔文一篇。目次在娣弟娣長說下。述蠶上。檢阮刻經解內。喪服文足徵記。述兔亦有目無文。蓋書闕久矣。

釋宮小記

考工創物小記

磬折古義

溝洫疆理小記

禹貢三江考

水地小記

解字小記

原目次果贏轉語四編。有錄無書。今卷中所載諸文。皆無目次。

聲律小記

本書原目附錄項下之琴音記。原本有錄無書。書載小記內。仍曰琴音記。按單行本琴音記下篇紀琴音之度。每度並記其得數。小記則但紀命分數。不紀得數。惟于文內述之云。度不紀數者。可布算而知之也。又于音一之度三十六分之一下注云。此三十六分之一者。其數爲一寸。後皆倣此。是可見其要刪之旨。茲仍將書內原紀琴音每度之得數。共三百九十有六。札錄附小記後。以備尋討。

九穀考

釋草小記

讀書求解

無目次。他本或僅存原書題而將卷中各文。悉數散入修辭餘鈔內。此本爲徐君積餘所藏。與修辭餘鈔固各自爲書。

今據以附刊。

數度小記

九勢碎事

原目次有論蘭亭文十二篇。書闕。

釋蟲小記

修辭餘鈔 無目次

讓堂亦政錄 無目次

樂器三事能言

蓮飲集濠上吟稿

本書原目附錄項下濠上吟蓮飲集。皆有錄無書。按修辭餘鈔中。刻章小傳稿草。稱著錄已刻者。有濠上吟。時文。蓮飲集。而蓮飲集自序。亦稱爲以名時文者。是濠上吟蓮飲集固各自爲書。茲本題爲蓮飲集濠上吟稿。或係蓮飲集中之一種詩稿與。

果贏轉語記

本書解字小記子目載果贏轉語四篇。有錄無書。按釋草小記。洪印綬識語。稱果贏轉語將授梓。先生以卷帙繁重令少遼緩之。王石曜氏跋。亦稱先生作果贏轉語。未及付梓而歿。歲庚寅。先生同族姪問源中丞屬校而序之。是此記在當時雖已編次成書。而實未付刊也。茲稿本爲尹君石公得之于北平者。雖文僅一篇。而首尾完具。窺豹一斑固可識其全矣。

儀禮經注疑直

本書原目未成書項下載有此目。而無書。按既曰未成書。則爲未經寫定之稿可知。吳君檢齋得原稿本于徐君行可處。重加輯錄。釐爲五卷。吳君有叙錄一卷。附卷末。

清代之論讓堂學術者。率以考訂精密推之固已。然吾讀通藝錄自序。嚴義利之辨。而諄諄以自治爲務。絕無一語及考證處。深疑其序文與書不倫。及細讀其論學小記。然後知其學術別有所在。而未嘗自以考據精密爲絕業也。論學小記者。爲推究義理之書。其體裁略似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及稍後焦理堂論語通釋。而多推衍大學之義。正與戴焦二家分言孟論者鼎足而峙。其精粹處。又非戴焦二家之所能及也。

東原之論性理。以爲人之血氣心知之中所具之能有三。卽情欲知。人惟有知。故可知天地萬物之理。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故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讓堂與東原雖屬知交。而于學術持見與東原異。誠意義述云。今之言學者。動曰去私去蔽。余以爲道問學其第一義不在去私。致知之第一義亦非去蔽。蓋本不知者。非有物以蔽之。本未行者。非必有所私也。若五金然。其性有光能鑑物。是明德也。鑠之。煎之。鍛之。範之。鑄之。厲之。是明明德也。故崇德明明德之事也。道問學以尊德性。所以明明德也。修慝。去私去蔽之謂也。誠意者。崇德修慝兼而有之者也。好善惡不善。非修慝也。毋自欺亦非修慝也。自欺則慝也。反其不誠。以幾于誠。是之謂修慝也。問學之事。崇德一大端。大之大者也。修慝亦一大端。所以輔其崇德。大之次者也。今之言學者。但知修慝爲大端。認修慝爲卽以崇德。其根由于不知性善之精義。遂以未治之身。爲叢尤集愆之身。雖亦頗疑于性善。及其著于錄也。不能不與荀子性惡篇相爲表裡。此說之所以不能無歧也。所謂今之學者。卽指東原而言。東原言性惡。讓堂斥爲邪說。豈其立說好與東原異哉。殆亦學術之見地不同耳。考東原好詆宋儒。其立說以血氣之欲說性。故不能不偏于性惡。讓堂頗尊朱子。其立說雖不盡以朱子爲圭臬。而以情意好惡說性。故不能不偏于性善。此二人依據之點不同。故說亦互異也。

讓堂之論性也。具見于所著之論學小記中。述性一云。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其仁義禮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全其仁義禮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使以性超乎氣質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

此性以生人。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不能全乎仁義禮智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于物者。異于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于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于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于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由是言之。則人之性具于後天氣質之中。純善而無惡。人不能超氣質形之上而言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也。

按宋儒分性爲二層說。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天賦于人者曰理義之性。純善而無惡。夾雜氣質。便有不善矣。信如程氏說。性無氣質理義之分。何以解于天命之謂性哉。述性二云。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也。必區以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于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于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性也而安得有一哉。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此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于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于未生之前。此天之氣。乃天道也。天道亦有于其形其氣。主實有者言之。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主于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于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維天之命。于穆不已也。若夫天人稟賦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据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謂之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言之。是薑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則性善。程氏此說。專主實有者言之。頗與陸王一派心卽本體之持論相合。而認朱子所謂理義之性非實有。故辨氣質之性之外。別無理義之性。此未必非而程是也。亦由于人之思想不同。而持見自異耳。

若然。則人只有此氣質之性。性純善而無惡。而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者何也。程氏以爲非獨性善。卽情之初發。亦無不善。人之所以有不善者。意之過耳。述性三云。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于何見。見于心之起念耳。述情一云。性善。性無不善也。情之有不善者不誠意之過也。由吾性自然而出之謂之情。由吾心有所經營而出之謂之意。心統性情。性發爲

情。情根于性。是故喜怒哀樂。情也。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情也。其未發也。情之未發也。其中也。情之含于性者也。其和也。性之發爲情者也。是故心統性情。情者感物以寫其性者也。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出。發若機括。有善而已矣。自夫心之有所爲也。而意萌焉。其初萌也。固未有不善也。何也。意爲心之所發。而心則統乎性情。故意萌于心。實關乎其性情。則安得而不善。然而意之萌也。未有不因乎事者也。事之乘我也。有吉有凶。而人之趨事也。有利有害。吉凶天降之。利害人權之。君子于此。亦未有不思就利而務去害也。主張之者。意而已矣。於是經營焉。曰必如是。然後有利而無害也。然而善從此而亡矣。曰苟如是。則必得利而遠害也。然而不善從此而積矣。且也殉利而不顧害。抑或冒害以求其利。而善於是愈亡。而不善於是愈積矣。由是言之。人受于天之所命而成于己者謂之性。人性之自然流露者爲情。情之初發無不善。及其轉而之乎不善而爲惡。其間有其轉移遞變者曰意。夫人性渾然具之于心。有善而無惡。情則沛然流于所性。亦有善而無惡。意萌于心而主張乎性情。豈獨有惡哉。然情之發也。有聲色臭味之欲。事之相乘也。有吉凶利害之機。而意經之營之。則善不善由此一念而起焉。述情三云。心統性情。性生于心。而情出於性。意則心之動而主張乎情之發焉者也。情出于性。意出于心。情與意似不同其源。然性情實具之于心。心之動也。動以萌其意者也。性則渾然具之于心。有善而無惡。情則沛然流于所性。亦有善而無惡。意萌于心以主張之。意豈獨有惡哉。內而與情謀。外而與事謀。是情之與事交也。以意爲之樞。經之營之。于是利害之分明。而趨避之機習。喪其良心。不誠其意之爲害大矣。蓋情之發于性也。直達之而已。意之主張乎情者。有所經營。不能直達。惟誠其意。則好善之情如好好色。惡惡之情如惡惡臭。情本直達。意更主張之而使之直達。故曰情無不善。情之有不善者。不誠其意之故也。由是言之。情意之初發。俱無不善。及其外與事物相交接。不能直達。遂展轉而至于不善。欲求性歸于本然之善。而不爲事物所亂。則必先求有以直達其情。欲求有以直達其情。則在能誠意。程氏之意。以爲治性之學。莫先于治意。誠意奈何。誠意義述云。余言誠意之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之發于性者。然則意與情無別乎。曰非無別也。意不能離乎情耳。好惡之出于不容己者情也。好惡之情。動于中。而欲有所作爲者意也。是故吾好是善而欲爲之。吾惡是惡而不使有之。是情之見于意者也。乃好之而不盡其真好之情。惡之而不盡其真惡之情。是雖好



惡之情已動其爲善拒惡之意。以無負其出于不容己之情。是之謂不誠其意。又曰。好惡者情也。情之見于事爲而吾心經營之者意也。有好善惡惡之情。卽有爲善拒惡之意。是意乃依乎本然之情而順乎其所致之知者也。無何。爲善者變而爲惡。拒惡者變而拒善。是反其初意矣。誠之者務實其初意而不使之變也。又曰。誠意者之惡惡也。非專指惡已有之而後去之務盡之謂也。謂不使絲毫之惡有以乘于吾之身也。故曰。夫子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說惡之最精妙也。若不善乘于吾身。此所謂惡念也。不可誤認爲吾欲誠之意。其治之之功謂之去惡。謂之改過。亦不得以誠意二字統言之。由是言之。人之求有以直達其情。充實其真好真惡之不容己。以完其本然之善。其工夫尙在誠意也。雖然。意豈易誠矣哉。誠意之功。又有待于格物致知。程氏又曰。誠意爲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知非空致。在于格物。格物者何意身心國家天下也。麗于身者有五事。接于身者有五倫。皆物之宜格焉者也。格者舉其物而欲貫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貫通乎物之理矣。而於是誠意。使吾造意之時。務不違乎物之理。而因之以正心。使吾心常宅乎物之理。而因之修身。使萬物皆備之身。始終無愧怍乎其物。而馴致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惟不外乎順物之情。盡物之性。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大學之能事畢矣。

論學小記有慎獨篇。而誠意義述亦甚偏重于慎獨。蓋程氏雖以誠意之工夫。在于格物致知。而不慎獨。雖物格致知。意亦未必能誠。故又曰。誠意之所以如此其難者。在不知慎獨也。是故非禮之接于視聽言動者。每爲人之所不見。此獨之引吾意者也。四勿之功。則慎之以誠其意也。以己所勿欲者而施諸人。其設心亦以爲人所不見耳。此亦獨之淆吾意者也。勿施之功。別慎之以誠其意也。凡皆所謂如惡惡臭以毋自欺也。吾故曰。獨者內外相交之際而慎者專在內也。如謂意之在內者謂之獨。謂之隱微。謂之人所不見。而兢兢然治之。此所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此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此合心意兼修齊治平而無適不然者也。又曰。余言慎獨總要在耳目口鼻四肢之視聽言動上見。官骸之所接。有合禮非禮之殊。此時正好施功處。又曰。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蓋謂心能立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于思。然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歧也。吾學則不然。慎獨者。慎其意之接于物。此讓堂誠意慎獨之說也。其說與王陽明劉念臺頗近似。陽明之說致良知。謂於良知所知

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讓堂以能盡其真好真惡之情卽爲誠意。卽本之于陽明。其指出慎獨說誠意。又與念臺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二語相近。由是言之。讓堂論學。其塗徑似接踵于陽明也。

惟朱王心性之觀念雖異。皆言理字。讓堂頗不謂然。以爲理字只可責己。而不可繩人。然而人已共循之標準安在。曰有無過無不及以爲之則之則是也。誠意義述云。天分以與人而限之于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于己者謂之性。此限于天而成于己者。及其見之事爲則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則。是則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于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威儀之禮。蓋卽其限于天成于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能者也。亦卽其限于天成于己者之所學焉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謂性善。……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斯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于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于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恆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智之于賢者也。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于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于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于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于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而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具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于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恆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姑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蓋宋儒所說之理。理在事上。讓堂旣偏重于實有一面。理字嫌偏于空虛。故提出無過無不及之則以代之。所謂則者。就其實有方面言之。卽威儀之禮是也。是故論學小記又有立禮篇。大意謂君子之所以志于學以求立乎斯世而成其爲人者。曷藉乎。藉于禮而已矣。文曷爲而欲博乎。學禮也。獨曷爲而貴慎乎。由禮也。禮之于人大矣。推讓堂之意。以爲人受于天之所命而

成之于己者謂之性。及其見于事爲則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人之于則也。不學而知。不習而能。學焉而愈知。習焉而愈能。此所謂性善也。人能直達其情。以共循乎其則。則無有不善。情之所以不能直達者。則由意爲展轉遞變。是則情有不善。意不誠耳。意之所以不誠者。由于不能知此物之理。而不能盡其真好真惡之情也。然則格物致知以貫通乎事物之理。慎獨戒懼以慎其當好當惡之實以全其真好真惡之情。則性乃善矣。

然則威儀之禮。己與人相接而始見也。謂理以繩人。則人必有詭詞曲說。用相取勝。是固可以啓爭端矣。然而人與人之交接。禮亦祇以規範外部之行爲。而未足以盡其內心之精微。故程氏又懼禮之爲具文也。特揭慎獨之旨。以爲人之自治之工夫。故又云。獨非專在內也。乃內外相交之際也。慎則專在內也。慎之然後能盡其當好當惡之實。以全其真好真惡之情。此治意之學也。由是言之。則情意之于所好惡。必謹慎而戒懼之。方可以盡其好惡之真。然程氏又以禮字未免猶有流弊。乃別揭讓字以提撕之。其新成讓堂記云。余初有康成寫經傳與其人之志。思建禮堂以居。繼又思非退讓無以明禮。述之堂成。遂名其內曰讓堂。又云。理但可以繩己。若將理繩人。則人必詭詞曲說。用相爲勝。是先啓爭端也。今吾一以讓應之。是程氏之意。將理禮看成兩截。理只可以繩己。此自己之一端也。禮只可施于周旋動容之際。此繩人之一端也。若依朱子之說。人人具一太極。物物具一太極。太極卽衆理之全體。故吾人之心。亦具衆理而應萬事。是故性卽是理。而禮爲四端之一。若依陽明之說。致吾心良知之于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無此心卽無此理矣。讓堂謂人無二性。又謂及其見于事爲。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其說極近陽明。又謂其則也。人人不學而知不習而能。學而愈知。習而愈能。亦卽良知良能之說也。不過宋明諸儒。看理字渾然一片。無內外動靜之分。讓堂則將內外動靜分成兩截。似不如宋明諸儒之能徹上徹下也。

然則以東原與讓堂相較。東原似不如讓堂之平易近實。何則。東原之說性。專指血氣之欲。若耳目口鼻四肢之于聲色臭味安佚者言之。不知好惡尙有在于聲色臭味安佚之外者。讓堂雖就實有一面言性。而專注于內外相交之際。以好惡說性情。以誠意慎獨爲工夫。視東原爲精圓也。其後徵學之論學術。專以禮字爲說。若凌次仲以求禮爲復性之具。焦禮堂亦謂先王之治天下。以禮不以理。其說似皆本之于程氏。若讓堂者。可謂考據學家之能談義理者矣。

# 道 樾

道

樾

管子輕重丁篇。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織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仲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賭。樹下談話。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掖推輿相賭。樹下嬉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賭。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獲。五穀不播。桑麻不種。蠶繅不治。內駭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織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甚哉。管仲之詭對。而桓公之妄聽也。夫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民之勤奮荒嬉。視教之者何如耳。教之道非一。或以禮齊。或以德化。政導刑趨。亦皆其術。若必謂此塗旁之樹。爲致惰之媒。沐之而後已。豈不乖乎哉。且道旁之樹有限。郊野之樹正多。亦必舉而沐之。使無枝葉之存乎。吾知其不能也。則安知不避於此而趨於彼。所見亦已狹矣。況傾蓋言歡。班荆道故。敘天倫之樂事。翫道左而清談。

## 燕 史

正民俗之惇也。必使之交臂不相識。如陌路乎。若謂遊女狂且。久荒耕織。痛絕淫蕩。爲翦枝柯。獨無如詩人所謂灘上桑中者乎。抑人之淫逸。由飽暖而生。未聞衣弊屨穿。飢驅寒迫。尙盤游以嬉。而不致力農桑者。即使有之。此乃惰民。不堪救藥。指爲溝中之歿。雖盡伐根株。亦難振奮。僅翦葉芟枝所能警乎。徒使嗚人行子。冒暑長征。舉目蕭然。息肩無地。所爲更已虐矣。乃竟以詭譎之言。居功於此。何弗思之甚耶。霸者之言行。其不近人情若是。蓋未聞王者之道。孔子謂管仲之器小。豈不然歟。

閒嘗稽諸舊籍。表道樹木。古有良規。周禮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注曰。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并供飲食。樹爲蕃蔽。蕃蔽者。蓋即庇蔭之意。樹者。其謂道旁之樹歟。其制由來舊矣。詩云。在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人。心焉數之。淮南子曰。武王蔭嗚人於樾下。案玉篇楚謂兩木交陰之下曰樾。後世謂在街者曰街樾(注一)。在道者曰道樾(註二)。今試顯名思義。則密茂可知。培植自講。綠陰夾

道。清風拂襟。行人賴以慰息。嗚人賴以庇蔭。亦古聖仁心善政之一端也。

秦始皇以焚書坑儒。爲世詬病。而其兼併四方。統一海內。務名實。重功利。南取百粵。北築長城。以大無畏之精神。謀萬世之利。有足多者。其爲馳道也。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註三)。是亦且致力於此焉。迨於後世。其制不廢。陶侃嘗課諸營種柳於武昌西門。(註四)。王猛整齊風俗。自長安至於諸州。夾路樹楊槐。民歌頌焉。(註五)。章孝寬之刺雍州。且樹槐路側。以代土堦。一舉兩得。事半功倍。(註六)。至於唐宋。范希朝種柳於單于城中。(註七)。辛仲甫種柳於彭州。(註八)。皆爲人所利賴。而吳棗爲京兆尹。又易榆以槐。(註一)。自是而後。大道通衢亦多樹以槐柳。蓋以松柏晚成。榆非蔭玩。槐柳之種。南北易求。辨其燥濕。植無不活。惟蔡襄夾路植松。(註九)。或以閩部多山故也。至若漢都長安。列槐爲市。(註十)。隋開汴水。植柳盈隄。(註十一)。法美意良。都堪倣效。張造縣尉耳。爲伐兩京道中之樹。不畏強勢。具狀力爭。豈不以用資行者。員蔭營徒乎。(註十二)。不可與管氏同日語矣。

夫道繼之種植。須適其水土。合其性質。固矣。然必擇其移植之易活者。不畏風蟲烟塵之害者。根株枝葉馬牛所不食者。偶遇折爛而能生者。夏則葉茂。可庇路途。冬則葉落枝疎。透日光者。無惡臭及毒刺以傷人者。發葩結實。不引人採折者。柯幹挺直。不礙行路者。枝條圓整。易於均配者。並列成行。能增觀美者。葉經秋速落。掃除不耗時者。枝梢易發。便於修理者。生長

速而壽命長者。其布置也。夾路成行。或爲比肩。或成犄角。然比肩並列。未若犄角參差。以彼雖悅目。此則透風。不可不講者焉。

道繼之樹。或以課營軍。或以課百姓。大利所在。勞怨無辭。督責與獎勵並行。培護與樹植並重。毋惜小費。毋見小利。視樹木如赤子。責軍民爲保傅。濼溉以時。修理以法。防其禍害。裕其生機。則不數年而鬱蔥載道矣。

北京自遼金以來。即建都此土。明清故宮。巍然俱在。街衢既寬。樹木尤茂。古人所謂雨中春樹萬人家者。庶幾仿佛。然閱年既久。殘伐漸多。補種之方不可不講。改革以來。未嘗不注意斯事。所惜講求尙未得其道。於是所種之樹愈多而樹愈少。種樹之年愈深而樹愈禿。迄今所見。凡濃蔭蔽道。直幹參天者。皆前朝之樹也。前朝未種樹之處。至今亦猶童童也。

大抵近年所種之樹。初不爲少。惟以照料濼溉。未有專人負責。往往春間所種至炎夏而已萎枯。加以行人車馬。來往觸拂。幸逃天時之危。終罹人事之災。其缺陷一也。又木性所宜。高卑各異。植松柏於平地。樹檉柳于岡陵。性既不宜。觀亦不雅。其缺陷二也。以言燕市所宜。似以多植槐樹爲得。惟槐易長。夏秋之間。高柯茂蔭。張蓋交衢。實爲美觀。且與古稱槐市者相合。因當春令。聊復綴而論之。

註一 唐書吳棗傳奏爲京兆尹街繼稀殘有司蒔榆其空奏曰榆非

人所蔭玩悉易以槐

註二 唐書太平公主傳設燎相屬道燧爲枯

註三 漢書賈山傳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

灑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

松

註四 晉書陶侃傳常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

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

註五 晉書符堅載記王猛整齊風俗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

柳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

誨我萌黎

註六 周書韋孝寬傳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

兩類敗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墩處植槐樹代之既免

修復行旅又得庇蔭

註七 舊唐書范希朝傳希朝除振武節度使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

### 副榜之抽換(再庵筆記之一)

舊日鄉闈。填榜之際。會中副榜者。此次再中副榜。每抽去而由備卷中另中一卷。其經考取拔貢者。亦猶之。不欲使得之無益者占却一副榜名額也。汪龍莊(輝祖)病榻夢痕錄紀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分校湖南鄉試事云。「本房中卷……副榜一名。零陵劉方璿。方璿己酉拔貢生。先是填草榜時。余以戊申取中副榜。由副貢生再中。稟商兩主

於他處市柳命民人種俄遂成林居人賴之

註八 宋史辛仲甫傳移知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

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

註九 閩志蔡襄爲閩部使者夾道種松以避炎敵入至今賴之

註十 三輔黃圖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爲會市但

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賈

買

註十一 開河記大業中開汴渠兩隄上栽垂柳詔民間有柳一株賞

一織百姓競植之

註十二 國史補貞元中節度欲斫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

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恭維此樹其來久遠東

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負蔭營

徒……思人愛樹人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

度支仍具奏聞遂罷

考。如拆副榜彌封。本係副貢生。請以備卷易之。是日主考言之監臨浦公。浦公以爲然。比拆副榜第二名。果副貢生。遂易以備卷。至方璿。拔貢生。主考欲援副貢例。浦公曰。永州無正榜。當令副榜有名。因不易。科名有數。不其然乎。此因特殊關係而不抽易擬中副榜之拔貢者。新拔貢而中副榜。失却朝考機會。不徒無益矣。(參看沈文定粵輶日記。)

專載

# 沈文定粵報日記 中

十月初一日。晴。八鐘啓門。進供給後卽封。更覺順手。晚尤迅速。初六以前。每日如此。

初二日。陰。午後晴。

初三日。陰。

初四日。晴。開門時。監臨遣人持柬送入闈禮節。並坐位圖來。柬璧。(加一帖。)本科制軍監臨。因中丞駐韶辦理藍山(英清之間)軍務善後事宜。(現匪首剿撫殆盡。惟周裕一名尙未伏誅。)兼籌防。江右撫州匪徒或竄南贛。與此間南雄接壤也。

〔編者按〕清科舉之制。設有巡撫省分。由巡撫充鄉試監臨。此以廣東巡撫耆齡。因公不在省城。故由兩廣總督勞文毅崇光(字辛階)代爲監臨。

初五日。晴。晚開門時。監臨遣員持一束來。(外用封套。)卽入闈頭道帖也。

初六日。雨。巳刻二道速帖至。三道速帖則在午正光景來。俟雨略小。至監臨處。三道茶後。謝恩。又少坐。詣貢院戒慎堂稍歇。監臨隨到。叙談片刻。入內簾。彼此一揖而別。卽拜監試沈輔之(映鈴。韶州府。壬辰癸巳)二兄。收掌吳慎甫(裕徽。候補縣。乙酉拔)二兄。同考十人。徐雲鶴(槐廷。順德縣。乙未舉)。陳耀廷(森煥。陽春縣。乙卯丙辰)大兄。孔潤周(昭浹。卽用縣。戊午庚申)大兄。彭鶴臬(燮堯。乳源縣。甲辰舉)大兄。朱小封(鉅成。揀發縣。甲辰舉)大

兄。王溥堂(壽仁。委用縣。己酉)四兄。周子英(士俊。長樂縣。辛亥癸丑)四兄。許荔裳(寶珩。候補縣。己酉)六兄。龐芙卿(掌運。鎮平縣。辛亥丙辰庶常)二兄。隨即來答拜。應酬畢。飭書吏將備用之書清出。

初七日。晴。午刻掣籤分房。

初八日。晴。因題紙說明進來甚遲。故於三鐘後始上堂刻題。亥刻始刊畢。適題紙進來。(八千三百五十六張。紅一百在外。)急傳刷匠動手。至六鐘尚有千餘紙未刷。隨開門。先送二百張。以此間新例(乙卯科起)。每一號筒止給一張。餘俟每人交卷。仍各散發。是以不至誤事。八鐘時全行刷竣。再啓門送出。人已疲極。一覺至午。

初九日。晴。午鐘始起。案廣東所以每號筒止發一張者。以此間傳題出去。鎗手不肯就做文章。必須場中題紙見面。方始動筆。每號筒一張。易於查核。至必得每人仍給發者。以此間各家祠堂存有公項。均有賓興銀。恐人冒領。必俟場後回家持題紙到祠。方能領得。爲數不少。他省必於初八日巳刻(如人數少。則刷印快。午刻亦可)刊題。三四更時方能刷畢。斷不可援此爲例。昨不敢早刻者。以明知題紙進來得遲。刻好待刷。亦覺非宜。故不能不遲至下午也。(該省弊竇之多。甲於他處。防範頗費心力。)

初十日。晴。晨起頭痛腿酸。午後尤甚。大約初八一夜辛勞。未能復元。昨晚又受涼。亟服葱鬚湯午時茶(與建曲相仿)。微汗能睡。晚膳未進。

十一日。雨。涼。午正刊二場題。申正將畢。題紙已進。(八千三百十四張。少三張。紅一百在外)。刷至十鐘告藏。子初送去。監臨未到。本日人尙清爽。頭亦清快。兼不腿酸。惟心口尙覺作痛。恐有停積。服茶餅二枚。是日連夜間共啜粥四飯碗。

十二日。晴。晨起頗涼。人略嫌輭。頭復作暈。因昨晚堂上受風亦未可知。請同考四人寫策題。傍晚進卷五百本。上堂掣籤分房。俟收掌挂號畢分送各房後退堂。以後每進卷則上堂掣籤。二三場則否。

十三日。晴。精神尙好。稍進炒米飯。下午薦卷四本。又六本。閱至晚間畢。辰刻發策題。飭匠刊刻。由監試稽查。晚間刻竣。



十四日。晴。早起上堂。將策題每板先刷一紙。(共四板。)細校無訛。本日薦卷絡繹。閱至午初。忽覺發寒。亟回房解衣蒙被而臥。甚至發戰。半時許漸好。漸漸發熱。甚爲難受。口渴頭暈。在床坐起不適。無一息安頓。有似戊冬在冢之證。然彼時係傷寒。此則不惟畏其傷寒。並畏其成瘧。恐耽延時日也。直至傍晚略好。而呻吟猶未絕耳。沈輔之兄邀同考朱小封兄診視。據云陽邪已入陰分。(此句未的。)心脈甚虧。(此語甚確。所謂自病自知也。)開方用常山苗等品。似係斷瘧之劑。其單爲收掌吳慎甫兄所見。云服不得。如此則引之成瘧矣。輔之遂約渠來診視。云邪在陽分。只要發散。因開蘇葉羌活防風生地川芎白芍薄荷陳皮茯苓諸藥。其方爲勞辛翁所見。膽小。命撤去羌活。服之有汗。且能安眠。午後題紙進來。刷至子刻始完。

十五日。晴。晨起並無苦楚。檢兩卷令奴子鈔出備刻。卽陳桂林首三藝並鄧涓熊首次篇也。鄧陳卷上堂甚早。可異者。十四日得陳生卷。頗爲快意。與福陔兄欣賞。逾時隨卽病發。以致數日不能閱卷。前人文可愈瘧。陳生卷不適爲予召瘧乎。一笑。本日不思飲食。勉強稀粥半碗。至未刻。忽又惡寒。卽上床擁被而坐。較昨時短。而熱亦不甚難受。口渴頭暈仍舊。吳慎甫早晨已爲定一方。係秦芫荽芥山梔陳皮枳殼白芍蘇葉茯苓甘草(生薑三片)。晚服之。亦有汗能睡。

〔編者按〕糊名(彌封)易書(瞻錄)制度之下。閱卷時不能預知各卷姓名。所云陳桂林鄧涓熊。榜後補識也。

十六日。下午雨。是日送譯題與監臨。晨起較昨爲輕。午初忽又怕冷。急登床蒙被。有似十四光景。冷後之熱。則甚於前。午叫喚不絕。口渴刻刻思飲。頭暈亦甚。聞至晚略好。人已疲倦不堪。早間慎甫開方。仍照前法。尙冀其不成瘧疾。故仍用蘇葉山梔等品。嗣辛翁之意。以爲發散太甚。外有一巡捕黎姓。脉理頗好。必欲令其進來一診。隨卽請其診視。云邪在少陽。未入陰分。濕氣甚重。現已化熱。熱非外受。證已成瘧。不得不用小柴胡湯加減。因開銀柴胡天花粉酥釐甲酒炒黃芩川厚樸生甘草杭白芍北防風赤茯苓桂枝尖炒枳殼(薑蜜爲引)。至晚開門藥進。復延慎甫商酌。嫌苓太涼。擬去之。慎甫云。苓爲小柴胡湯所本。有天花粉係渠加入。不如去天花粉爲是。隨卽煎服。至五更時略覺胃痛。(亦舊病也。昨日已然。大抵藥性偏涼之故。)閱報。母后皇太后徽號用慈安二字。母皇太后用慈禧二字。(十月初十日萬壽。)

十七日。陰。八鐘起來。人更疲乏。僅進稀粥半盂。傍晚略覺寒熱如十五日。而較能支持。未上床。

十八日。此後晴雨不能記。以在榜後到船上追憶也。午時發冷。未申間發熱。尤甚于十六日。服慎甫方（照原方加減）。

十九日。近晚不覺發寒。

二十日。午後較十八日輕。

廿一日。漸能看文。然不敢勞苦。每日數卷而已。

廿二日。雖發寒熱。較輕於廿日。

二十三日。自此以後不服藥。（以前逢雙日午前服藥。冀寒熱稍輕也。）亦不發寒熱矣。幸十六十八日發得透也。（一日輕一日重者爲子母癰。）自十三至今日。閱文不及百卷。自此日起。每日傳刻匠（二人。每日可刻一篇）在房外院中刻文一篇。令人輪流看守。初三日以後。每日間刻兩篇三篇不等。共刻廿一篇。

廿四日。閱廿餘卷。胃口漸好。然不敢進油膩也。監臨是日出關。午間至內簾門坐談片時。

廿五日。閱三十餘卷。

廿六日。閱三十餘卷。

廿七日。閱四十卷。窮日夜之力不過如此。不敢再多矣。每日六鐘二刻起。午初朝餐。不過十餘卷。中午下午約廿卷。酉正晚飯。再看十餘卷。其時已到亥正子初。再將本日所閱落卷覆看一次。然後棄之。又須半個時辰。上床總在十二鐘左右。率以爲常。至臨出榜數晚。有遲至丑正始歇者。勞頓所不敢言。竊幸病自廿三後截然而止也。

廿八日。閱四十卷。定冬月十二揭曉

廿九日。閱四十餘卷。

十一月初一日。閱四十卷。監臨入關。至內簾門略坐。

初二日。閱四十餘卷。

初三日。閱四十餘卷。

初四日。上午閱頭場卷畢。共四百四十七本。午後覆閱備中卷。連二三場。

初五日。覆閱備中卷。連二三場。

初六日。覆閱備中卷。連二三場。畢。午後覆閱擬中卷。連二三場。

初七日。覆閱擬中卷。連二三場。

初八日。覆閱擬中卷。連二三場。

初九日。晨起覆閱中卷。連二三場。定畢。隨閱落卷二三場。

初十日。上午閱落卷二三場完。下午福陔兄携所取卷來分訂。連三卷。至晚方畢。餐後填卷面名次。正榜卷面但寫第壹名第貳名。副榜則寫副榜第壹名。至十鐘藏事。草榜亦寫好。卷每十名一束。(第六名起。五魁另一束。)安放箱內封好。

十一日。晨陰。飯後雨。午正監臨等官入內簾。封門後拆紅號寫榜。始而緩。繼而快。大雨如注。傍晚已過百名矣。暫散。幸翁與福陔兄在我處吃飯。司道則借福陔兄坐地吃飯。均外簾在內預備。飯後入坐。再填副車。內有一本卷。拆閱本是副貢。由福陔兄抽換。填畢對好。剛十一鐘。榜發。監臨司道俱出。人尚不乏。

〔編者按〕會中副榜者(副貢)。再中副榜無益。故往往臨時抽換。

十二日。邀查香牒來幫忙。(渠在學署內。)晚間十房公請。發京信。交李介堂表阮(益三胞姪)由洋船自津寄都。定撥房卷。午飯後。在福陔兄處請同考四人填寫批語。正榜四字。副榜二字。先房批○○○○。次副考官取批○○○○。次正考官中批○○○○。

〔編者按〕撥房者。某房中卷太少。則由他房中卷較多者撥入本房。亦科場中常有之事。中者對兩房同考官均認房師。正副考官權任相等。惟中卷批語。副考官書取。正考官書中。形式上稍示差別。

十三日。客來不少。香牒來。

十四日。雨。香牒仍來。午初至監臨衙門。率新中舉人謝恩。並行簪花飲酒禮。有二童約十一二歲。衣冠行禮。歌鹿鳴

三章。從容不迫。甚覺可愛。仍回貢院。按初六入闈。本日簪花。均雨。尙不甚大。惟書榜日雨大傾盆。聞該省望雨甚切。善頌者以本科爲甘霖榜。意百六十人中有經濟才。異日登仕版。能潤澤生民者乎。晚間回請十房。並邀監試收掌。

十五日。料理瑣事。

十六日。闈事始畢。飯後與福陔兄拜辛翁並司道。

十七日。偕福陔兄出闈。續拜當道。晚回公館。仍軒轅會館也。(成衣公所。)是晚辛翁招飲。

十八日。自放榜後。每日陰雨。飯後拜客。是晚司道公請。在蓮台署。新門生陸續來見。

十九日。飯後拜客。晚間府廳縣招飲。

廿日。飯後拜客。晚赴帖存前輩璞山前輩並省齋同年之招。在臬署。

廿一日。雨。冬至。五更至公所。偕將軍制台以下拜牌。飯後拜客。

廿二日。晨起至各處辭行。午後至半塘海山仙館。卽潘德輿兄(仕成)所居。渠與許星台同年並星台弟兄公請。回寓已更餘矣。

廿三日。各處辭行。

廿四日。晴。未刻下船。先在天字馬頭公所。將軍總督等官寄請聖安。下船後府廳縣送。見。李門生(士棻)送水禮八色。收糖蓮排蝦。金門生(繹)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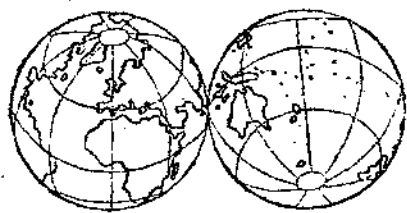
廿五日。衆門生公餞。另備橫樓船兩只

廿六日。正副考官四科同年之鄉紳及紳士中之相好公請。用橫樓船一只。紫洞艇一只。

廿七日。在船收拾行李。

廿八日。方伯廉訪都轉道船來。並邀海山仙館一叙。

廿九日。彭春潤(蘊緯)世叔楊厚生李介堂墨樵姪公請。用橫船一只。



# 時 事 叢 記

## 歐洲各同盟之檢討

譯自北京時事日報

環

近來中歐政治之變遷，蘇俄之出現波羅的海沿岸，及各小國之紛起自衛，避免參加英國，對德封鎖，使一般之政治觀察無不集中目於歐洲各邦之縱橫分合，戰前各國之同盟團體有四：一、巴爾幹小協約國，包括捷克，巨哥斯拉夫及羅馬尼亞，此同盟因捷克之解體已不復存在。二、巴爾幹同盟，即最近曾在巨京開會之巨、土、羅、希、四國。三、波羅的海同盟，包括愛沙尼亞，萊脫維亞，立陶

宛。四、「奧斯羅」諸邦，包括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挪威、瑞典、芬蘭，以上四種同盟不過僅足代表歐洲諸國彼此間各種政治經濟協定之大略規模，至於尚未公布者則非吾人目前所得臆測。

小協約三國同盟，素被人戲稱為法國在東歐之馬奇諾陣線，成立於上次大戰議和之際，其目的在防匈，防保（保加利亞）保衛三國自匈保二國所擄獲之土地，易言之即防止匈保二國修改凡爾塞和約要求之實現。其形式為軍事同盟，一九二〇年羅捷間成立同盟，一九二一年羅巨間與捷巨間亦分別成立同盟，所謂之小協約國基礎即建築於此三個軍事同盟條約之聯鎖關係上。其後一九二四至一九二

七年間，法國爲切實執行安全政策，亦加入同盟。捷克前大總統及外長本尼士原擬招致希臘及波蘭援助，但均未實現，因希臘利益在近東，不在多腦河盆地，而波蘭時正與強隣構釁無暇兼及。最初者有俄波戰爭，繼之有波立（立陶宛）戰爭，互爭維爾諾，再次更有波捷糾紛，因鐵次先及奧斯加區域而相持不下。捷巨羅三國雖有同盟條約互爲連鎖，未幾亦因趨向不同而呈分道揚鑣之勢，捷克投入法蘇懷抱，羅巨兩國遂不得不遠引，巨哥斯拉夫因經濟關係轉而頗與德意相親，一九三八捷克瀕危，小協約亦解體。

巨土羅希四國巴爾幹同盟之目的在保持一九二〇分割保加利亞之牛愛里條約所規定之現狀，四國既宣明此種政策，保加利亞遂亦表示遲早終須修改條約，堅持不肯加入。所謂之巴爾幹同盟竟成殘缺不完之局。該約原成立於一九三四，有效期間爲七年，今年已到期，又續延七年，約中規定彼此以軍事互助方法互相保證領土完整及和平，其軍事布置則嚴守秘密。現雅典有巴爾幹銀行，專門爲各國交易貨物及調整信用款項之清算所。

巴爾幹盟約原意本在彌縫彼此嫌隙，建立巴爾幹新秩序及最後和平，但終與小協約同盟同歸於失敗，巨哥斯拉夫不願盟國之威脅與願望，最先採行獨立政策，一九三七

大約因巨哥傾向意大利，巨保間遽成立親善協定。茲後，保加利亞遂將其領土要求僅限於德布拉夏及德來斯，而將巨哥所獲之舊保領土馬其頓置諸不問。一九三八保國又得巨哥之助，獲得國防自由，足爲兩國親善之徵。一九三九英土同盟又成立，土耳其在在有放棄巴爾幹中立政策，而捲入戰爭之危險，所謂之巴爾幹同盟之實力，因此而益將減弱。

波羅的海同盟三國因政治經濟方面利害相同且均無領土野心，是以前途較樂觀。三國同盟成立於沙皇崩潰之後，處處以避免與隣邦開釁爲事，因此立陶宛與其他二國之關係不免稍弛。蓋立陶宛南與德有美麥爾之爭，東與波蘭結維爾諾之隙，二國殊有趨避之意，但同時亦因立陶宛之故，波蘭擬加入波羅的海同盟之計畫始未得實現，因立陶宛深懼波蘭一旦加入，立國必不免隨之捲入波蘭與德、俄、捷克間之糾紛，以是主張同盟只以三國爲限，而法波二國所希望之波羅的海至黑海大同盟遂失敗。

奧斯羅諸邦聯合目的在促進經濟合作及必要時政治方面之一致活動。一九三六七月一日各國會一致聲明不承認國聯之制裁決議爲必須的，即其一例。奧斯羅各邦原爲荷蘭發起其後政治經濟各國合作極融洽，開戰後一致聲明中

立，較前述各種同盟成績均優。

上述四同盟之存在與發展與國聯之束縛與信用大有關係。據此吾人可知各國利益之不同絕難團結爲一永久組織，惟有奧斯羅各國，以互利之經濟利益爲前提，尙有實現之可能也。

## 印度之地位

譯自紐約先鋒論壇報

同

印度與英國有切膚關係，於戰爭前途亦至有影響，然該地之軍事消息傳出於外間者殊少。如印度國中政治之不安，國民黨之以援英作戰爲改進印度自主權之交換條件，以及印回與土著王子間之糾紛，吾人皆時有所聞；獨關於印度在本次戰爭中之地位，尙少有人談及。

上次大戰時，印度軍隊自最初即極活躍。一九一四十月印軍一軍團（參加一部英兵）被派赴西線，頗著戰績。其後一年撤退。撤退原因外間多謂土軍不習歐洲氣候，實則非是，而係由於土軍中英國軍官皆經特殊訓練，難於補充。當時埃及一部防軍亦印度騎兵所組成，爲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中軍事主力。此外在巴拉斯丁印軍駐防數目亦迭有

增加。惟此處應聲明者，上次大戰時印軍可以自由調動，係以英俄同爲協約國，國際情形良好，印度本身無被擊之虞。駐印正規英軍自印撤出後，悉以國防軍代之。此項國防軍留印甚久，大戰結束後，並曾參加一九一九年第三次阿富汗戰爭。

自今日之局勢觀察，印軍顯然仍有被召出之趨勢。印度土軍現有大批在埃及服務。英埃蘇丹或亦有其踪跡。筆者本人在八月間曾在開羅附近之門那親見印軍兵士。近聞伊拉克英軍亦有大部集中，其一部即印軍也。

現全部中東區域，包括埃及，巴拉斯丁，伊拉克，蘇丹，在英國威維爾大將之指揮下，駐軍實力已大見擴充。在一方面言之，此種增防固以保護帝國通路，防衛運河區域，集中後備兵力，以備地中海有警，可以立時出動。切斷高加索俄油輸德路線，並以保護土耳其，巴爾幹親近英法各國之安全。但自另一方面言之，其亦不啻爲印度防衛之外圍。此種增防軍隊與敘利亞法國重兵遙相呼應，匪特可以阻止俄國之進襲土耳其，伊拉克，波斯，更可以懾服伊蘭土酋，防其因反英情緒之發展而投入俄國懷抱。伊蘭以東阿富汗邊境近日時聞俄軍集中之說，英國近東軍之集結亦足以牽掣俄軍後背。

近東英國防衛雖若無虞，但在印度本身英國却非可以高枕而臥者。最足慮者，印度英國駐軍及土著軍隊因大部外調反造成內部之空虛。印度國防任務有二：一爲西北國境之防衛，一爲內部秩序之維持。自一八五七印人大叛變後，英國與土人軍隊之比例即規定爲一比二，此制行之多年。至世界大戰後，英軍人數始漸減少。一九三七其比例落爲一比三。本次戰事揭後曾作再度之低落。印度後備軍，地方軍，及土酋軍隊之組成本已與英國志願兵數大相懸殊，近因印軍全體動員並訓練新軍，數目大增，尤非英軍所可望其項背。

英國本國國防軍現是否已依上次前例調往印度，吾人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部類似之軍隊調往。英軍離本國者數目至爲龐大，但並未全數抵法，亦不能掃數歸威維爾大將之近東麾下。印度或即其一部之目的地亦未可知。惟英國新軍不服水土，其長官復不諳習印度情形，殊難恃以抗禦內外之大敵。

世人據芬蘭戰役觀察，或不免輕視俄人擾亂阿富汗及印度西北邊境之力量，但吾人應注意者，俄人侵印所用者必土耳其斯坦之軍隊，而該項軍隊則久爲俄軍中之精銳部隊，且熟於印度之氣候及地形。阿富汗人對彼等或不免以

敵視態度出之，但以宗教關係，對印度之回教徒則不然。以是英國不能遽與印度議會黨商訂回教徒不能接受之條件，以免激起阿富汗之反感，更以牽動埃及，土耳其，馬來亞等地。至就目前而言，俄國縱公然反英，尙不至造成致命之威脅，惟英國所慮者非俄國一國而已。

印度現負二重使命，一以爲監視遠東軍隊之根據地，一以爲地中海近東一帶之軍隊集中點。欲求此雙重使命之完成，同時並克保對內對外之防衛，印度之政治經濟機構及天然資源當不免經過相當之緊張與壓迫。此外地中海方面英意之糾紛與夫因地中海艦隊調往大西洋，海路方面之缺乏保障，使印度地位益形重要。英法現固有重軍屯駐近東保護此項通路，但如一旦印度後方之供給因內部不安或遠東糾紛而被阻，雖有大軍，前途如何殊難設想。

總括言之，目前印度一帶尙無危機可言，但將來終不可免。此文不過略述英帝國中各種軍事政治因素之錯綜複雜之均衡關係。吾人固不可斷定近日印度總督林立斯格與甘地之會議有何軍事影響，但英印關係稍一不慎，確可以將英帝國根本推翻。英意兩國政治家何嘗無見及此。此意大利之統制地中海關隘所以逐漸爲今日「幕後戰爭」之最有力因素也。



## 書林偶拾

## 東萊趙氏楹書叢刊

趙琪纂輯 十二冊

民國二十四年東萊趙氏印

東萊趙氏楹書叢刊十二冊，爲山東掖縣趙氏家集，趙瑞泉（琪）纂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刊印。掖縣趙氏，齊魯望族，自有明以來，或從政而著聲績，或隱居而勵學行，多有著述，文采斐蔚。叢刊之輯，允爲盛事，家學淵源，於茲足覩。而徵文考獻，動有關係，尤不僅可作趙氏一家之言讀也。叢刊編次，既爲家集之體，故以世系爲綱，以各項著作爲緯，詩鈔文鈔，亦各以輩行爲序。著者行實，則敘爲小傳，分列卷首，俾爲讀者知人論世之資，並摹印遺像，弁諸簡端，聲款若接，足申景慕。詩文及各項著作，其目曰世美堂詩鈔，曰世美堂文鈔，曰皇綱錄，曰建文年譜，曰逸史三傳，曰萊史，曰石室談詩，曰後漢書札記，曰建譜誌餘，均其先世之作。其下更有纂輯者所編三種，曰歷代繪音，曰先世酬唱集，曰先世學行記。統覽全書，備見致力蒐討之勤，及編輯之深得體要，亦可爲纂訂家集者之取法。

其先世以名臣著於明代者，有見田中丞、吉亭冢宰。見田中丞名燿，字文明，見田其號，隆慶進士，由翰林官御史，巡按山西，提學河南，累遷兵部侍郎，巡撫遼東，兼攝經略，後授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總理漕運，歿贈兵部尚書，績業見明史，入山東通志萊州府志掖縣志人物傳，祀名宦及鄉賢祠，有選刻古文雋行世，詩有樂山亭稿，並見府縣兩志、毛贄識小錄、李勺洋十二筆舫雜錄、濤音集、掖詩採錄、掖海詩鈔、萊風集、山左詩鈔等集刻。吉亭冢宰名煥，字文光，吉亭其號，爲見田中丞胞弟，嘉靖進士，官至吏部尚書，素有清望，多所建白，歿贈太子太保，事詳明史本傳、海岱史略明臣傳、山東通志、萊州府志、掖縣志等，祀名宦及鄉賢祠，有怡真亭詩文集，詩並見山左詩鈔及濤音

集。其以隱逸而著作最稱美富者爲文潛先生。先生名士誥。字伯潛，崇禎貢生，由軍功薦舉，以知縣選用，時二子濤瀚已相繼食餼，甲申國變，遯跡於登州松椒山，二子偕隱，高風亮節，見重於時，卒後鄉諡文潛先生，入萊志掖志逸隱傳、登州榮成志僑居人物傳、山東通志人物傳，著有皇綱錄、建文年譜、逸史三傳、藏書論斷、正統論辨、歷年詩史、自擬所南心史、萊史、石室談詩、擬遼宮詞、觀物齋詩文集，詩並見府縣志、識小錄、十二筆舛雜錄、古夫子亭雜錄、掖詩採錄、掖海詩鈔、萊風集、濤音集、感舊集、明詩綜、詩源、小學弦歌、山左詩鈔、明十七家詩選、明詩別裁集、三十家詩等集刻。讀楹書叢刊，於此三人，尤宜特加之意。

世美堂詩鈔所收，明清兩代，作者七十餘人，或錄專集，或存篇什，果葉書香，風雅相承，讀其詩，想見其爲人，益歎其世澤之遠。

世美堂文鈔所收，作者十八人，或饒辭采，或函雅故。見田中丞吉亭家宰諸作，多關政制，治史者所宜究心也。如中丞贈郡司理李君報績序，謂：「以余觀於郡國，理官蓋其重哉。職介乎守若令之間，民事不煩而惟獄是問，且其人多少年英父，當世所指數而名爲傑，其於上官，監司所常矚矚，賓而不敢軋，御史臺所藉以別隱挾秘，倚以左右手，秩滿無害，又多入爲臺省貴臣，不良可重乎？夫職介乎守若令之間，不預民事，易於秦越其民，少年英父，易於虛懦而恃氣，監司所賓，御史臺所倚，易於陽施陰設，恫疑而賣重，秩滿入爲貴臣，易於虛恢養望，拱手而待遷，若是則理官居然重矣，豈人主所以置賢司理意哉？」又贈郡司理李公上績蒙恩序，謂：「郡理之所以稱理者實難矣。彼其擁千里綱維羣吏而治者郡守也，佐郡守而擁千里綱維羣吏者郡理也，故諸令長所不能決者移郡守，郡守所不能決移之理矣。即如萊之爲郡，其錯而稱屬治者凡七，近或百里而遙，遠可二三百里而近，其間風俗民情異致，更蒙遞治者皆四方之士。譬之車輪焉，諸令長則輻，郡守則轂，而司理則其車軸也。非轂則輻微所附，非軸則轂安能縮衆輻而底之行？非守則諸令長微所轄，非司理即守亦胡以獨提衡諸吏而轉之理？」又云：「且公非徒與守分而治郡，又與御史臺分而治省也。臺使者有所勾校以屬郡理固矣，然多或勾校鄰治爾，公于旄常徧六郡。夫郡守腹心寄我，御史臺左右手倚我，自非饒才且賢如公，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又送郡司理李公應召北上序，謂：「國家制官之體，其職詳也，孰予職要，而人臣奉公之大，

與其置力於庶務，毋寧游神於綱紀。此不獨人事，蓋亦天道然。夫雨露之濡，百彙弗得則不茂，澤至渥也，乃或不能徧境壤。若風雷之動，日月之燭，則一朝而普千里，一息而徹九垓。今海內治吏，大者守，次者令，皆有責於尉撫者，非職詳乎？理官維司法紀，不屑屑他務，非職要乎？故守令任嫗媾乳哺之責，民弗得則民病，雨露也；理官操陽舒陰慘之施，守令弗得則理病，風雷日月也。往君之理也，上佐守，下率令，而以其間代御史剔蠹釐蔽，風行諸郡縣，十七在他治，十三居郡署聽理耳，然所在奉君之理而治，豪猾惴惴懷三尺，悍獨煖於挾纊，咸惠恰七邑，而聲施常突六郡。臺臣每推理最，無不以郡首薦剡云。一所謂郡司理，府之推官也。明代各府置推官一員，多以進士任之，為進士榜下外用之優選，佐郡守而領屬邑，以理刑名贊計典為職，復為巡按御史所倚為糾察之助，其任甚重，往往內擢科道。以至大用。讀此可知其職權、地位與夫府政之機構矣。姑舉此端為例，以見其概。

皇綱錄，凡六卷，為史部而兼經部之體裁，起周威烈王九年甲子，迄明太祖洪武十六年癸亥，所紀共千八百年，約二千餘事，於書法三致意焉，蓋祖述春秋，憲章綱目也。自序有云：「後世大儒，翼經有作，其唯邵子與朱子乎。……但經世書中如聲音律呂，開發收閉，既非後學之急圖，其紀年所書歷朝大事，大抵從史文而無書法，紫陽書法，彷彿春秋，惜比事屬詞，猶未盡改史文，其門人趙氏所編，多不合先生之定例，……於是取邵子之書，撮其梗概，為皇極圖說；取朱子之書，考其凡例，仿其書法，於歷代帝王自周末以及國初，千八百年，廢興得失之大端，為編年紀事。其連世一遵皇極，褒貶本綱目而法加密焉。然後二書之旨，貫徹融通，如指諸掌。而總名之曰皇綱錄。雖未敢望大易春秋之闡奧，亦可謂紫陽康節之功臣矣。」其旨趣如此。

建文年譜，凡二卷，附年譜後事。上卷自建文帝始生至遜位出亡之歲，下卷則均出亡以後事也。建文出亡，久成疑案，此書根據諸家之說，考述頗詳，亦見明人對建文之懷思，久而弗衰焉。商務印書館以此書乃海內珍本，特單行付印，以廣流傳，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版，列為中國史學叢書（何炳松主編）之一種。

逸史三傳，為擴廓帖木兒列傳、北虜三娘子列傳、毛文龍孔有德列傳，均極有關係之史事，叙次肖龍門。萊史，凡五卷，萊州一府之史乘也。起自唐虞，至明天啓二年止，備舉其大事，史裁亦可見。

石室談詩，凡二卷，上卷爲總論二十四條，下卷爲論各體二十一條、論諸家二十二條，多精湛之語。

後漢書札記，山公茂才（濤，明廩生）著，考訂字句，可爲讀後漢書之一助。

建譜誌餘，吉輔中翰（宿應，清貢生，中書科中書）著，補輯與建文年譜有關諸事。

歷代綸音，輯錄其先世所奉誥敕之屬。

先世酬唱集，凡二卷，輯錄交遊相贈和之詩什，多勝流辭翰。

先世學行記，凡二卷，附補遺，輯錄碑誌史傳方志等，並壽序祭文，以及諸家記載，誦芬述德，家乘之光也。

叢刊例言有云：「本刊蒐集，誠恐不無遺漏。此外尙有藏書論斷、正統論辯、自擬所南心史、歷年詩史、姓彙諸書，或全部散軼，或闕其一帙，雖屬滄海珠遺，終冀延津劍合。再事訪求，期之異日，並有望於繼起搜輯者。」自跋有云：「今日求文獻於湮沒之餘，敝帚千金之譏，知所不免；然民族基乎宗法，宗法肇於姓氏，流傳至今，所以停訟獄，禁邪僻，聚族而約束之，小宗之法，固尙盛於鄉曲也。往者于役海外，見各地僑民，操業微賤，祖國又無資金武力爲之援助，而子姓繁衍，多能自立，謂非宗法之效歟？竊不自揣，每欲撰錄先訓，以明宗風而彰祖德，……人事卒卒，垂三十年，迄未從事，常用有疚於心。邇者息影二勞之下，閉門編纂，閱三歲而成書，庶幾家學淵源，萃於一編，俾後世子孫得所觀感焉。」其宗旨、志願，均足稱。

陳聖庵（寶琛）爲之序，有云：「祭統載孔悝鼎銘而稱之曰：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以比其身而重其國家如此。……記云：有善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垂戒臚篤，厥旨深哉。爲人子孫，雖無論譏先美之能，第善弄所有，已足以永孝思而示來裔，矧其克補遺訂墜，參衆本以獨成精本者乎？然則自矚厥明以仁其先祖，其在今日，不尤當務之急歟？……趙氏叢刊行世，有輕蔑舊聞者，憬然於不明不仁不足以比身而重國也，其亦知所自反矣。」吳蔚若（郁生）序有云：「自學說一變，言舊則去之若澗，言新則趨之若鶩，載膏及溺，可爲深慨。今瑞泉獨能搜殘補缺，愜然深高曾矩矱之思，斯亦隄防人心之一助乎。」李柳溪（家駒）序有云：「其六世從祖見田吉亭兩公，歷膺顯宦，各有詩稿，世有三鳳之稱；（壹按：三鳳者，合兩公胞弟見素司業燦而言也。司業有式古亭詩草。）其八世從祖諸公，又經名流月

且，有五龍之目；而伯潛公值明季鼎革，辭官高隱，著作尤富。綜其一門，先後成書都十餘種，嗚呼盛矣！志乘及諸家別集雜著多著錄之，乃乾隆間開四庫館，博徵海內遺書，獨未聞有採進者，其諸不求聲氣抱璞自悶歟，抑顯晦固有其時歟。今者瑞泉將諸書次第刊行，彙爲一編，名曰東萊趙氏楹書叢刊，從此後學得參攷勝朝軼事，以廣見聞，而景仰趙氏之先烈者，且不止東海一隅，庶幾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而數典不忘如瑞泉者，孝子仁人之用心，足以風世而並傳也。」

右三序撰於甲戌（民國二十三年），皆有味乎其言之。

（壹）

## 偽書通攷

張心澂編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商務出版 二冊定價八元

中華爲文化最古之國，典籍之富，世界稱冠。然上古簡編繁重，記事記言，取足以存掌故垂教範，固無所謂著書也。後世節錄其言，編之爲冊，以便誦習，因事命篇，本無成法。自周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百家之術，蜂出並作，依託僞著，因緣而生，觀於班志所載，不一其例。西漢以降，屢出不窮，讀者迷於鑑別，學術因而淆亂，其弊何可勝言。唐宋而還，疑古者寢衆，辨僞不遺餘力，迄於清代，號爲極盛。四庫提要，允稱大觀，特出於官府，辭旨容有未安。若私人著述，如胡氏四部正譌，姚氏古今僞書考，朱氏經義考，崔氏考信錄，康氏新學僞經考諸書，雖極該博，然不失之於專，卽傷於泛無統系。自餘一鱗半爪，散見羣籍，且顯晦無常，稽考難周，此學者同引爲憾者也。

是書之作，在使學者盡知前人之成說，以爲治學之基礎。蓋一僞書有經前人辨別，其僞已成鐵案者，或證據甚多辨別詳明者，或證明前人之說不然而書不僞者，如概不過問，則研究之結果，能超越前人之說固善，或適與前人之說相同，或祇及前人所證明者之一部份，他人不笑其抄襲，則笑其孤陋寡聞，豈不枉費心思乎？故前人之成說應盡知之。本書之編纂，卽供此需要者也。」（見本書第十五頁。）

是書首載例言十二則，述所收偽書及所採諸家成說之標準。次目錄，次總論，總論又分辨偽之緣由，偽之程度，偽書之來歷，作偽之原因，偽書之發現，辨偽律，辨偽方法，辨偽手續，辨偽事之發生等九目。次爲所辨之書，曰經部，部分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經總，四書，小學等九類，共收書七十三種。曰史部，部分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傳記，地理，職官，政書，史評等十類，共收書九十三種。曰子部，部分儒，道，墨，法，名，兵，農，醫，雜，小說，歷算，術數，藝術等十三家及譜錄，類書二目，共收書三百十七種。曰集部，部分楚辭，別集，詩集，詞曲，總集，詩文評等六類，共收書一百二十九種。曰道藏，析爲洞真，洞玄，洞神，太清，太平，太玄，正一等七部，共收書三十一種。曰佛藏，析爲晉世，梁世，隋世，唐世，宋世，明世，近世等七期，共收書四百十六種，都爲一千數十種。所參證之書，不下百餘種，可稱爲巨製矣。

總論各節，均係辨偽應知之事，如辨偽之緣由一節，採梁任公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之講演，撮其大綱，以爲不辨別偽書，在史蹟方面則有「進化系統紊亂」，「社會背景混淆」，「事實是非倒置」，「由事實影響於道德及政治」，在思想方面則有「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個人價值矛盾」，「學者枉費精神」，「諸惡結果」，「惜猶未備舉其說也。次如偽之程度，偽書之來歷，作偽之原因，偽書之發現諸節，舉例甚多，亦未詳釋其理由。惟辨偽律節，一則曰不可別有目的，蓋「辨偽書應以求真爲目的，卽爲辨偽而辨偽，不可存有其他目的。如爲衛聖道而辨偽，凡不合於我所謂聖道之書卽斷其爲偽，則彼所謂偽者，實際上未必偽也。……又如專以破壞爲目的，或以矜奇好異爲目的，務求多發現偽書，以推翻破壞古人之說，或炫自己之能，如此則必多方周納，以斷其爲偽，一人唱之，衆人不加深究而盲從，則積非成是，眞者含冤矣。……此成虛偽之辨偽，非眞實之辨偽。……別有目的者，其結果固亦可發現偽書，然究非辨偽之正軌。……」二則曰不可存成見，「例如有門戶或派別之見者，辨偽時雖不存打倒彼派之目的，然自己主觀之見解不能破除，隱然有先入爲主之見存於胸中，……預有成見，終不免先傾向於眞或偽之一方面……致失公平之判斷也。」三則曰不可以一斑概全體，「不可因書中一部份之偽，或一句數句之言，或所用之名詞與著者之時代不合，因而斷定此書之全體爲偽，因一部份容有後人竄入，字句間容有因傳寫之訛而相沿，

或後人之所改也。……」四則曰書之價值爲另一問題，以爲「辨僞祇是辨明某書確非某人所作，更進一步辨明此書全部或某部份爲某時代某人所作，以還其真相，並非謂確係某人所作，此書爲真則有價值，否則無價值也。……」五則曰書中所述之真僞爲另一問題，蓋「書中所敘事實之真僞，或理之真僞，不得以其書爲真，即認其所敘事實皆確，所說之道理皆正當。……」六則曰不可因僞而遽削之，良以「辨僞祇是求其真相，其目的非欲將書完全燒毀消滅。辨僞與書之取捨問題無關，既不可以真僞爲價值之標準，亦不可以真僞爲取捨之標準，故不可因其僞而遽刪削之，使後人不得見也。一因僞書儘有其本身之價值，二因定一書爲僞，恐不免爲一時或一人或少數人之偏見，他日或別有新證據可證明其非僞也。……況書之僞者非絕對不可存，不過其價值須另行估定耳。……故雖僞寧存，以待他人及後人之評論。至書之真者，如誨淫誨盜之類，似雖真亦在所必去，……然其筆墨構造在文學上頗有價值，皆可以爲考察當時社會情況及思想舉動之用，亦聽其自存可也。」（見第五至七頁。）凡此所論，辭顯意賅，均可取也。

辨僞方法節，標舉胡應麟，胡適之，梁任公，及瑞典人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諸家之說凡五六十條。竊以孰說爲是，則未下斷案。至次節辨僞手續中，所謂「須有豐富之書籍」「須有學問之修養」「須知前人之成說」「用銳利之眼光」「用公平之態度」「用科學之方法」等六則，不啻爲辨僞律之重述，似可合併，或附於辨僞方法節之末，以爲四家主張之歸宿，似較別出爲善。

最末一節爲辨僞事之發生，蓋因有僞託之書，故發生辨僞之事，然亦有不明古代情狀，或昧於古書之來源，以今人著書之法例之，由誤會而致紛擾，亦所恒有。本節故標舉「古人不自著書」「古人著書不自出名」「古書世傳非成於一手」「書名非著者之名」等四項，爲簡要之敘述。

所收僞書，據凡例所言（一）凡一書之全部份或一部份爲僞造及發生僞造之疑問者，均列入。（二）凡書本非僞，因誤認撰人及時代，照所誤認之撰人及時代論，即成僞書者，故亦列入。（三）已佚亡之書，合於前二項者，亦列入。蓋所收不論存佚，祇以真僞爲準。然徵之本書，參稽四庫提要，古今僞書考諸書，尙有合於本例而漏載者。

凡著錄之書，首舉書題卷數，次著者，次列各家之說，其有駁議，辨正，以及批評他人之所辨者，亦均列入。其成爲

專書，或篇幅過多者，則摘錄其要點。如其書已佚，無從摘錄者，則錄其書名。其排列之法，悉依時代先後爲序。近人之論述，以其發表之先後爲序。凡所引例，悉舉出處，其展轉得來，遺其出處者，則暫從闕略。至僞書之考語，則注於書題之下，眉目清晰，條理秩然。惟書之存亡，並未標載，斯亦美中之不足也。

至託名之書，前人所考，間有未詳，本書於衆說之末，附加按語，少則百數十言，多至數千言，折衷衆議，往往近理。如子夏易傳一書，千載聚訟，莫得一是，至清修四庫全書，始判定其僞中生僞，然易傳何以託名子夏，提要未追細述也。本書按語略云：「漢書藝文志載易傳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楊氏二篇，蔡氏二篇，韓氏二篇，除服氏外皆有註。韓氏二篇註云名嬰，皆據七略，以指要爲題，他詞或刪或入註，韓氏二篇即七略之『易傳子夏韓氏嬰』二篇也。志之體例，祇標某書某氏及篇數，不以其人之字冠於上，故略去子夏二字，而註其名於下，易傳二字，則上文說之也。但照周氏楊氏例，漏註『字子夏』三字。故七略明謂易傳子夏韓氏嬰所作，後人不知即漢志之韓氏二篇，將子夏二字移於易傳之上，遂變爲卜子夏之書。」（見本書第八二頁。）此說視提要爲詳。

西京雜記一書，顏師古謂其書淺俗，出於里巷，蓋本筆記小說之體，然史志著錄，列於雜史，則因其撰人之傳說而致誤也。此書著錄，始於隋志，惟不著撰人，唐志始稱晉葛洪撰。至宋黃伯思乃曰：「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缺耳。」（見東觀餘論。）晁公武讀書志載其初序云：「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無前後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爲十卷，以其書校班史，殆全取劉書，有少異同耳，所餘二萬餘言，乃抄撮之，析二篇，以裨漢書之闕。」又曰：「江左人或以爲吳均（梁人）依托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略同，其案語則曰：「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書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四庫提要博採衆說，雖確指其僞，然亦未能證明撰人及時代。是書根據原書所記廣川王掘墓事，以爲撰此書者，必在晉發掘汲冢之後。其說略曰：「……古墓之發掘，於古代之文化有關，廣川王之舉，頗似今之考古家，豈二千年前已有此思想耶？且渠冢少年男女裸尸肌膚顏色如生人，儼然埃及斃尸記矣。掘墓事自古有之，伍員掘楚三墓而鞭其尸，爲洩恨也。漢亂時賊掘呂后墓，



無意識之行也。在劉歆時掘冢事不能入學者腦筋，非果有其事，或有所用意，不至無意識播之於文。至汲冢之掘，其動機爲盜寶，其結果於古文化大有關係。南齊建元時復有盜發楚王墓得考工記事，蓋自是學者始能將古人之冢與古之文化發生聯想。於是因汲冢事，由襄王冢以及他家，一一想像而筆之於書。……可見其思想由汲冢事發之……亦可證此書之在南齊以後也。」（見本書第五四六頁。）此說頗新穎。惟又據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後周庾信「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之言，以爲「可信爲梁吳之作，殆亦牛宏購書時所得。」則孤證恐不足爲定論。

目錄之學，原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爲目的，俾資因類求學，因學致用，故辨別書之真偽，實居目錄學科之重要部分。然其極不祇匡謬已也，更須旁通羣流，以見源委，藉明學術分科之因互關係。本書於此，亦嘗致意。如於法家韓非子之後曰：「按古之法家，由道家蛻化而來，以法源於道也。管子心術上曰：『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皆謂法出於道通於道也。故管子言法治，而其心術內業二篇多道家言，漢志列之道家。史遷謂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故老莊申韓合傳，此法家與道家之關係彰明較著者也。是韓非之主法治而兼明道家之旨矣。非又學於儒家荀卿，而以爲儒者用文亂法，有取乎荀卿之辨析名實綜明度數，以成其法家一派。學法復習儒，所從固非一師，而道家與法家之關係如彼，焉能斷其未嘗研究道家之說？是猶近世以法理哲學爲法學之根據也」（見本書第七八二頁。）次更臚舉韓非書中之言，與老莊申韓列傳所叙相證，多與道家之說相合，亦可謂盡目錄學之能事矣。

梁任公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嘗曰：「辨僞書的工作，還有一部分爲清儒所未嘗注意者，七千卷的佛藏，其中僞書不少……恨未有如閻百詩孫頤谷其人者一一爲之疏通證明也。」今本書所收，四部之外，佛道二藏，兼錄並採，足見致力之勤矣。

（鐘）

## 賓盧友朋論畫札

兩載以來。迄未肅候。每懷杖履。倍切依遲。比想道藝並高。起居福吉爲頌。某於前歲七月間病又劇發。幾致不起。以兩年療治。近漸康復。病榻中曾極以先生安全爲念。報紙有載先生南返浙江金華山居者。查詢友人都不得確信。益爲懸念不已。近傳消息云先生仍居北。聞信喜慰之至。未審近講學否。多作畫否。某以病故未下山已二年餘。因經濟關係。曾將舊居售去。仍在東山台築一平房遷住。風景較舊居住佳。於療養尙宜也。遷寓後以緣山堂名新居。曾自擬一銘。(以山爲緣。與山借緣。所緣皆山。山爲我緣。)後二義係取佛家唯識宗所緣二義。以是因義。作緣山堂。緣山之堂兮。堂既以山而能藏。人其以堂而能康。)未習爲文故不能佳。新居所見皆山。唯園門一角能見海耳。先生如有暇時。乞爲作一緣山堂圖卷。并篆一額。得便寄下。至引爲幸。去歲有友人楊君作甫曾交來筆金國幣二十元。切懇代求先生爲作一息茶菴圖立軸。以未知尊址。久未代函求。楊君係二十年舊友。(與織夫同鄉。曾游黃山。近避難居港。楊君近看大畫云先生畫比二石清溪都勝。)有暇乞并代寫就。并望代篆白紙一小橫額。(息茶菴三字。)特爲懇求勿却。今春有友人欲奉百元求先生畫一冊頁。如有清興允代畫時。乞示知也。素拜上

十二日敬上乙楮。前晨郵到。忽奉手示敬悉。并賜畫冊六頁。喜悅莫名。兩載懸念。既得大慰。開楮復得見近作。眞快事中之極快者也。前函所陳。諒已鑒及。茲復懇再賜六幀。尺寸同前。俾

足成十二。成一巨冊。并懇以先生悟入筆法墨法妙理。以語錄體寫成二三頁。一併寄下。略如柳公韓自跋畫冊後。同棧成一冊。當視同異寶。奉爲圭臬。庶他日流傳。亦可津逮後學也。又舊館售去。乃取裴鏞題文翁石室詩。古柏尙留今日翠。高岷猶憶舊時青詩意。名新居一室曰留今翠軒。亦以示不忘舊館之意。敬乞爲篆一額。請以宣紙書就。俾得光耀一室也。素拜上

頃楊作甫君來言。如承先生允賜寫息茶菴圖。并乞賜題一詩。足成三絕云。楊君好茶。云塵世擾擾唯於茶得少息耳。

繆君樞因得先生畫撰有跋語付上一看。

長卷已棧就。付棧時有人在棧店看至深夜不肯去。并將題跋抄錄。此亦有同好者。

又有友曾習山水畫。以此間無佳紙。欲託人往滬購取。特來託函詢先生。未知何種紙可用。擬購備藏用。便乞示及。

又友人黎雨潔好鄉居。有小園。前數年先生曾在舍間爲書一樂耕卿堂額賜之。乞代求先生賜一篆書聯。如得暇寫就。乞併寄下。

連日將先生手蹟整理付棧。如先生有手寫詩稿。乞賜若干頁付棧。行篋中有殘稿即可。不必再耗神騰正也。

賓虹先生近自北方以手寫山水長卷寄素兄附以此頓見貽。先生詩文金石書畫無不精妙。所作山水尤爲海內外識者共仰。其工力之專尙鮮有能詳道之者。近觀先生長卷中自附跋語。歷述自勝衣就傳迄今已年七十又六。臨摹唐宋元明名蹟。悟入筆墨章法之經過至詳盡。復云。既師古人。兼師造化。因游粵桂荆楚齊魯燕趙川蜀諸山水。手揮目送。未嘗一日間斷。先生又嘗受

聘審查故宮南遷藏畫。縱觀歷代名蹟。復以數萬計。其貫通古今。融會自然。求之古人。恐無出其右。往歲素兄嘗以先生十年前手蹟相示。已嘆爲不朽之作。素兄常爲余言先生之畫集歷代之大成。而另具手眼。百年內恐不能再有如此作者。斯言信矣。此頓筆墨尤秀動蒼潤。古拙之氣撲人眉宇。每一展玩。塵慮頓清。竟忘此身在烽火中也。已卯秋悔因識於緣山堂。

前得賜長卷。曾覆上一函。諒承察覽。近常有友來看先生畫。有識者亦有不盡識者。爲詳述筆墨之理。後遂無不嘆服。此後或續有懇求代向先生索畫者。當視友人經濟狀況酌代領收。馮金滙奉也。上函未竣。續得奉十月卅日賜覆書敬悉。遠浦歸帆秋江釣艇冊二頁。翁觀秋兄見之極喜愛此類畫。如有餘暇。乞寫四頁贈之。水墨極簡極淡。漫興爲之便可。渠昨夕來此力懇求也。今晨用明兄來舍。翁兄交來國幣百元。已面交託滙上。敬乞察收示覆。

素再上

旬內前得奉手示。并賜畫冊十二張。敬悉拜謝。前日又得奉惠緘。并大小畫七幀妥收。已分致諸友。均極感謝。內簡少坡一幀畫紙度略少。緣簡君因見前爲楊君作甫寫息茶菴圖。故力託楊君來親寫一軸。如息茶庵圖大小。當時因病忘記陳明。如得便乞補寫一幀。又鄭君小宗一幀。寫漁村落曠景。鄭君得之狂喜。即付裱。頃來告因紙度本已窄。又略灣斜。被裱匠切直傷畫。大爲懊喪。又懇託補寫一較大約三尺者。并乞允之。至禱。前示東西洋畫成仁成功之別。曾轉向諸友述知。莫不嘆爲至言。向爲人所未道。往歲蔡子民君曾倡美育代宗教之說。然於中國畫特有之點仍未道着耳。近踐體少瘳。即決再習畫。蓋以此爲人生最高境界。

能得深入。則世慮憂悉不足介矣。此間居處尙安穩。然以生活程度奇高。頗有不易居之感。而內地戚友傳來信息。無一不是流連顛沛苦難之音。刺心駭魄。賤體病久。本受不得刺激。幸賴先生之畫。得以神游資調攝耳。冬至已過。歲漸暮矣。今年已卯。得賜寫卷冊。於烽火浩劫之中。反有人生意義豐富之感。內心生活。賴此頓覺轉移。藝事之效至宏矣。恨卷冊外今年尙未得先生畫軸。如有餘暇乞於年內爲賜寫二幀。或以已寫就愜心之作見賜尤禱。略加頌語尤幸。一繁一簡。(因見爲翁君寫一幅筆至簡而意至高。玉潔冰清。令人一見神慮都淨。不特畫法妙。於人生另闢一境矣。神往無盡。)則今年已卯卷冊都備矣。素以嗜如性命者唯先生於手揮目送之餘當能滿足之耳。素拜上

率讀大諭。藉悉六法要旨。無任銘感。前寄上拙畫十頁。敬乞批改惠下。俾得略知門徑。幸甚幸甚。法繪兩頁拜悉謝。奉上大風堂藏趙文敏九歌書畫石印冊。祈查收。柱意畫畫似均屬贗品耳。乞賜數言以定是非。前寄上公爲徐君書篆聯。柱極愛之。便中乞跋數言惠下。以便珍藏。千託千託。柱頓首

附秋思一首

輿信何心望小園。蕭蕭疏柳正當門。秋深頓覺山河瘦。心遠那知車馬喧。身世逃虧空縱酒。靈脩浩蕩孰招魂。離家久作無家看。翻爲思家淚暗吞。

大名耳熟。景仰多年。不圖頃日和田生携至先生手書。併惠貴畫山水四幀。寵遇之至。感佩殊深。曩由張大千君得頌貴畫。今復辱此嘉贈。狂喜。拜展之下。筆墨秀拔。淋漓興情。洵是士大夫之翰墨。適絕時逕。想見先生襟度清曠。已分與諸友共爲欣

賞。僕詞翰皆庸拙。墨戲山水不堪持贈。既蒙見徵。乃不自揣。塗抹六小幅付郵進呈左右。祈留目之後便宜分贈貴友人。使僕得

海內風雅之訂交。則幸甚。唯筆墨笨拙。愧甚。如辱指教。於雁魚中望相念也。田邊華頓首

## 本刊徵文啓事二

西洋人研究東方文化，固然是自近百年來始見發達；然在近百年中，求其能瞭解東方文化，而能博其同情，再進一步而能化爲東方人，在我們所知道的，只有一位「小泉八雲。」

小泉八雲是在公歷一八五〇年的六月，生於希臘伊阿寧羣島的萊夫楷地歐。於一八九〇年到達日本，初任一家美國報館的記者。以後便充任松江高等學校的英文教師，後又當東京帝國大學及其他數處的英文學教授。因爲他人品既富於情感，而又有偉大的創作的天才，所以他所著的書，多半是研究東方的風俗和習慣的。

小泉八雲的原名叫海爾恩，本是基督教徒，後

來住在日本，被秀麗的風景所陶醉，更受了東方民族和宗教的神秘思想的影響，漸漸的拋棄了基督教的信仰，皈依佛教，終於被東方的文明所誘服，改了一「小泉八雲」的日本名，居然入了日本籍。

今年——一九四〇年——恰好是他出生第九十週年，也是他初識日本的第五十週年，我們對這有功於介紹東方文明給西洋的小泉八雲，似乎應該有所表示，所以我們想徵求一些關於他的佚事，或是把他所著的精而有味的作品，擇譯一些，介紹給讀者，凡以此項稿件惠寄者，登載後略致薄酬。

中和  
徵文

凡應徵稿件請將此印花剪

下貼於稿端否則概不登載

# 養和室隨筆

渠 彌

## 古白話

魏書胡叟傳。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學不師受。好屬文。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爲韋杜二族賦。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按魏書此傳文義頗異於常。蓋取當時所流傳之別傳而入於史。猶晉書之夏統傳也。胡叟字倫許。尋其名字及一生事蹟。皆極詭倣。其佚事必爲當時人所爭傳者。如明之李卓吾陳眉公清之袁蔞齋乎。

## 宗族

顧亭林裴村記云。若解之薛。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存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衆。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盡。又云。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奕棋。而大族高門。降爲皂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乎。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避竄以求苟免云云。余按宗族聚而成鄉里。宗族鄉里者。自衛之基也。必鄉里不致於奔潰。宗族不致於離散。而後國脉可存。謀國者孰更聽此迂遠之論哉。

## 魏孝文南遷

魏書李崇傳。崇疏有云。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迹。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工。壘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頽壞云云。按孝文遷洛。本非至計。代人尙未及盡遷。而國祚已覆矣。師心自用。爲害一至於此。體國經野。談何容易。前人締構之艱。豈容輕忽哉。

### 武人好事

開元中。郭虔瓘斬突厥將同俄特勒於北庭。以功大受賞賚。乃請募關中兵一萬人往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供熟食。敕許之。韋湊疏諫。以爲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云云。虔瓘卒無克獲之功。（舊唐書郭虔瓘傳）武人好事喜功。每不顧民生大計。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民力殫竭。誰與有此功者。戰伐之事。當由秉國鈞者籌其全局。固不可盡委執堅披銳之人也。契丹志云。吳王遺太祖以猛火油。太祖大喜。即選騎二萬欲攻幽州。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旬。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彼恃力以求一逞者。識度不如一婦人也。舊唐書董延光受詔攻吐番之石堡城。王忠嗣不以爲然。李光弼危之。忠嗣曰。平生始望。豈及貴乎。今爭一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武人不顧大計者。可以爲棒喝。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此語尤令人惻然。

### 水帶子

今世通行之救生圈。古已有之。阮元廣陵詩事云。康熙乙丑間。高寶水決。人每以水帶子自隨。朱竹垞有水帶子歌

云。刮磨者匠髮者工。惟智創物變乃通。置之兩腋下。絡頸雙青纒。中流踏浪如御風。過涉不愁滅頂凶。水帶子上有二繩。乃繫兩股。非絡頸也。余嘗製此分給水師將士。竹垞不知用法故有誤。按文達曾督閩粵。故習於此。

### 尉遲鞭

許棠詠鑊馬鞭詩序云。鑊馬鞭長慶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曹華進獻。且曰。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德字尚。然則俗說固有本矣。

### 燒餅歌起原

顧起元客座贅語云。紀聞言（不知是典故紀聞否）。太祖嘗游雞鳴寺。見剎宇高敞大內。欲毀而更置之。鐵冠道人令衆僧迎訴。上問何以知之。曰鐵冠道人語。上異之。遂止。因召道人問曰。今日我有何事。對曰。太子某時進餅。時中秋日也。（彼時已有月餅之俗）上命鎖於房以驗。及時太子果進餅。上方食。思道人。遂以口所食餅賜之。比啓鑊。道人已失所在矣。留蒸餅歌於案以獻。歌辭於靖難土木之事一一明驗。案道人姓張名中。臨川人也。（以上皆贅語之言餘節去不錄）俗云誠意伯所獻。又不如說之尤古。蓋近世童謠之流傳最久者。

### 明代飯棹之制

顧起元客座贅語云。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已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卓一張。殺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果酒。用二大杯輪飲。卓中置一大椀。泔水滌杯。更斟送次客。曰油椀。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卓及殺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用一帖。闊一寸三四分。長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卓殺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闊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殺七八

器。亦已刻入席。申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厨人之事矣。余按起元所謂八仙卓延客者。蓋指士庶小集會耳。既而風俗漸靡。不肯用此簡便之法。乃有所謂看席。(開席蓋即看席)入清以後尋常小宴復趨簡便。又復正統中風俗矣。

### 衡湘語音

全唐詩胡會戲妻族諸語云。呼十卻爲石。喚鍼將作眞。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會邵陽人。然則唐時湘衡諸州語音甚正。其不用合口音者。不知究是何地。今則自五嶺以北。皆無合口音矣。又觀歐陽元詩以筴白食等字爲韻。則元時湘人語已失唐音之正矣。

### 焚宮室

後唐清泰末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於地。將焚其宮室。雍王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他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

### 采硫日記

越縵堂癸酉日記云。夜閱仁和郁永河采硫日記。永河字履無可考。蓋福州需次下吏。或地方官幕客也。此其赴臺灣之雜籠淡水采鍊硫黃按日所記。敘次不免蕪陋。間附絕句。亦俚拙。然言澎湖島嶼臺灣形勝海道曲折番俗利害俱頗詳悉。時當康熙初年。鄭氏甫平。而其言臺灣之不可棄。有曰外藩之覬覦此土者流求安南日本俱不足慮。惟紅毛最狡黠。戰艘最精。火器最利。又爲西洋人用。西洋陰鷲。其意不可測。幸遠隔重洋。未遽爲患耳。若得此地。則不可制矣。西洋人之終爲中國患昔賢蓋早見及之。藍鹿洲亦曾論及此。



## 過洋樂

廣東新語云。東莞李竹隱先生。當宋末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之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至今莞人送喪皆用日本鼓吹。號過洋樂。

又云。日本之學始徐福。歐陽公詩云。徐福去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尙存。歸善葉春及嘗上疏請於纂修正史之日檄至日本。搜尋三代以前古書。或猶有什一之存。此議甚高。及黎範齋楊惺吾徐積餘諸君奉使彼邦。果得無數祕本古笈焉。

## 閩教

廣東新語云。閩教者宋南海人梁觀國所撰。凡十五卷。授其女弟爲師。使訓閩巷童女。以守禮法。真德秀胡寅常稱其書。明歸善葉時又嘗著陽禮書以教子。陰禮書以教女若婦。諸女歸。書醮辭於篋令習之。祭祀夫婦灑掃滌器。菹醢必親。朔望先生率男。孺人率女婦。謁祠退。登堂相拜。乃據坐。兒女上謁受教。及兒女長。兩人春秋高矣。日揖讓如賓。誕送賓主再拜上壽然後兒女更上壽。盡歡而罷。故葉春及稱之云。惠江之學。造於夫婦。蓋以身行其閩教者。又香山黃佐有姆訓一書。以內則曲禮詩傳爲主。而列女傳女戒家範皆采入焉。按粵女柔順儉勤之德。至今冠絕方州。倘亦梁黃之遺教乎。然自陳文恭教女遺規而外。竟無一書闡明女學婦職者。斟酌古今撰爲典範。以教小學中之女生。是亦當務之急也。

## 書法標準

書法爲我東方人獨有之美術。其含意至爲深遠。古人多託意高玄。惟藝舟雙楫始以平易語釋之。中人之資。得而習之。皆可以得聖解。然何者方爲佳書。終無確切詁釋。今按宋史選舉志紀宋時書學之制云。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爲法。

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爲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爲法。考書之等。以方圓肥瘦適中。鋒藏畫勁。氣清韻古。老而不俗。爲上。方而有圓筆。圓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濁。各得一體者。爲中。方而不能圓。肥而不能瘦。模倣古人筆畫不得其意。而均齊可觀。爲下。此數語極有斟酌。其注重方圓肥瘦之折衷。尤爲扼要。今學董習書。率取庸劣字帖爲範本。無論師與弟子。間以書法何者爲佳。何者爲劣。恐無一人能置對者。徒耗紙筆而書愈拙。謂宜仿古意。公定一書法標準。以訓生徒。

### 銅像

魏書崔挺傳。光州故夷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此爲鑄銅像以資紀念之始。

# 朔風半月刊

第十八期 已出版 各書店均代售

社址 北京西單迤北大街二四八號

# 藝文選錄

還栝軒圖爲拔可題

寒 坡

薊邱植汝篁歷劫難自還丹橘薦嘉客踰淮變無端栝也松柏性冰霜能獨完徙殖自墨巢夜起常盤桓方期千歲材香葉宿鴛鸞種樹計未了報恩起茅菅從此南陽客土斷無歸轅宅易壁幸返懷舊心所安難得賢主人相依凌歲寒胡爲蒼龍化臆對涕洟瀾補履苦錄促撞斗徒哀歎理正心直裂物我同一觀海滅雪色壁月來舊生煙眞率日月至尋詩嘉樹閒十年如風擗一元多墜懼祇今薪樵盡宿艸高邠連南遷事豈再東望春可憐相陪更廿載此諾悲香山萋楚樂無知可戀非人寰勉哉碩果亭試讀松羔篇

素言跋爲孫毓脩作

寒 坡

右素言一卷覺羅女史學誠遺箸也字曰丹奉滿洲正紅旗人原任禮部尙書蘇庫女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妹次居弟八故世稱覺羅八姑好讀書談古今節義事自以有癘疾立志依父母以終著素言一卷成於乾隆十七年九月受祐堂西齋者志所居也即以是年冬卒遺言火化靖逆不從爲之銘而葬之迹其秀毓天潢生秉至性孝事庭闈者二十有餘祀書中述舊聞紀母訓躬行心得卓然女宗良足

示埤的於青衿不徒垂中閨之寶訓所稱蝶園徐公爲舒穆祿相國徐元夢謚文定圖大將軍爲馬佳相國圖海謚文襄皆吾鄉鉅人長德所記雍正癸卯宗伯公以疾乞休乾隆元年特恩與富察馬公海寧陳公同以原品食俸馬公爲沙濟富察文穆公馬齊陳公爲文簡公元龍兄樗園即靖逆字蔚文年十七舉翻譯科官中書應陽城馬周科改御史乾隆四年由通政使左官龍安洊擢監司至開府靖逆序是書爲乾隆十八年則自江蘇移撫浙江後作也菴菴廉訪爲靖逆兄名倫達禮其記菴菴之冢婦殉節事則黑龍江將軍烏禮卜之女蔭生隆德之妻錢坤一先生爲賦東鄂烈婦行者也所稱文良公夫人季玉爲蔡大將軍毓榮女高文良公其倬繼室名琬著有蘊真軒稿虛亭當是西林剛烈公鄂容安所稱傅文清公爲賽音納殷富察相國阿蘭泰梁村蔡先生爲漳浦文勤公世遠相鄉當作桐鄉爲張楊園先生履祥陳端肅當作清端爲海康中丞瓚皆筆誤也其自記次韻之句全詩載國朝正始續集中靖逆官京朝日屢上封章銳於報國由蘇州知府之汀漳道任王次山侍御贈序且撰去思碑其治行旣爲當時所推重及女史卒賢士大夫競製哀誄以塞其悲杭大宗時客嶺南其覺羅八姑輓詩語尤翔實高宗臨御恩威多不測靖逆入長中樞預機務尋以參贊行邊拜屬鏤之賜全家遠竄淪沒窮荒而女史學行世亦遂鮮有能道其詳者熙朝雅頌致歎遺珠孤本流傳幾同星鳳吾鄉人士敦行力學凡所述造不自表襮後生荒陋數典多忘世變方殷賢愚同盡今是書乃幸爲恂儒居士所收弄喜得綴言簡末以志仰止之私並錄嶺南集詩用諗來者至於靖逆得禍七椿園嘗訟其冤觀女史所紀孝友家風不可謂之非不幸也

題佑孚齋乘槎圖

寒 坡

六橋得孚齋王孫乘槎圖出以見眎中有天游老人齊天樂一闕爲集外之作至可寶貴老人西林覺羅爲鄂文端公曾孫女寄食于顧氏故世稱顧太清顧爲榮邸護衛被選爲幻園貝勒側福晉相傳爲南人非也紀鵬上公恒煦貝勒元孫嘗與同直行朝言之甚悉爲志數語知人論世其有取焉

博物志跋

寒 坡

黃刻連江葉氏本博物志十卷最爲完善據以覆刊其文義傳鈔間有譌舛據今本別爲校記以便讀者壯武此書多采古籍所紀王莽時郡國多稱瑞應歲歲相尋皆由順時之欲承旨求媚多無實應意存鑒戒不徒以博覽爲職志三苗之頑防風之戮自來無異議乃今觀之大可感喟世安得有不死之艸乎穿曾之民以視宏演之肝萇宏之血奚異焉乙卯冬十月校竟拜識

致陳善餘書

寒 坡

日前復上一書計徹清鑒昨從友人處假得芸窗詞一冊細讀一過中間尋常酬應之作居多可置不論而其繫情舊京志在恢復如云往事悠悠物華舊江山仍麗悵斜陽芳艸長安不見誰共灑新亭淚又云還更喜玉闥規模笑騁伊吾志塵清北冀又云西風亂葉長安樹歎離離荒宮廢苑幾番禾黍可

謂忠義憤發與辛稼軒張于湖互相映照昔宋于廷謂姜白石流落江湖不忘君國借託比興於長短句寄之白石隱秀而芸窗透露其詞筆有高下而心期要爲不二也執事能爲作序跋表明此旨知古人心眼正自有在非徒工綺語者比有功於詞苑者多矣未審高明以爲然否毛子晉好事人耳跋中但摘其空綺之句不足爲方叔知己詞學自皋文保緒託體始尊讀古人詩文皆當以此法尋求庶耳食者不敢以詞章爲小道也書以求教

更正志歉

本刊第三期藝文選錄內翠樓吟一闕隔城芝蓋杳下脫漫携酒重尋芳里蕭條滋味二句又揚州慢一闕換頭第二句賺字誤陋字特此更正並對作者道賺忱

## 紅樓真夢

龍·顧·山·人·

## 第六回 話封狼黛王慰懦媛 賜真人神瑛辭癩佛

話說前幾回都說榮國府的事。那太虛境大荒山兩處。卻久遠了。未免累看官們懸念。如今且說黛玉生前因為身世崎零。又與寶玉一番情感。彼此不能明說。因此有種種不虞之隙。求全之毀。就外面看來。似乎性情乖僻。其實由於用情過專。自到了絳珠宮雖然舊情不斷。觸緒纏綿。眼淚卻省了許多。又有晴雯金釧朝夕伴著。排愁解悶。倒比在瀟湘館時心裏開展。一日警幻仙姑來訪。見著黛玉。携手入室。仙姑拉着黛玉忖量了一番道。賢妹來至此間。且喜塵慮漸空。神采更秀。可見近來的修養了。黛玉笑道。我懂得什麼修養。無非少用心神罷了。仙姑道。這就是道家澄心齋神的道理。這個齋字。就是吝嗇之義。能知吝嗇。自然不至妄用。見房中九芝鼎內焚著名香。便道此香雖烈。卻不甚清。我處有一種香叫做羣芳髓。乃從各種異卉中采出。用珠樹油鍊成的。回去令人送來。賢妹善於撫琴。若對那名香撫成新曲。必非人間宮徵矣。黛玉又求他指示修心繕性之法。仙姑道。此間雲笈琅籤。備詳玄旨。賢妹如此聰明。閒時深研。便自得之。何待指引。又問道前山各處儘可游玩。賢妹可曾去過。黛玉道。我向來是懶的。又沒有伴侶。所以總未去過。只到過元妃宮中兩次。仙姑道。前次賢妹未來。我就想引你生魂前來游玩。卻被別的俗事耽誤了。可見凡事都有定的。不日尚有你的故人到此。將來游伴儘多。可慰岑寂了。黛玉急問何人。仙姑道。且到彼時自知。說罷興辭而去。黛玉送他回來。晴雯迎著笑道。我聽仙姑說話又似掉文。又似說傷。真叫人鬱悶。金釧兒道。你還是這種脾氣。人家是仙姑。你算什麼。還要批評他麼。晴雯道不是瞎說。我真是悶氣。俗們看看仙草去罷。也該澆點露水了。金釧兒道。姑娘也出去走

走。整天的悶著也不是事。黛玉也應了。三人走至前院。剛到白玉欄前。見那草綠的似孔雀毛。尖上微紅又似珊瑚。十分嬌豔。迎著天風翩翩欲舞。黛玉近前更款款作態。依依有情。晴雯傾出瓊壺中的仙露。灌溉了一回。金釧兒道。從來沒見過這般好看的草。晴雯笑道。這是仙草。人間那裏有呢。我聽他們說。他是姑娘的前身。現時姑娘又在這裏。到底是一是二呢。黛玉見那草秀茂異常。正在欣賞。聽晴雯如此說。便道。聽他們那些話做什麼。若真是那麼著。我不成了草精了。晴雯道。說也奇怪。我來的時候。那草焦乾稀瘦的。所以姑娘那麼多病。如今纔好起來了。金釧兒道。那年我跟著太太陪老太太逛園子。看見蘅蕪院山石子上有一棵草。卻很像他。就是葉子粗些。倒結了通紅的果。比天竹子大的多呢。我採了好幾個。遇著紫鵲。都給他了。又笑道。姑娘想紫鵲不想。他也許會來的。那天你們在裏屋說話兒。我一個人走到外屋拏茶碗。看見一個丫頭。掀簾子進來。被侍女們攔出去了。那人就活脫的紫鵲似的。晴雯道。別胡說。他好好的怎麼會來呢。黛玉聞提起紫鵲。心中無限感觸。眼淚就繞著眼圈。金釧兒看出。故意嘔晴雯道。這草雖好看。總不如你的芙蓉花。不知你那花兒在那裏長著呢。晴雯道。姑娘是草。我們更是草了。比什麼花兒呢。再說芙蓉花是水裏長著的。若有花神。你們跳水的纔配當呢。金釧兒笑道。我恭維你你不受。那末你是狗尾巴草兒。再不就是蛇床子。他們不說你是水蛇腰麼。晴雯啐了一口道。浪蹄子。狗嘴裏沒有象牙。等我幾時撕你的嘴。說得黛玉倒笑了。便道這裏也涼。我們回去罷。回至屋中坐定。便有警幻差的侍女送香來。黛玉命晴雯收了。一面對那侍女道。你回去替我謝謝仙姑。侍女去後。黛玉另揀了一個龍紋小鼎。將那香試點起來。果然香得幽靜。一縷清芬。似蘭勝蕙。見壁間有一古琴。便取下撫弄。那琴背刻著鳥篆二字。名曰鳳吹。拂弦清越。只是黛玉常彈的。是小時特製的短琴。轉覺他不甚靈便。慢慢的和弦按曲起來。先如松巖秀峭。長風來下。彈至中間。又似雲波浩渺。激浪有聲。那窗外的松濤竹籟。都引入弦中。和成一片。原來彈得是天風海濤之曲。晴釧二人不解音律。只默坐細聽。宮女們也有知音的。莫不讚歎。黛玉又把和寶釵的琴曲試彈了一遍。到末段彈不下去。便隨意改了兩句。卻是聲聲幽咽。不覺墜淚。晴雯也情有所感。忙哄著黛玉將琴收起。又閒話了一回方睡。過了兩日。警幻處侍女忽來傳金釧兒。去了半日。黛玉不知何事。好容易等到回來。晴雯先忙著問他。金釧兒道。咱們二姑娘來了。仙姑叫我接去。我走過了石牌坊就遇著了。送他到了薄命司。司裏那些



冊子都歸他掌管。彷彿到任是的。二姑娘知道我在林姑娘這裏，帶話給姑娘請安，說他那裏諸多不便，請姑娘千萬不要去。他稍微料理料理就來的。晴雯道：二姑娘說起寶二爺沒有，金釧兒道：他那裏有工夫說閒話呢。正說著侍女們回說有客，黛玉等起身要去迎接。迎春已自進來，見了黛玉，拉著手就痛哭起來。黛玉見他形容憔悴，衣裳不整，從前聽寶玉說過孫紹祖的虐待，是慘無天理的。又想起自己伶仃孤苦，飄泊相憐，也自無聲掩泣。晴雯等勸了幾番方纔勸住。黛玉哽咽了半晌，方問老太太舅舅舅母可好。迎春便將兩府查抄，賈赦賈珍被罪發遣，賈政王夫人如何懼怕，老太太尚在病着，一一說了。晴雯道：老太太向來硬朗的，想來還不要緊。迎春道：常言說的老健春寒秋後熱，都是靠不住的。況且老年人最怕糟心。老太太這兩年的罪過也受穀了。晴雯道：他老人家什麼人給他罪受。迎春道：你想老太太享了一輩子的福，像這種查抄啊，問罪啊，眼看著兒孫如此，他心裏如何受得。我聽鴛鴦說老太太還燒著香禱告皇天保佑。兒孫一切的罪孽，他一個人當去，早早的死了就完了。你想可慘不可慘呢。又搭著寶玉這兩年瘋瘋傻傻的，那回聽見林姑娘的事，當時哭著就厥過去了。好半天纔回了來。後來好幾次都哭得死去活來的。老太太最疼的是寶玉，怎能不糟心呢。林黛玉聽到這裏，已伏几暗泣。晴雯又問道他娶了寶姑娘到底好不好呢。迎春道那裏是他願意的呢。他們騙他娶的是林姑娘，一揭開蓋頭見是寶姑娘，他就瘋了。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姑娘去。那黛玉聽了更抽咽不止。連晴雯也哭了。迎春想起自己的心事，重又揮淚。金釧兒勸這個也不好，勸那個也不好，也跟著一哭了事。正不得閒交，忽聽有人說道：姑娘在這裏呢。害得我好找。大家一驚，這纔止住。原來是司棋。他聽說迎春來了，急於要見，他到薄命司尋到此處來了。見了迎春，又向黛玉請安。見晴雯金釧兒在此，又忙著問好。晴釧回問了一聲，卻只冷冷的。倒是迎春見著他，就如見了親人一樣。把孫家前後的事又詳細訴說了一番。說到北風裏穿著單衣，攢到下房去住，不禁又復痛哭。司棋道：二姑娘你向來信因果的，這只可算是孽緣罷了。迎春哭道：我不信我前世裏造了什麼孽，又數數落落的說個不休。好半天纔住。司棋扶著他去了。黛玉直送至前院白玉欄畔，說道：二姐姐得空的時候只管來。這裏我也悶著。我們姐妹多說說話兒也好。看他影子不見，方回到屋裏，想起迎春的話，這纔知寶玉並非負心，又想老太太素來疼我，都是鳳丫頭他們撥撥的，把老太太也攆住了。後來到底追悔不追悔呢。又想起自己父母早亡，婚姻事無人主持，所以弄得如此結果。假若任他們胡

亂嫁了。遇著非人。那二姐姐不就是榜樣嗎。如此層層的想來。不覺淚沾衣襟。到夜裏晴雯金釧兒都睡了。黛玉在床上抱著膝坐著。思前想後哭了一回。又想了一回。不知什麼時候方纔睡著。按下不表。卻說寶玉同湘蓮回到洞屋。湘蓮將鴛鴦劍挂起。便對寶玉道。咱們來此苦修。原要從靜功做起。寶兄弟你修得是禪功。比我更也不同。那好動的脾氣。以後真要改改纔好。寶玉笑道。你怎麼變了煩嘴子了。我知道就是了。從此多日。寶玉在洞中同湘蓮無話不談。卻不敢往洞外去逛。悶時央告著湘蓮。教了他許多的劍法。一日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從太虛幻境回來。寶玉湘蓮忙著迎接至石屋坐定。二人便問湘寶近來的坐功。渺渺真人又嗽著湘蓮道。你一念之差幾動了殺戒。可知罪過麼。湘蓮忙跪下求師父戒責。真人道罷了。恭喜你素具道根。轉圓甚速。此後要切自戒飭。不可再犯。你以為那白猿是尋常畜生來盜你的劍麼。他便是個神猿。故來試你劍法。倘若傷了他。罪過不小。豈不可惜。湘蓮自陳愧悔。恪遵師命。茫茫大士又叫寶玉道。我不要你這徒弟了。寶玉拉著師父的百衲衣跪下央告道。師父容情。前日我二人出游。是弟子一時好動。累及湘兄。若說神猿的性命。還是弟子一言救下。求師父準功折罪。大士又笑道呵呵。你有不知。前日當今皇上賞給你文妙真人的道號。我們世外空門。原不受朝廷轄制。只是陰陽一體百神效順。何況我們。今將汝拜在渺渺真人名下。從此更換道服。另就玄功。前途無量。寶玉望著師父依依不捨。大士道。你枉自潛修。尚未透澈。自來道釋同源。我們二人又何分彼此呢。便命湘蓮替寶玉換了道裝。且喜寶玉入山以來。尚未落髮受戒。宛然便是一個道士。湘蓮領著叩見了渺渺真人。又向茫茫大士拜謝。大士對真人笑道。我好好的。一個徒弟。被你搶得去了。從此便將木魚經卷一切收起。同湘蓮深究道書。靜研玄理。又是一種功夫。原來寶玉雖然常閱經典。他的禪悟尚不如黛玉寶釵。可見他性情不近。此番出家。爲的是黛玉生前的誓約。又因那人說的潛心修養。相見有期。所以丟下了塵世的富貴。千辛萬苦的奔去。說他明心見性。未免過分。自從改了道教。他素來深喜莊列諸子。又看過各種道書。覺得此中玄妙。勝如佛家寂滅。又得渺渺真人的指導。柳湘蓮的印證。更引起他的興味。這也是先天秉賦來的。所以超進得神速。一日渺渺真人喚寶玉至他石室。傳授真訣。寶玉甚爲心喜。及至石室。渺渺真人取出一本道書。命他細看。寶玉忙即接受。逐頁翻看。只是白紙。並無一字。便欲叩問真人。真人道你且耐心細看。自有靈妙。寶玉沈心靜坐。翻至數頁。忽現了一個福字。真人道。你且按畫寫

來·寫至下邊田字·真人道·道在此矣·非有福者·不能得道·福從何起·只在心田·這是入道的第一訣·又翻至次頁·見一綠字·寶玉問道·綠是塵世上的·怎麼與道有關呢·真人道·人皆有祿·凡人私之·至人公之·與人共祿·入道之鶴·寶玉本自聰明·一一領會·又看下去·乃一開字·真人道·此是靜坐工夫·兩眼爲門·道心斯存·中心爲井·道心斯定·靜坐時照此持心·自然有得·又下去乃一竹字·寶玉不解·忙又叩問·真人道·此是導氣的工夫·竹爲兩個·合爲一身·析身爲二·中有天地·寶玉尙欲看下去·真人道·你先就此數字做去·一字是一字的工夫·果能一一貫徹·尙有傳授·寶玉拜謝出來·湘蓮稱賀·那渺渺真人所傳的真訣·湘蓮先已領過·又替寶玉指明了許多奧竅·就此一日一日的做去·由靜生慧·由慧生悟·深坐中得了奇境不少·後來渺渺真人又每日教他一種坐法·漸漸的元關開闢·真魂出舍·但見渺渺真人引他去三山五嶽徧去游覽·一日到了一處·其山景又與人間不同·那山石全似碧玉堆成·山上所生雜樹·或燦如彩霞·或煥如翠葆·又有青枝白花的晶瑩皎潔·宛然琪花玉樹·山上一帶崇樓飛閣·金碧耀目·所見都是宮妝女子·有鴛鴦的·有騎鳳的·也有吹笙簫彈箏篴的·山泉下注·滙於丹池·池中徧開蓮花·大如車輪·千瓣綴成·不露鬚蒂·山下就臨著碧海·海邊幾座亭子·欄柱皆作黃金色·雕刻精絕·望海中似有島嶼樓臺·碧綠的海水中·映著五綵的海霞·明豔奪目·寶玉雖生長富貴之家·卻未曾見此麗境·惟有讚歎而已·又一日·引他到了天宮司文院·只見當中一座高閣·四圍全是白玉欄干·閣下奇花異樹·多不知名·寶玉隨著渺渺真人從玉階走上去·那閣比大內宮殿還要宏敞·梁柱鈎金設綵·四壁都度著圖書·其中有許多真人·和寶玉並不招呼·寶玉走至西壁·見壁下也堆了許多書卷·隨手取了一本·細看都似蟲書鳥篆·全不認得·只聽得鸞鳴鶴唳·令人心骨俱清·寶玉偷問此是何處·渺渺真人道·你看編額便知·從他指處看去·果見中間懸一巨匾·是金書的司文院三個大字·從閣下去見四周群房·皆是雕欄玉砌一般巨麗·渺渺真人帶他回來說道·你潛心修成·將來此中有分·寶玉自是歡喜·從此空閒時便自靜坐·有時湘蓮喚他出去·他倒懶懶的了·湘蓮要試驗他的道力·那天從師父處回來·寶玉靜坐纔罷·便向他道·寶兄弟·師父剛纔說得因有一件未了的事·要命你到太虛幻境去走一轉呢·寶玉道·胡說·那裏有這種事·湘蓮正色道·和你說正經話你倒不信了·寶玉似有喜色道·真個麼·從這裏怎麼走得去呢·湘蓮道·你仙山天府都走到了·何在太虛幻境·師父自會送你去的·寶玉

纔信了。心中暗喜。卻又躊躇。想著此去到底見林妹妹不見呢。若不見他。我心裏如何過得去。若見了他。此時道功未成。豈不多一障礙。正在自己盤算。湘蓮大笑道。哄你的你倒信真了。我們修道的道力越高。邪魔越重。你這般不慮不慮的。將來怎麼好。寶玉不禁也笑了。湘蓮又道。師父叫你去太虛幻境是誑話。可是叫賸們今天半夜裏一交子時就上。去。有話吩示。你可記著不要誤了。欲知吩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本刊徵文啓事三

#### 徵求關於庚子之役之文獻

鴉片戰爭起於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越六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有義和拳之亂與聯軍之入京。所謂庚子之役也。此役距今適四十年。推本溯源。與鴉片戰爭實一線相承。其結果則爲創深痛鉅之辛丑條約。而以後種種。復多與此役有因果之關係。撫今思昔。曷勝感喟。茲擬徵求關於庚子之役之文獻。如承賜教。登載後敬奉薄酬。略舉數端如下。

（一）北京一地。庚子前與庚子後。顯有變遷。如能就有形與無形兩方面。舉出翔實之比較。最爲有用。其有形者。如街道建築之興廢。服飾用具之

變更。其無形者。如職業風俗思想之變遷。任舉一端。皆極有興味。如以原料見示。而不編成整齊之文字。亦同樣歡迎。一律致酬。

（二）關於此役未經著錄之一切遺聞軼事。及罕見之公私記載。並圖畫照片等。無論件數多少。均所企盼。當視其價值。酌定酬資。

（三）關於此役發生之遠因近因。及其影響於中國政治、經濟、學術。暨國民心理、社會風俗之類。如能發揮宏論。自當按本刊投稿例。從優致酬。

中和  
徵文

凡應徵之稿請將此印花剪  
下貼於稿端否則概不登載

#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威儀佛國有奇觀布地金繩七寶闌好是張家名畫記  
涼經時節看懸山

徐珂王風箋題云善果寺在京師彰義門內宣武門外大街路北其二門內兩廊下有懸山上懸之石有三四百年久不墜繪以采色石隙之上層嵌以神仙中層爲僧侶有嗒經靜坐及打包行路諸式廟宇橋梁因形勢曲折而點綴之各盡其妙每歲六月六日涼經時游人往觀謂之看懸山

嶺南供奉隸文思傳向精鏤秘色盜應是佛郎傳巧藝還如大食鑄流離

北京景泰藍有名中外其實仍自外國輸故工匠皆求之廣東雍正二年兩廣總督孔毓珣摺云前任督臣楊琳任內承養內廷効力法琅匠楊士章等十一人俱家住廣東向來各匠家屬每季赴總督衙門領取養廉銀兩各匠在京房屋飯食俱爲供備逐日進內廷做工按法琅者法郎機明代以之稱西洋人也

清燕排當溯宋京一棚煙火蟄蟲驚人間猶記襄陽礮不道茶樓醉太平

宛署雜記云煙火諸製有聲者曰響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帶炮連聲曰三級浪不響不起旋繞地上者曰地老鼠築打有虛實分兩有多寡有花草人物等形者花兒名百餘種別以泥函者曰砂鍋兒以紙

函者曰花筒以筐函者曰花盆統名曰煙火又潘榮陞帝京歲時紀勝云煙火花炮之製京師極盡工巧有錦盒一具內裝成數齣故事者人物像生翎毛花草曲盡粧顏之妙其爆竹有雙響震天雷升高三級浪等名色其不響不起盤旋地上者曰地老鼠水中者曰水老鼠又有霸王鞭竹節花泥筒花盆撈月疊落金錢種類紛繁難以悉舉至於小兒頑戲者曰小黃煙其街頭車推擔負者當面放大梨花千丈菊又曰滴滴金梨花香買到家中哄娘統之曰煙火勳戚富有之家於元夕集百巧爲一架次第傳熱通宵爲樂越縵堂辛亥日記云付花炮錢六十千雙燈八角二盆單燈八角六盆砲打襄陽城二坐太平花十筒頭等太平花一筒白泥白花十筒手花門月各一把近年市中新出花盆果燈爆頗極華美每盆須銀三兩煙景合子今年價貴亦須三金故不買之又戊子日記云於九隆花爆店買得茶樓燈劇一坐銀四兩五錢鐵樹花一盆銀二兩大八角燈爆三盤大花筒八枚銀二兩五錢茶樓燈劇者亦名樂春花火用竹木編成屋宇高大各五尺餘爲屋兩層周以闌檻上結果棚朱實纍纍垂數十枚中藏煙火四圍籬落林花蔓藤枝莖中皆含小爆中爲劇場人物人物中皆藏爆仗此今年新出者都門惟此一家製成一對其一日入醇邸矣聞初買須十金今日以燈節過減半值鐵樹花者亦去年新出剪裁爲花以紙布爲幹燒慳作盆高五六尺花中各藏煙火放之火花四散流燦燦采滿照庭院最後乃於莖幹中花爆亂發凡六七起皆作燈月形直薄霄漢按夢梁錄已有市爆仗放架煙火之語齊東野語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既而燒煙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爲之驚惶拂衣徑起武林舊事云淳熙十年點放五色煙砲滿江及煙收砲息則諸船盡藏

玉河一脉引漪漣朱邸承恩制度專莫憶前朝流恨水掖庭望幸尙年年

順天府志云土默特貝子第在蔣家房貝子瑪尼巴達拉尙仁宗四女莊靜公主舊引玉河水入府中云係當年賜公主者城中引水獨此及成邸耳燕史云浣衣局在德勝門西俗稱漿家房凡宮人年老及有罪退廢者發此居住天啓七年十一月客氏答死於此

熬山綵繡五雲隈粉糝爭齋寒具來童子曉隨撾鼓散小姑宵逐走橋回

北京歲華記初八九日陳設燈市至十八而罷人家用粉糝寒具饋遺徧市鬻之五花帚爲號此卽今之湯圓也又云正月十六夜婦女俱出門走橋不過橋者云不得長壽手携錢賄門軍摸門鎖云卽生男帝京景物略云元夕童子撾鼓傍夕向曉曰太平鼓

曉涼門巷柳陰蟬七夕瓜筵兒女喧處處巧棚沽巧果青秧栽滿五生盆

宋娶燕石集有詩云曉涼門巷柳陰蟬九陌晴泥著錦韉到處簾櫳盡相似巧棚人靜五生薦注云七夕前數日種麥于小瓦器爲牽牛星之神謂之五生盆今未聞此俗

秋宵涼冷露如珠粉面團圓餅勝酥顧兔銀蟾兒女闋家家齊供月宮符

北京歲華記云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宮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陳瓜果于庭餅面繪月中蟾兔男女肅拜燒香且而焚之

田家溫麪辛家肉置驛傳餐舊有聲貨殖傳中名姓冷更誰世業溯前明

菊隱紀聞云抄手胡同辛家專賣豬頭肉內而宮禁外而勳戚皆知其名蘄鎮將帥置走馬傳致亦見當

時太平勝槩舊京遺事云刑部街田家溫麪得名最久廟市之日合食者不下千人余按明代舊店肆今縱有襲其舊名者已不知幾易主矣至菊隱紀聞所舉如句闌胡同何闌門家布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蕙酒順城門大街劉家冷淘麪本司院劉鶴家香帝王廟刁家丸藥更無一可考者

### 鼬豪圓挺管堅虛婉兔江南恐不如好事何人秋澗老鐘樓市上覓中書

香祖筆記云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豪用鼬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尙方時有所需非進中製不用也每自持筆以入必蒙賜酒今京師未聞以善筆名者矣王秋澗贈筆工張進中詩有云進中本燕臺茹筆鐘樓市雖出劉遠徒妙有宣城致

### 月斧修成十二闌琳珉堆處助高寒至今燕石輸難盡千載雲映出白檀

明水珥日記云白石產大石窩昌平山水記云凡山陵大工所用白石黝瑩皆取于順義西北諸山石譜云燕山石出水中名奪玉瑩白而溫潤土人琢爲器頗似真玉

### 蠟珠細綵豔交加插入銅餅奪歲華縱作南朝宮體賦何如北地像生花

越縵堂乙亥日記云以京錢四千二百買像生海棠花二枝丁香菊花晚香玉各數枝插之鐙供光色與真者不異海棠尤艷絕都人小道可觀如是使透此手作翰林詞賦何讓南朝宮體邪



# 霞飛自叙

金惠生譯

## 卷二 遊動之戰

### 第一章 宣戰之前——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日

星期五——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晚間，陸軍部長麥西美 (Messimy) 召我到他的辦公室裏。他復職已經有三個月；這時他有些張皇失措。他告訴我，那天下午德國大使蕭恩 (Schoen) 男爵向馬丁 (Martin) 宣讀一件牒文，內容說德國政府完全贊助奧國對塞爾維亞所提出的哀的美敦書。這牒文既然明白指出德國要協助奧國的意嚮，法國政府就深感不安，他並說，這事有引起戰事的可能，法國政府必須有戰爭的準備。

我有個很久的習慣，就是常想戰爭爆發的時候應該怎樣辦。所以我對這件可驚的事並不感覺驚異，我就很安靜的回答說：「部長，如果我們必須打仗，那麼打就好了。」也許是我的態度使麥西美得着一些安慰，他走過來，很興奮的按着我的手，喊道「好極了！」我們就開始心平氣和的研究，在戰爭的威脅再顯著些的時候，首先應該採取何種的步驟。因為總統和閣揆（他兼任外交部長）當時全在俄國，所以我們的情勢就非常微妙；留駐巴黎的那些閣員，也就負了很重的責任。我也必須承認在幾天以內，官場裏很有些紛亂的狀況，這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星期六——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在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十時，陸軍部長聽說塞爾維亞和奧國已經斷絕國交的時候，他沒有同我商量，就教古勞馬 (Guillaumat) 發出電報，命令一切請假的將官和各部隊司令都回

原防。

星期日——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天早晨我聽見這事的時候，覺得必須向部長提出我自己對於這件事的責任；而且我必須提醒我們還有一種規章，規定在國事緊張時所應次第採取的步驟。這種規章是詳密考慮的結果，是在平靜的時候擬定的。牠在最普通的情形下研究這項問題，所以才能免掉臨時措置的各種缺點。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內閣在外交部開會，陸軍部長在開會之前接見我的時候，我就正式堅持必須依照「準備集中命令」〔註一〕附則第二和二A條所規定的各種手續。麥西美聽我提出我所應負的責任，對於我的用意很爲了解；他也慨然允諾按照我所提出的規章所規定的各項步驟行。而且這位部長從這時起，作什麼事全在事前同我商議。

〔註一〕命令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十五日擬定，在一九一四年四月四日修改。

在二十五至二十六日的夜裏和二十六日的早晨，繼續有不靖的消息傳來，特別是我們聽說德國在瑞士的休假軍官都被電報召回去了，而且德國帝國國內的所有橋樑也都派有衛兵。我於是請求陸軍部長實行下列四項預防辦法：

- (一)取消一切計劃中之軍隊調動。
- (二)不准一切軍官與士兵請假。
- (三)召回一切請假軍官。
- (四)召回一切外委軍官與休假士兵。

麥西美離開我去參加閣議，就提議採取以上各項步驟。他在十二時半回來，立刻告訴我內閣允許實行前三項辦法；至於第四項，好似最好先要查明德方是否已經這樣行！如同瑞士拍來的電報所報告的。這時軍隊裏有多數人在秋收的時期休假，如果忽然將他們召回隊伍，全國一定要驚惶的。

參謀本部立刻發出命令，實行前三項辦法。派爲阿爾卑斯軍司令的達瑪德 (d'Amade) 正和他的僚屬在阿爾卑斯區視察，我將他們召回巴黎。那天晚間鐵路公司和國家鐵路都接到通告，他們目前將要有何種工作。也請內政部長採取某種安全辦法，並命令各地長官秘密通告各報紙，使他們明瞭對於軍事準備的一切情形有保持緘默與慎重之必要。

星期一——七月二十七日。第二天，七月二十七日，我們收到駐維也納陸軍參贊的一件公文，是在前一天發的。據他的報告，奧國駐在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邊境的七個軍團好像完全動員了，維也納和格拉茲（Graz）的軍隊也有一部動員。一共有二十三個步兵師不需要動員的命令就可作戰。此外奧國的軍界還自信德國一定要幫助他們。依據當時情形看來，我們好似從斜坡上往下溜，不至開戰不止。

至於法國，將所預備的各項步驟繼續實行起來，就像是够了；但是最緊要的就是不要就延。

這些辦法之中，有一項——召回休假士兵——還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到二十七日下午六時我才得到部長的允諾，命令國境和巴黎軍區的軍團實行這項辦法；到夜半這命令又到了其他軍團和突尼斯（Tunis）師。因為我們剛知道阿爾薩斯洛林的德國守兵已經不准離營，而且最重要的是戰時的制服也已經發給這些軍隊。

在計劃實行中的各項辦法內，有一項特別須由政府決定。問題是東西摩洛哥的一切軍隊應否仍歸當地司令指揮，或應將近於阿爾基利亞（Algeria）邊境的軍隊撥給第十九軍團好往歐洲輸送。麥西美將這問題提出閣議，內閣決定在保持法屬北非洲安全原則下，將摩洛哥和阿爾基利亞的軍隊盡量的向國內輸送。

事件的動向使我毫不疑慮——我們的戰事已在眉睫，而且俄國也要和我們同時被捲入戰爭的旋渦。所以我初步的思想就是如何增進法國與友邦的關係。我於是請部長盡力用各種可能辦法，確切證實，戰事如爆發時，俄國要即刻在東普魯士採取攻勢——這是在我們條約所規定的。

我當時斷定這種立刻的攻勢非常重要；我們已經請求協約各國允諾如此行，他們也同意了。我們的陸軍參贊得着訓令（我相信法國大使也得着同樣的訓令）詢問俄國參謀本部，我們對於這事能否依仗他們，同時並要指明我們對於兩方共同進攻認為如何的重要。這問題是在宣戰時解答的。俄國宣佈他們即刻就要開始進攻。

星期二——七月二十八日。法國政府的目標就是除去回復德國的某項動作，就不採取什麼行動。這種懦弱的態度多半是因為政府的領袖全不在家；不過，在環境的壓迫之下，必要的步驟漸漸的實行了。例如在七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間的夜裏，就有命令發出，教內地各軍團不在原防的軍隊全數回防。

二十八日的上午我們聽說奧國動員令已經發下，第一天動員就在七月二十八日。維也納法國陸軍參贊報告這段消息：從聖彼得堡拍給巴黎俄國陸軍參贊的電報更證實了牠。再者，各方傳來的消息證明了麥茲 (Metz) 和蒂昂維爾 (Thionville) 的軍械已經準備好——至少是莫塞爾 (Moselle) 河的左岸是如此。這種工作大半是安設鐵絲網，設置前部砲壘，分佈子彈和給養〔註二〕。

〔註二〕 我們已經知道德軍動員計劃規定在政治緊張時，一切食料等之出口全歸軍團長或海口城市管轄；特別是阻止食糧，軍火，煤油等之運輸。現在我們在七月二十六日準確知道要往瑞士運輸的食糧已為政府命令所阻止。一九一一年政治緊張時，也採取過相似的步驟，經萊因河向瑞士運輸的穀類被停運。如此我們證明德政府已實行政治緊張時之步驟，限制貨物之自由運輸，同時也使鐵路保留車輛；休假的軍士被召回，軍隊也駐在防區之內。

各方面全報告阿爾薩斯·洛林 休假的軍士被召回，後備兵也有些提出待命的。最重要的却是堪邦 (Cambon) 大使在七月二十一日寫給陸軍部長的公文，不曉得為什麼這公文被延誤了。堪邦 說：「我已切實知道德國動員的初步通告已經發出，德國已經有了緊急期的情形。按照德國習慣看來。這種動作不能使民衆驚異，也不致引起不智的舉動。這項步驟也沒有什麼驚奇，以後也不一定準要有正式的動員；不過，這是值得注意的。」

這種消息的重要性是可完全明瞭的，牠證實了德國至少已用了七天的時間實行緊急時期的計劃，而我們通常的調查辦法未能將這項事實揭發出來。敵方如此就可差不多完成動員的情形，因為他們軍團的實力永遠與戰時的標準相近。因此我就恐怕德國不用宣戰，或以外交手段為掩護，而利用他們的優勢來對我們突出的地帶實行奇襲。法國在幾個月以前加增了掩護部隊的實力，也就多半是由於這種恐懼。

直到現在，我們採取的祇可以說是守禦的消極步驟；現在必須將掩護部隊安置妥當，我就催促陸軍部長，說為國家的安全計，這項步驟必須立刻實行。麥西美 認為現在所有的明白的象徵還不足使我們承認必須如此作；他想如此一行，在法國和國外都要想這是好戰的表示，而足以使外交談話發生障礙。最要緊的是他想這事非常重大，他要等總統和閣揆回法國以後再決定。

星期三——七月二十九日。我們原想普恩加賽 (Poincaré) 和維維亞尼 (Viviani) 在二十九日的上午就可到巴黎，但是他們到車站時已經下午一時半了。五時半在愛利賽 (Elysée) 開閣議，到下午七時才提出掩護部隊問題。政府依照麥西美的提議，決定再等八個鐘頭。但是那幾個還想局勢可以轉佳的人，不能再維持他們的虛想了。那天夜裏，伊斯沃爾斯基 (Isvolsky) 通知維維亞尼，說薩仲諾夫 (Sazonoff) 在下午三時就接到警告，如果俄國不停止軍事準備時，德國就有動員的意嚮。法國駐俄大使不久就有公文證實這事，並說俄國政府已經決定對十三個軍團下動員令，那些軍團就是預備對奧作戰用的。

所以外交方面雖然繼續交涉，除去不樂於承認的人外，什麼人全知道事件突然惡化了。得到這段新聞以後，閣接和陸海軍部部長就到愛利賽去，共同研究「倘使德國也要動員，法國應當採取何種步驟」。

我認爲這種猶疑的態度十分危險，因爲現在戰事已是不可免了。今天我們聽說奧國在七月三十日就要開始集中行動，奧匈軍隊好似也要在下星期內向前移動。此外駐在波西米亞 (Bohemia) 的八、九兩軍團也正在動員中。

德國很快的次第採取各種步驟。阿爾薩斯·洛林的邊境都有掩護的佈置，車站及鐵道橋樑從二十八日晚間起就有軍事的警衛，麥茲和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都徵發多量的麵粉，而且許多命令教後備兵一個一個的到營。我們不曉得是否有整個的後備班被調用，但是最可靠的消息使我們相信敵方在俄國邊界已經秘密的動員了。

凡是了解德國人拘泥成法的特性的人，都可知道這些步驟既是緊急時期的計劃的一部，德意志帝國就非要走到開戰的地位不止——這戰事威廉第二 (William II) 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就向比利時王預言過。我既然相信衝突就在目前，就可知道我是如何的焦急來研究我們未來的敵人和我們聯軍的準備，我又是如何渴望着尋找那些足以指示事件發展和軍力分配的事實。

我的思想對於比利時漸漸的焦慮起來。她要持什麼態度呢？阿爾培 (Albert) 王雖然對聯邦有許多忠誠的表示，但是他的家庭關係和他的心理趨向，都有使人懷疑他有傾向我們敵方的危險。再者比利時有權力的天主教黨是親德的，這黨對於政府的決定就許有很大的影響。比利時王能够依照他的人民的意志而與我們聯合，是足以流芳後世的。但是在七

月二十九日我們還絲毫不曉得比利時的意嚮如何。我們祇知道休假的兵士已被召回，沙德 (Schelt) 的砲台已經戒備，安特窩普 (Antwerp) 已經很快的造成守衛的情形。那摩爾 (Namur) 和利愛支 (Liege) 全沒有特別的活動。

我們駐倫敦的陸軍參贊來一封信，說在二十六日英國還沒採取什麼戰事的動作；軍隊是仍然駐在營裏；英國艦隊在波特蘭 (Portland) 海軍演操剛完畢。

義大利的艦隊似乎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準備；不過一切離開原防的軍士已經全數召回，並且風傳最末的兩班後備兵也將要調用。

政府雖然盡力不使法國輿情驚惶，但是全國漸漸都明瞭戰爭就要開始。我可以記一點德衛 (Devies) 在二十九日見陸軍部長的事。他是克魯梭 (Cougnot) 公司的重要職員，他代表史奈德 (Schneider) 說以下的话：「本公司有大砲所用材料，準備立刻就運到塞爾維亞，義大利，羅馬尼亞，希臘，秘魯去；我們樂意知道應當延緩或加快的輸出這項材料，法國政府是否要購買這項材料的全部或一部。我們也願意知道陸軍部是否樂意將我們的產業全部或一部劃歸牠的管轄之下。史奈德今晚就要到巴黎來，明天他就要聽受霞飛將軍的命令。」

星期四——七月三十日。當我在部長辦公處的時候，史奈德就來請見。在談話時我記得曾對他說：「按事實說，大砲很有用，但我們所最需要的是軍火。一切鋼鐵工廠必須即刻開始工作。」當時我看出我的意見沒很被人注意，這問題我留到以後再討論。

二十九至三十日的夜裏，所得的消息明白證明我所預料的是對了，德國是在準備戰事。從方特瓦 (Fontoy)，莫有佛 (Moyeuve)，聖普利瓦 (St-Privot)，維尼維爾 (Venneville)，哥爾斯 (Gorse)，諾維安 (Novant)，戴爾姆 (Delme)，沙圖·撒林 (Chateau-Salins)，笛茲 (Dieuze)，撒爾堡 (Sarrebouurg)，南和布露希 (Bruche) 與歐德林 (Oderen) 兩河流域全有消息傳來，證實了這些地點全有戰地工程；哨兵已派到國界，而且在防線上各處預備完成動員計劃的工程全已開始：割倒樹木，建築砲壘，安設鐵絲網。至於離德軍後方較近之處，在二十九日有軍隊開到克龍 (Cologne)，特萊弗 (Treves)，撒爾堡和斯特拉斯堡，增厚守軍的實力；車站被佔用，管理電報人員大忙起來，往法國來的道路被遮斷，旅

行者受詳細的盤詢，祇有帶特許證的汽車可以通行。

簡而言之，這些防禦辦法正和我從前所得的一個報告所預備的秩序完全相同。至於我自己，我對於這些準備的惡劣結果絲毫不疑慮；我既絕對相信德國人正是按着他們的計劃行，我就曉得戰事是不能避免的，而且我們的準備也是不可遲延一刻的。

在這種不利的局面之下，事實上我們不會有一點防禦工作，而且政府也沒應允我將掩護部隊安置到相當的地點。我在三十日上午看見麥西美的時候，我再度堅持政府有作這項決定的必要，他不久就去參加閣議，他就告訴他的同僚，我有這種堅決的主張。會議的時間很久，但是經過八個鐘頭的討論之後，至終麥西美通知我，內閣已經允許將掩護部隊準備妥當，但附加以下各項保留：

所調動的部隊必須能够徒步達到目的地，開拔時不准使用鐵路。後備兵暫時也不調用，不准徵發材料。軍隊馬匹缺乏，補充時必須在市場購買。而且一切掩護部隊不准開到離國境十公里（六英里）以內，爲的是避免法，德兩國哨兵的衝突。

陸軍部長將這項決定轉知給我的時候，我就嚴重抗議，不該拒絕調用後備兵，也不該限制開拔必須徒步；我又對他說，敵人如果越界來犯，也不是這種不澈底的辦法所能抵禦的。至於十公里的限度，我並未如何反對，因爲我明瞭此種用意的力量，而且我也曉得這項辦法對於我們動員和將來活動也不發生阻礙。

但是我的反對仍然毫無效果。既是閣議的決議，麥西美自己也無權變更。我所能得到的祇是可以將預備用火車輸送的軍隊，移動到距離車站較近之處。我也指明不准進入國界十公里以內地帶的限制過於拘執，我就請准了自行規定不可越過的線。

下午五時左右陸軍部長發出二，六，七，二十和二十一各軍團掩護部隊開拔到適當地點的命令，他已經從南錫(Nancy)州長的報告曉得楚瑞(Xures)已有敵軍越界。

命令修改了好幾次，發出的時候，措辭是如此的：

「實行國界極端駐軍動員第二十四項計劃中之準備步驟，即一九〇九年二月十五日訓令附錄二之規定。

「該軍團一切駐防軍均應實行此項步驟。

「如無命令或未被突然襲擊時，不得調用後備兵。

「掩護部隊之必須經鐵路輸送始能達到防地者，應準備搭乘火車；徒步開拔者應立即前進至預定地點以防不意攻擊。但因外交關係，應嚴行防止本國負責之事件。是以一切軍隊與哨兵不得藉口逼近或越過規定之線。」

三十日下午所得的消息，僅僅證明了我們對於德國佈置掩護部隊所知道的事件。我們也知道德國艦隊從基爾 (Riel) 向東移動。

據奧國的消息，從七月二十八日起就有八個軍團積極動員，三十日就要開始集中運輸。比利時召回休假兵士，安特窩普入於防禦狀態中，那摩爾和利愛支却看不出動作來；但是最後的三班後備兵好像已經調入隊伍。我們更聽說義大利民衆的意志反對武裝協助奧國，而且近來的形勢反而與我們有利。末四班的後備兵也定規在八月一日調入隊伍。

將法國直到七月三十日所採取的各種動作，和德國所完成的步驟（我們所知道的當然是最低限度）比較起來，自然是兩國休假的軍士都已召回，軍隊也都調回原防，一切橋樑也都派人守護，但是德國却佔有很大的優勢，因為他們已經採取了以下的步驟：增厚了第八，十六，二十一，和十五軍團掩護佈置實力；邊境全設置了掩護部隊，積極修築野戰營壘和砲壘；沿國境的要塞的軍事準備全已完成，割倒樹林，修築前線與後方砲壘，安設鐵絲網，分配軍火；單獨調用後備兵，通知一切一九〇三至一九一〇一班住在國外的人，召集他們；調用後備軍官，軍隊佔用鐵路；遮斷並守護通法國的道路。

我深信戰爭不能避免，於是不再遲緩的組織我將來總部的核心，又特別召集我部下的作戰軍官。如此他們才不至於感受中途接事的困難。所以在七月三十日這些軍官就被召來集合，第二天他們就在陸軍部裏辦公。伯特羅 (Berthelot) 作參謀副處長，他的部下有彭 (Pont) 與穆林 (Maurin)，布雷加 (Bricard)，費蒂倉 (Fetizon)，貝爾 (Bel)，亞利山德 (Alexandre)，布阿 (Buat) 和其他諸人。



星期五——七月三十一日。閣議的時間佔用了三十一日的上午，從上午九時一直到正午。所討論的祇限於辦理財政的問題，因為嚴重的時期將要來到。但是外交談判顯然轉趨惡劣，我很焦急至少要將掩護部隊完全佈置妥當，自然是預備不久就完全動員。我知道維維亞尼仍然是狐疑；但是普恩加齊却是決心要採用必要的決議。

兩點鐘左右我聽說德國在二十九日下午向俄國提出了哀的美敦書。這些事實使我想我有使政府明瞭自己的責任的職務。我就將最後所得的消息寫下來，在下午三時三十分交給陸軍部長，那時他正預備去參加閣議，我就請他轉知給他的同僚。意見書的大意是如此：

「我們直到現在所採取的步驟比較德國所完成的已經相差得很遠。尤其是以最近的四十八小時為甚。

「他們不但在沿着國境的各處佈置妥當了掩護部隊，而且第八，十六，二十一，十五和十四軍團的主力也在邊境附近結合；第十一，十八軍團防區也有軍隊從鐵路運來，彷彿也是要增加掩護部隊的力量。

「後備兵已經調用，馬匹也差不多在各處全購買徵發。

「從現在事件的狀態看起來，我們在已有所規定之外，如果再要實行瑣碎的節目，對於掩護部隊和動員的佈置就要發生嚴重的影響；特別是鐵路的運用是如此。假使現在的緊張情形繼續存在，假使德國以外交談判為護符，繼續依着次序實行他們的動員計劃——雖然是不明白說出來，那麼政府就絕對應該明瞭，從今天晚間起，如果再不調用後備兵，也不下令準備開始掩護動作，每延誤二十四小時就等於從我們每個集中地點撤退十至十二英里；意思就是起始放棄那些國土。

「總司令對於這事是不能負責任的。」

我將意見書交給麥西美的時候，又用最強烈的口吻陳述我的意見。我對他講明第一個掩護部隊的移動若有延誤，對於我們集中輸送就必定有嚴重的影響；我又提醒他，根據我們所得的消息，德國軍隊像水般的從內地連接的向國境流；德國在法國邊境的鐵路職員已經被召回去；從法國去德國的汽車被扣留；越過國境的電話交通已被斷絕；巴尼 (Pagny)，阿弗利庫 (Avricourt) 和蒙特羅維由 (Monteux-Vieux) 等處鐵路全被遮斷，法國機車也被扣留。

陸軍部長承認佈置掩護部隊不容再緩，政府也不能再否認事實。我立刻召集各部首領，聽受我的命令。特別是立時通告了鐵路，在預備輸送軍隊的各車站準備列車。

閣議在下午五時開始，宣讀了我的意見書。維維亞尼這次表示贊同了。那時是五時十五分。但是內閣僅答應了我一部份的要求，他們允許我發出佈置掩護部隊的電報，但不許我調用後備隊。下午五時四十分電報才發出去，說：「發遣掩護部隊。開始時間定為下午九時。」我須承認當時我嘆了一口氣，如同重負得釋一般。因為這事已是非辦不可的了。

在這電報發出之後不久，德國大使蕭恩男爵來訪維維亞尼，通告他，說德皇已經在當天決定「宣佈戰事危機」。他又說俄國已經總動員，本國有訓令教他詢問法國，假如俄，德發生衝突，法國要採取何種態度。

我聽到這種嚴重的消息，立刻催促陸軍部長下總動員令，不要再耽延片刻，因為我想是必須如此辦的。麥西美應許我，他要在晚間閣議的時候堅持這一點。

在下午九時內閣開了這一天的第三次會議。正開會的時候，傳來蕭瑞(Jaurès)被刺的消息。政府恐怕這事有引起事變的危險，就令我收回調科拉西愛(Cuirassiers)旅出巴黎的命令。所以第一騎兵師祇能用火車運出兩旅。第二天早晨，從巴黎民衆態度的沉靜，可以看得出來秩序不難維持；因為國家的危險已經使法國各黨各界都聯合起來。所以就決定將科拉西愛旅在八月二日輸送出去，再與師部會合。至於我所最惦記的問題，就是頒總動員令，從現時看至早須定在八月二日的夜半。所以內閣再等幾個鐘頭，但同時又向我擔保說，大局如不有好轉，命令在四時之前就要發出去，為的是使最遠的村落也得着命令，預備在第二天早晨動員。但陸軍部長允准我給一切軍團一個預先通知，說「動員令大半今日（八月一日）晚間即可發出。立即進行準備，以便減輕動員工作。」這封電報是在八月一日上午一時發出去的。

星期六——八月一日。情形惡劣萬分，和平解決已歸無望。所以軍隊必須動員，換句話說，就是要調用後備隊。我覺得必須將這事對政府講明白，並說明遲延所發生的責任。結果是我又寫了以下的意見書，在八月一日上午九時交給陸軍部長。

「昨天我敘述了延緩佈置護掩部隊的諸般不便；但如再遲疑不下總動員令，就必更生困難。德國正在積極準備，與

德國參謀本部詳密研究出來的計劃完全符合；我曉得這種計劃的大略，因為德國參謀部的一個報告會落在我們手裏。

「這個報告裏要緊的有以下的話：『不需等候動員令，即可調用後備隊，徵發或購買馬匹，以便補充人數與輜重；如此則內地軍隊得到動員令時即可立時開拔。此種預備動員辦法——即在動員令下以前宣佈徵發法，在召用人員以前設法使其準備——復加以迅速之戰略運輸，可使吾人對於他國軍隊佔有頗大優勢。最要目的即須努力使吾人在最初獲得之優勢下開始攻擊。依據以此爲目標之一切佈置，在萊茵河下流軍隊完成集中之時，可望立即開始攻擊。哀的美敦書等候答復之限期甚短，此後即可立時行動：如此則吾人行動在國際法上亦無可責之處。』」

「直到現在所得的消息，證明德國已經規定至晚在八月二日召回五班後備兵；徵發和購買馬匹，從七月三十日或以前就開始了。所以可以說在八月四日，即使沒有動員令，德國軍隊也可完全動員了；如此他們就獲得了四十八小時，也許是三天的優勢了。」

我將意見書交給麥西美的時候，又再度申說頒發動員令的必要。因為在法國這種步驟不能像德國那樣漸漸的行，暗暗的行；必須一氣呵成。當我離去的時候，我又提醒麥西美，頒發命令的最後限期就在下午四時。他切實說一定要努力支持我的意見，以後他就去參加閣議。

這會議一直開到正午。會議開着的時候，聽見義大利政府已經決定在衝突發生時保守中立，證明他們遵守一九零二年普林奈蒂(Prineti)和戴加賽(Dacasse)所訂的密約。我在上午十時左右曉得了這件重要新聞，就立刻向第十四、十五軍團發出命令，說如果動員時，規定送往東南邊境的掩護部隊，應該留駐在動員地點，預備由鐵路輸送到東北。

閣議正在進行的時候，德國大使來訪維維亞尼，所以他必須暫時退席。德使在前一天請求接見，但他在規定的鐘點以前就來了。閣議回來的時候，就對同僚說，蕭恩男爵雖然有些空泛的擔保，但他自己却完全相信我的見識是對的；他又說德國既有一些危險的準備，他就決定要在動員令上簽字。但是他請陸軍部長暫時不發表那個命令，爲的是不閉和解之路；等到了限期再把命令發出去，以便在八月二日的半夜就可以開始動員。

這命令是由普恩加賽，維維亞尼，奧加紐(Augagneur)和麥西美連署的，交給陸軍部長保守；在下午三時，執行的

時候到了，我就派愛布諾 (Ebener) 去取。三時三十五分預備好了的電報全在中央電報局拍發出去。所以法國全國立刻知道了第一次動員就在八月二日開始。此後不久我將這項命令交給第四局。爲的是使一切鐵路儘速知道這種消息。

陸軍部長無疑是受了謹慎思想的驅使，又教我對各軍隊重申不准越過我在三十日所指定的線的正式禁令；後來在下午十時左右，因爲總統(註三)的緊急命令，禁令就更嚴厲的重申了一次。並說如有違犯的人，就要受軍事法庭的審判。這種行動爲的是預防英國藉口，因而拒絕與法國合作。

(註三) 總統似聽說一德國輕騎兵中隊與一法國輕裝兵中隊相遇於第二十軍團防區內。

在八月一日上午開閣議的時候，提出一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假定宣戰的話，對於比利時應該採取何種態度。七月三十一日的下午，法國駐比公使曾向比國外交部長達維哥南 (Davignon) 擔保尊重比利時的中立。麥西美將這事通知我採納，就在八月一日命令駐比公使克魯布考斯基 (Klobakowsky)，通知比國政府，法政府雖然尊重比利時的中立，但如果他國侵犯比利時的中立時，法國也許不得已而改變這種態度。

尊重盧森堡的中立問題也在八月一日提出來。盧森堡國務卿 愛遜 (Eyschen) 請求法政府對他們政府作與對比利時政府同樣的擔保。法國政府立刻回答說決意尊重盧森堡的中立；但如德國侵犯他們的中立，法國必須依照自己的利害和安危來行動。

所以在八月一日的晚間，就是總動員剛要起始的時候，我指揮軍隊集中，就不能採取可以教人疑心我們有侵犯比利時和盧森堡的領土的步驟。但如果德國侵犯這些地方時，我就可以計劃利用這些新戰場——如同得了法國政府的許可一樣。所以情勢是極不可測，如何應付也很難定。但在當時祇得開始初步軍運，這些運輸是完全在比利時和盧森堡不受侵犯的假定下辦理的。再者初步集中軍運不到八月六日不能開始，所以還有四整天的工夫，來決定是否要變更集中計劃而將左翼再向北方進展。

我正考慮這事的時候，我聽說義大利政府向德國大使宣佈，義大利因爲德、奧兩國挑戰行爲不肯加入戰爭。在下午

十一時我又聽說德國向俄國宣戰了。

正在這時我接着蘭瑞薩 (Lamenezac) 的信。他陳述他對於戰端起時他的職責的意見。我這一天既是忙着重大的事，我覺這封信來得非常不是時候；因為當時戰略情形還沒有一定，所以和一個司令討論這個問題還嫌太早。蘭瑞薩承認德國右翼多半是要向西丹 (Sedan) 進展；後來又討論德軍右翼向基衛 (Givet) 或以北地帶進展的可能。他說，「如此，第五軍如果是在紐沙圖 (Neufchâteau) 活動，那就不能抵禦由這方面衝進的敵人；但這不過是偶而談到而已。」

蘭瑞薩在七月三十一日所寫的這個備忘錄裏，並沒有論到英國和比利時的勢力。再者雖然我以為最好不必與各軍長用書信傳達戰略應取何種形式，但是這些問題我曾經深切研究過。至於蘭瑞薩所擬的假定，我早已有在伊爾森 (Hirsch) 和毛布支 (Mauberge) 以東地帶抵抗敵人的計劃，即是越過盧森堡接近比利時處向北推進，如此就可斷絕敵人右翼的交通，而毀壞了敵人的計劃。但是離作決定的時期還遠，因為國際聯合的形勢還沒有一定。我們希望英國協助，但這也沒有一定。如果準知道英軍不合作的時候，我們的左翼才必須向北進展。如此，蘭瑞薩是要我注意到我所不以為重要的事，所以我沒有回復他。

## 第二章 動員——集中——比利時與英國加入我方參戰——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至十

### 六日阿爾薩斯之初次交戰

星期日——八月二日。在八月一日至二日的夜裏，與德國的電話電報交通全斷絕了；所以我們必須經過許多困難，才能知道邊境以外的情形。直到二日上午，我們才曉得柏林已在前一天的晚間發出動員令，又過些時，這消息才證實了。據報告，本國掩護部隊的調動，正在按照計劃實行中；現在我的職務就是規定在軍隊下了火車的時候應該有什麼使命。邊境以內十公里的限制更使情形複雜，因為我們必須放棄一些地點，以後恢復無疑是要鉅大的代價。現在大局好似已經揭開，足以使我們覺得可以開到限制區域裏去。我將我的觀點解釋給陸軍部長聽，但是因為德政府對比利時和盧森堡已再度申言擔保，又因為外交情形仍然不甚明瞭。麥西美 (Messimy) 認為這更須特別避免邊境上的衝突。他，想或者可以將十公里的限制縮到二公里，他應許將這修改計劃提出閣議。

正午過去不久，巴黎就傳着敵人越界的消息；越界的地方有幾處，最重要的有郎威 (Longuy) 和與錫利 (Crey) 接近之處。以後又聽說有三十五輛汽車載着德國軍官，開到盧森堡的境內，這些事件無疑已使法國政府覺醒，因為在二時左右，陸軍部長打電話給貝林 (Belin)，通知他「政府授給總司令自由行動的全權，實行他的計劃，就是越過德國國界亦所不惜。」所以在八月二日的晚間，我就對各處司令演說我對於掩護作戰計劃的一般計劃。我說明按照我的規定，祇在一切部隊聯合時，才採取攻勢。我雖已獲得自由行動的權利，但為使德人對衝突負全責計，就命令各司令，「本國掩護部隊祇應將來攻敵軍驅逐出界，不應追擊而進入敵人土地。」

八月二日的上午，比利時被侵犯的消息達到巴黎。這消息如果證實，就有重大的影響，因為如此就可證明敵方的行動延長到凡爾登 (Verdun) 區的以北。在下午我們得着關於蒂昂威爾 (Thionville) 的凡爾登線以北的德軍的準確消息，

證明了盧森堡的受侵犯是毫無疑義的。

所以，因為敵方的行動，我們這裏就有個新的戰場，而並與法政府對愛遜（Eyschen）的宣言也不衝突。而且在瑪麥底（Malmédy）區有德國第八軍團的軍隊，這也足以表明比利時也有變為戰場的可能。從這時起，我就想到越過比利時的策動，因為我一向以為這是於我們最有利的；而且在一九一二年二月裏，我就與政府討論過這事。因為這個，再加上可以立刻經過盧森堡作戰的機會，我們集中的計劃顯然必須修改，也須將左翼的重心向北移動。現在不能移動第五軍的左翼，因為在戰前已經和英國規定將勒加圖（Le Catiau）區留給他們，而且德國集中運輸不到八月六日不能開始，所以祇有應用第十七計劃之變更計劃。就是將第五軍的主力向左移動，使作預備軍的第四軍前進填駐到第三軍與第五軍之間。目的是將第四軍全部調往凡爾登之北。

在八月二日的晚間，我就發出命令，實行第十七計劃之變更計劃。依照此項決定，無疑要早日調用後備兵的主力；但在我的指揮之下，還有第四十四阿爾卑斯師和從阿爾基利亞（Algeria）調來的兩師；此外兩翼還各有數師後備兵，在我想也是可用的軍隊；最後還有第六十七後備師，駐在沙倫（Chalons），歸陸軍部長指揮；我因為要增加我的預備隊，就請他將這師在準備好了的時候立刻交給我管轄，他也這樣照辦了。

同日，八月二日加烈尼（Gallieni）來見我，他是被緊急命令召回巴黎的。在兩天以前，法國總統規定假如我因故不能繼續行使職權時，就派他繼任。這是我所請求的，當時我就將這種決定告訴了他，並且我說我深喜他得到政府的信任。這是他第一次聽說被委為候補總司令的消息。

加烈尼來訪之後不久，麥西美就同我討論是否即時要派他到我的總部裏或是教他仍然住在巴黎。我就說我想第一個辦法不好。我在瑪達加斯加（Madagascar）島曾作過加烈尼的部屬；以後他又在我的部下作事，這樣他若是駐在我的總部裏，沒有確切的責任，我們彼此全要感覺不便的。我對陸軍部長雖然必須說我不需要加烈尼在我的身旁，但是我的確相信他魄力的堅決和使人景仰的能力，在他作總司令時一定能有很好的效果。

星期一——八月三日。英國的態度，很使人疑慮。她好像是確實允許用艦隊協助；但她究竟能作到何種地步？我們的

北方海岸，沒有軍事準備，英國也可以保護海岸不使敵軍上陸嗎？這些問題，全得不到切確的答案；我在三日的上午派員去見海軍部長，探聽消息如何。他說英國艦隊已奉令保護我們北海和海峽的海岸；英國也要會同我們的艦隊，在地中海驅逐轟炸阿爾基利亞海岸的德國巡洋艦。

我聽到這種重要消息之後，我深信英國在海陸軍方面都要協助，這種協助是我們所最希望的；因為我想像英國那樣的國家，在這樣大的衝突裏，簡直不能夠毫無決心的參戰。這件事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我同時又聽說德國在前一天晚間向比利時提出哀的美敦書，又聽到比利時對於這種恫嚇的答復。這次既牽連到比利時，那麼英國就不能不覺得有干涉的責任了。

在八月三日的下午，我就召集各軍司令。除去拉飛（Ruffey），加斯泰諾（Castelnau）以外，其餘的人全在場。穿過比利時作戰的計劃，宣佈還嫌太早，因為這問題裏還有許多未知的因素；所以我就祇說我多半要採取的策動的大概情形，就是兩個進攻的聯合，一個在洛林，一個在凡爾登·土耳其（Tour）線之北。我又說我們右方各軍的主要工作，特別是在洛林作戰的軍隊的工作，就是要盡量牽掣敵方的多數軍團，如此好協助左翼。我又對他們講大概我要從洛林軍（第二軍）調兩軍團；為的是要增厚左翼的實力。

星期二—八月四日。國際情勢仍然不可捉摸，意思是歐洲各國如何結合毫無定形，所以不能決定法國應採何種策動。至於俄國情形，當時我們無從知道。在四日的上午，我們正式聽說義大利的中立，這事對我們非常寶貴，因為與從阿爾基利亞和摩洛哥運兵有關係。在這天之內，英國協助我方的意嚮已經證實了許多，在下午四時陸軍部長就向布龍（Boulogne），露恩（Rouen）和阿弗利（Havre）的各軍司令發出關於英軍在這些海港登陸的命令。

比利時的事件開展得很快。三日的晚間，布魯塞的官方就宣傳德軍犯界的消息。據說，德國越界的事實仍有疑問，比利時內有許多樂與德國要成立諒解的重要份子。而且也許是德國故意散佈謠言，使法國對於比利時的中立先作戎首。所以仍然必須特別審慎。這天還有一種傳說，說比利時人反對我們進入他們的國土，正如同他們反對德國一樣。

我們左翼的情勢雖然不十分明瞭，但是右翼並不如此。關於集中辦法，我會有過命令，教第一軍向上阿爾薩斯前



進，大致取克爾瑪（Colmar）的方向；實行的命令在動員的第四天就發下了。我們在北部的策動雖然沒有規定，但已有準備，而且阿爾薩斯的進攻也是協助牠的。阿爾薩斯的進攻如果成功，目的就將前線停在萊因河前，因為前面有河流的保護，就可節省最右翼的部隊。第一軍軍長杜白（Dubail）要在五日的晚間，就是動員的第四天，到愛賓納（Epinal）的司令部去。所以在四日晚我就給他一個命令，教他預備在上阿爾薩斯作戰，用第七軍團和第八騎兵師。作戰要先限於坦（Thann）·莫盧斯（Mulhouse）之線。

星期三——八月五日。總司令部和各軍司令部全定規在這天成立，從這天起，我就要實際指揮東北方面各軍。

我到陸軍部時，瀏覽了夜間所得的消息。現在好像比利時的邊境在四日已經的確被侵犯，德軍已經到了凡爾維愛（Vervier）。阿倫（Arion）方面沒有敵軍越界的報告，但盧森堡似乎完全為敵人所佔了。前一天的晚間，比利時已下了動員令，國王親自指揮作戰。比政府已規定數種辦法，防止德軍從他們國內經過。

我得到這個消息，就去向陸軍部長辭行。他告訴我法國飛機，飛船已准在比利時土地之上飛行，而且外交部長剛對他說，騎兵偵察隊如無大隊兵力跟隨，亦可在比利時工作。我立刻利用這種情形，就命令騎兵集團和第二軍團盡量移近盧森堡邊境，並偵察衛敦（Virton）·史達佛羅（Stavelot）前線往西的道路。德國軍隊離此處甚近，所以關於他們的行動，必須有敏捷的報告。

麥西美堅持陪送我到拉尼（Lagny）。我們到達那裏的時候，他下了汽車，和隨我同行的軍官們握手，說自己滿有希望，並且祝我好運；但他沒想隱藏他情感的衝動。我向他致謝，並請他無論如何不要失掉他的自信心，以後我就同伯特羅（Berthelot）上了汽車。在十一時我們到了衛特利（Viry），就是我選為總司令部的地點。我的參謀處的軍官前一天晚間就坐火車到了。

關於我的總部，有許多不確的傳說，所以我在這裏要說幾句話。

總司令部的職員那時有五十人上下，包括管理鐵路，給養，醫務，郵務，電報，汽車的人員與司令部的司令官。辦公室設在羅愛·克拉（Royer-Collard）路的一個中學校裏。我的辦公室在第一層樓的書房；我同我的副官就住在附近的

一個前任工程軍官加普郎 (Capron) 的房裏。作戰部的貝林與伯特羅，加穆林 (Gamelin) 和我的兩個副官加爾伯 (Garbert) 與穆勒 (Muller) 全同我在那房裏一同吃飯。

總司令部日常工作，最初就決定了，戰時始終沒有更改。每天有兩次報告：第一次是總報告，上午七時在我的辦公室舉行；第二次是在下午八時總報告時出席的，通常有參謀長，副參謀長，後方司令，和我部下各局的長官。在總報告的時候，我得着各軍報告的內容，是關於最近十二個鐘頭的事件，此外還有在同一期間內所得關於敵方的消息。自然，倘使有重要的消息或文件到來時，不論日夜就立刻送給我；但是每日兩次報告的主要目的，可以說是確定我們的態度。上午的報告決定了一般的情形。我時常教出席的軍官發表他們自己對於目前問題的意見；我聽了他們的意見之後，就說出我決定的辦法。

在這些討論之中，伯羅特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他理想的能力很大，智力也非常高；但是最顯著的還是他對於策動和組織的了解。不過，連他自己也承認，他想不到什麼難處。他常對我說，「我是個極度樂觀者，甚至我想不到什麼難處。」他也承認他不能盡量利用他的助手，因為永遠想是要實事求是的，意思就是一切的事都想要自己去辦。

貝林的工作多而紛繁，他忙着指揮並組織他的事務。作戰局長彭 (Port)是我忠誠的助手；他的工作非常令人滿意，他按我的決定，作成清晰的命令。

除去這些主要的助手之外，還有各局裏的官佐，他們的工作，也值得我的敬意。他們用精力和耐心完成纖細而無酬勞的工作。他們記錄那永遠改變的我軍和敵軍的形勢，組織那已經決定執行的行動，頒發命令不使延誤，不使一切供給缺乏。他們真配稱為好的官佐，就是統帥的台柱。他們值得國家的感激。

星期四——八月六日。我到了衛特利，第一就要將比利時的情形弄清楚了。所以我就派一個叫布雷加 (Brécard)的軍官到布魯塞去，請比利時政府允准我們軍隊入境，不受現行規章的束縛。我也命他向比軍總司令部說明，我們若不得到關於敵人的消息，我們就不能規定作戰計劃。因此我們必須在最短期間以內知道在比利時的德軍的確實估計。布雷加也要先到巴黎，將他的任務報告給總統，閣揆，和陸軍，外交兩部部長。

幾乎在他還沒有離開衛特利的時候，比利時陸軍參贊加藍 (Collin) 就來見我。他對我說比政府已求助於法國政府，允許法軍在比國境內自由行動。不久就有外交部長的電報證實了這事。在那些驚疑的日子以後得着這消息，我的滿意自然是意中之事。雲霧散去了；經過比利時的重要策動（我一向認為最相宜的）現在確定可以研究了。

我立刻利用比利時所給我們的權利；但是因為初從比利時傳來的消息尚未證實，我就在晚間命令駐在西丹 (Sedan) 附近的蘇戴 (Sordet) · 白紐沙圖 (Neuchateau) 前進，將偵察隊派向東方及東北到拉洛史 (Laroche) · 巴斯多奈 (Bastogne) · 阿倫 的大路上去，為的是證明敵方用意的形式和限度，並遲延敵方的進行。

外交的形勢漸漸的開展了。下午我聽說英國已經向德國宣戰，而且英國第一天動員就定在八月六日。

關於我軍動員和調動的報告仍然完全滿意。在最近十二鐘頭之內，增厚掩護部隊實力的軍隊，全下了火車，沒有絲毫意外。陸軍部長 愛布諾 (Ebenel) 打電話給我，說全國對於動員一切步驟的良好秩序都很滿意；一切輿論，連克里蒙梭 (Clemenceau) 在內，也都表示景仰。關於敵方，還沒有確實的消息，但敵方不像是有要在我們的前線作突然攻擊的意嚮；不論如何，我們的掩護部隊實力已經很足，即使他們來襲擊，我們也可以有時間來準備。

第七軍團和第八騎兵師在阿爾薩斯 也不像能遇到嚴重的抵抗。所以我規定七日上午為在上阿爾薩斯 開始進攻的時期。第一軍團似乎以這種命令為早，杜白 在六日請我暫緩執行，因為第七軍團長邦瑙 (Bonneau) 對他的右翼和後方表示疑慮。同時他又指出奧軍第十四軍團 就要開到阿爾薩斯，他們在八月四日就從因斯布魯克 (Innsbruck) 開拔了。

這些理由在我看來並不充足。第一，我們空軍哨兵證實莫盧斯 · 阿克爾希 (Alkirk) · 但尼馬雷 (Dannemarie) 全都空虛，而且在萊茵河 的右岸，一切火車像是全向北開行。關於奧國第十四軍團 的消息是從瑞士 傳來的，那裏有許多德國秘密工作的人員。我就命令杜白，不得更改我的命令。

這天內我又得到俄國的消息，心裏很覺安慰。直到現在我們僅知道俄國要把威爾納 (Wilna) · 華沙 (Warsaw) 和莫斯科 一帶的十四軍團放在前線；但在六日的上午我從法國駐俄大使 巴勒歐洛哥 (Paleologue) 得着一封電報，他說在五日見着尼古拉斯 (Nicholas) 大公爵，請他早日進攻。尼古拉斯 回答說不等一切軍團集中完畢，就決定猛烈攻擊。他

想多半在八月十四日進攻就可開始〔註一〕

〔註一〕第二天上午，我由大公爵得着一封信，他表示相信我們要獲勝利，並宣佈他自己進攻的主意。他請我告訴我們的各軍長他要將他在兩年前來法國參加大演習時我所贈給他的法國旗懸掛在俄軍總司令部軍旗之旁。他要用這種方法象徵我們雙方作戰的密切聯絡。

現在按照詳盡的核算，德國策源地向前線佈置軍隊，正是在八月十四日完成；我們若在運輸期間沒有意外延誤，我們的集中也可在那時完畢，那我們就不必怕為敵人佔先了；而且我們與俄國的同時進攻也有了保證。在戰端初起時，這些全是我們的優勢。

不過，英軍的集中對於我們的極左翼有重要的關係，所以也是我的核算之中，依據現在情形看起來，他們的作戰部隊在八月二十一日以前不能準備完好。因為我切望我的軍力一致進攻，但是左翼因為有英軍的合作，所以我就考慮將我們的行動分作兩步：在十四日左右用右翼和中路的軍隊開始進攻；到二十日左右，左翼再向前推進。將事件全盤觀察起來，這種計劃頗有利於左翼的作戰——我認為左翼是最緊要的。因為右翼和中路的行動可以將一些敵軍引到他們那裏，如此就減輕了左翼的工作，並且也可以使敵方捉摸不到我們用意的所在。

從比利時來的消息也很良好。在前一天想要襲取利愛支 (Liege) 的德軍已被擊退，損失甚重，向東退去約有六哩。幾次的報告全說是麥茲 (Mets) 和利愛支發現了德國第七軍團，問題是在比利時看見的這些軍隊是否第七軍團為特別任務而組織的第五旅。據可靠的消息，洛林正在極力的集中，這些報告更增加了上項猜測的力量。

星期五——八月七日。關於比利時情形的確切消息，不久我也得到了。布雷加在七日上午回來，將他所見到的完全報告了我。他見過法國大使克魯布考斯基 (Klobukowsky)、法國陸軍參贊珍尼 (Génie)、陸軍部長布羅克維爾 (Brocqueville)、參謀部長塞利愛 (Celienn)、阿爾培王在魯文 (Louvain) 的總部裡也會接見他。

關於利愛支左近的情勢，他已得了確實的消息。在八月五日，雷滿 (Léman) 師在那裏擊潰來攻的德軍第七軍團的一部；六日，德方又加入了第十軍團的一部來補充，重新進攻，乃得穿過砲台中間的隙地而入了城。至於德軍的實力

如何，很難確定；報告互相衝突，消息來源也常有疑問。比軍的主力正在穆斯 (Meuse) 河和布魯塞之間集中，有駐在那摩爾 (Namur) 和烏義 (Huy) 的一師和利愛支的雷滿師爲掩護。

布雷加也帶來些關於比利時一般情形的消息，最值注意。陸軍正在大事改組的時候，就遇到了戰事；軍官缺少；新任參謀部長塞利愛新近會指揮過憲兵；比利時輿論對於德國態度表示極度憤懣，對於我們表示同情。比利時政府，依照民衆的意旨，盡力保持國家的獨立；但是突然發生的軍事問題，很使他們不安，無疑比國軍隊已經向安特窩普 (Antwerp) 的要塞看去，他們丟掉利愛支，就要向安特窩普撤退。我推論所得的消息，就知道比軍不能與我們聯合採取攻勢，他們的動作祇能限於完全防禦的態度。我也感覺比利時騎兵師不能按照我的盼望和我們的騎兵共同作戰。

八月七日我請比軍駐法總司令部軍官加蘭到魯文去，陳述我對於比軍所應擔任的職務意見。按照我的意見，比軍應該移到穆斯河去牽掣敵人的前進，以求得到寶貴的時間，使聯軍的合作得有準備。這種合作如能早時完成，比軍就可獲得有力的時機來攻擊敵人縱隊的側面；因爲他們來攻，英、法聯軍必須用縱隊前進。即使弱不敵強，比軍也可撤到那摩爾，在那裏加入英，法軍的左翼。

布雷加向我作過報告之後，不久比利時陸軍部長就給我拍封電報，證實了我所剛得的消息。電報上說，「比利時陸軍部長請法軍總司令迅速派法軍協助比國；即以精神方面而論，吾人亦絕對需要軍事上之協助。」我完全理會這項呼籲的重要性，但是按照我們軍力現在佈置的情形，我們如何能予比軍以協助呢？祇有騎兵集團即刻可以調用。所以我就在八月七日下午命令這集團向北移動，我並指明從精神方面和外交關係，在有利的情形下，在八月八日就必須向敵方猛烈攻擊。

據情報局的報告，在利愛支的對面有第六軍團的部隊，前面有許多騎兵，所以我的決定就更顯着有利而更有成功的希望；敵方騎兵在馬希 (Marche) 附近發現，向第南 (Dinant) 和基衛 (Givet) 移動。此外，法國第二軍團步兵在那摩爾南協同比軍把守穆斯的渡口。

在當時的情勢下，我所能辦到的祇是如此。

我從我們陸軍部長得着一種消息，說比，德兩軍正在準備計劃休戰；總統教我直接和比軍司令接洽陳說我的忠告。我就請陸軍參贊代我執行了這項職務，我告訴他，德國如果提出任何休戰提議，應該嚴詞拒絕。

比利時的情形雖然展開一些，但因關於比國事件很難得着切實的消息，我的意思就更焦灼起來。這就是個例證：在八月七日我聽說利愛支的半數礮壘陷落了。這消息是切實傳來的，表面看來一定是實事。在晚間我又聽見比利時方面傳來的消息，據說並沒有失掉什麼礮壘，防禦戰地非常鞏固，還可以防守多時。兩種報告全說進攻的德軍很疲憊，精神渙散，比軍俘虜他們，五十人捆在一起！

我正注意北方的時候，在下午我得着上阿爾薩斯的報告。軍隊雖沒遇見抵抗，但他們僅到了恩諾爾斯多夫(Henne-isdorf)·安斯巴(Anspach)橋——馬西浮(Massevaux)，就是他們祇進行到阿爾薩斯境內三英里之處。晚間的報告說他們到了聖塔瑪林(Saint-Amarin)·但·阿克爾希之線。

星期六——八月八日。第二天上午，八月八日，我繼續得到昨天的報告，知道邦瑞已經「准許旅長伯治〔註二〕在克復的鄉村裏留駐軍隊，將主力在一天內撤退。」

〔註二〕第十四師第二十七旅旅長。

我聽到這種消息，很覺偏促不安，就立刻命令第七軍團，不准藉詞退却，應努力向莫盧斯推進，在短期內完成已經規定之職務。我又對杜白說在這種作戰之時，努力與迅速是如何的重要。

午間我聽說陸軍部長從邦瑞直接得了一封電報說「報告今天第七軍團之掩護設備已達到西爾奈(Cernay)·莫盧斯·阿克爾希之線。」第七軍團長與陸軍部長直接通訊，證明他忘却了通訊的適當手續；而且最重要的是邦瑞並不曉得他的任務是如何重要。不是掩護的設備，乃是明顯的進攻準備；他極度的遲緩與猶疑，很足影響這種計劃的成功。我想從這種計劃裏不但可得重要的精神上的影響，並且可為第一軍以後在下阿爾薩斯策動的基礎。我將這話拍給杜白，並問他第七軍團長對於他的職務是否勝任。很明顯的，在阿爾薩斯這一部軍隊的右翼毫無嚴重的威脅，所以我將他們的任務擴大了，教他們在右翼各軍中擔任一部實際的工作。

在八月七日一天之內，關於在前線判別出來的德國軍團有許多報告進來。因為依照我們的推算，敵方的集中要在動員的第六日開始，那就是八月七日。按此種假定，可認為集中完成必須到十三日，就是我們所推測的日子。現在既判別了許多，我們對於敵方的集中，可有個大概的猜測。

現在應該說明我們當時調查的目的是在德軍的現役軍隊；因為我們認為後備軍隊祇擔任第二線的各種任務。我想若能知道現役軍隊的大部的所在，對於敵軍的一般的用意，就可獲得準確的印象。我們不重視後備軍隊的趨向，對於我們作戰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這種趨勢發源於近年來公認的一種思想，就是因為戰爭的短促和激烈，第一線必須祇用現役軍隊。依此推論，後備軍在戰爭初起時僅能擔任次要的工作，如同圍攻，防守和保護交通等；戰爭起後許久，後備軍得着聯絡與經驗時，才能担任現役軍的職務。

實際上我們在戰前永未完全明瞭德國要如何利用後備軍所組的軍團。我們知道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的動員計劃，內容說「後備軍的工作與現役軍同，但在平時若無幹練軍官教練，則不能辦到。」現在我們可以相信德國後備師組織很不整齊，砲隊缺乏，軍官也少。因為以上各種原因，我想他們沒有達到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計劃內所規定的必需情形。

而且，如詳細研究上項文件〔註三〕，可知後備師的工作和後備軍團的工作不同。祇有後備軍團才能担積極的任務，「後備師應視為第二線軍隊，例如為特別作戰而補充某軍團時即可調用。」按照我們所知道的，好像德軍並沒有這種軍團。而且總部情報局為使本國軍隊明瞭德軍後備軍的組織起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表關於德國後備軍團的文字，「如真有此種軍團時，其組織亦甚不縝密，砲兵亦弱（每後備師兩集團）；有時一集團為榴彈砲；並無軍團砲兵」〔註四〕。因此在八月八日我們就沒想在第一線可以找着敵軍的後備隊；反言之，從一九一四年二月的「消息分析」裏可以證明如果在前線上任何部份發現這種部隊，就可知在那裏絕不會有大規模的戰事。

〔註三〕「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德國動員計劃之分析」；陸軍情報局於一九一四年五月通知參謀本部部长。

〔註四〕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由情報局傳來之德國後備軍隊批評。

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我的理解永遠是如此的，由此可知，我們雖然努力偵查敵軍的情形，但我們忽略了後備的大部

隊，我們想他們在戰事初起時當然不能出現在前線上。

我必須承認德人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裏對於後備軍團的應用，很使我們驚異，這種驚異就是我們推測的錯誤的原因，特別是關於德方向北進展的策動。

現在再回到八月八日上午的事。據我們所估計的，敵方軍力的佈置如下：

在俄國：辨別出來的現役軍有四軍團；在阿爾薩斯·洛林有六軍團；在比利時，據我們的消息有五軍團，據比利時的核算有六軍團。總計有十五，六軍團差不多完全的判明了〔註五〕。

〔註五〕 在列愛支附近有第九，七與十軍團之部隊（平時漢諾埠（Hanover）檢查軍，由畢羅（Bilow）指揮），也許有第三軍團的部隊；在第十軍團之左，有第四軍團部隊，八月七日晚曾在費利愛（Ferières）東之歐爾特（Orthe）河上。此外比人說有第十一軍團在第十軍團之左。再者，好似有七個騎兵於列愛支之北渡過穆斯河。

德國軍隊既能動員到二十六軍團之多，所以還約有十軍團的所在地沒有確定。大概隱藏在麥茲·蒂昂維爾之線以後，延長到盧森堡臨時的要地〔註六〕。

〔註六〕 八日達到總部的消息證實這種一般看法，情報局乃得在次晨對我軍發出下列公佈消息。

已知的德國現役軍隊；十七對法，四對俄（第一，五，十八，二十）。

未判明的，五。

對法部隊之位置：

一，穆斯軍：二或三師騎兵（其中有第五師），五或六軍團（九，七，十，三，四，也許有十一）。

好似這軍已達普通的組織，因為向愛拉·查配（Aix-la-Chapelle）與聖衛特（St. Vith）之火車運輸已不甚多。

二，盧森堡·蒂昂維爾集團：一或二騎兵師（其中有第四騎兵師）；四（？）軍團，其中有第八與第十八（確定）；也許有薩格森（Saxon）第七軍團與一未判明之軍團。

三，在麥茲及以東之集團：三騎兵師；（？）軍團，其中有第十六軍團與巴維利亞第二軍團（確定）；巴維利亞第三



軍團(大致)。

麥茲，安·賽·尼德 (Lan-Sar-Nied)，本斯多夫 (Bonsdorf) 之東區內，正有大量軍隊下火車。

四，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 薩爾堡 (Sarrelbourg) 集團：一騎兵師；(?) 軍團，其中有第十三軍團，也許有巴維利亞第一軍團；第十五軍團。

五，夫利堡 (Frlbourg) 集團：第十四巴維利亞軍團，一巴維利亞後備師，後備隊部隊。

未判明之軍團：第二，六，十九，後衛軍團與後衛軍後備軍

如此敵軍的主力好似是集中在莫塞爾 (Moselle) 河之後。這些軍隊以麥茲為樞紐無論向西或向南轉動，全很容易。至於穆斯軍，好像已經到了適當的地點，看起來是要延長主力軍隊向西或向南的移動。攻打利愛支也許祇是對於比軍的預防辦法，目的也許祇在佔據比國前線重要的橋端防禦工程。

這些全是假定；若根據這些劃策，為時尚早。我要在真實的事實上作決定；所以我對於準備作主力戰的左翼各軍暫時不下關於他們的任務的命令。

阿爾薩斯和洛林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我軍已和敵軍接觸，我的意嚮是要將右翼倚託在萊因河，因為將阿爾薩斯的德軍擊退到斯特拉斯堡，就可縮短戰線而節省軍隊。在洛林的重要工作是要將抵住敵軍，在庫浪奈 (Couronné) 建築防禦工程時，不使南錫 (Nancy) 感受威脅。在這裏向敵軍的攻勢或能獲得這種結果，同時也可瞭解比利時前線的情形，至少也可防止德國後備軍北上。但因麥茲和斯特拉斯堡形勢對於我們左翼的威脅，可知這次進攻一定不能獲得大的效果。

我方第一，第二兩軍共有十軍團的軍力，似乎足以抵禦當地判明的德軍六軍團；所以我想——我在八月三日各軍軍長會議席上也曾向加斯泰諾說過——可以從第二軍裏抽出兩軍團，加入攻擊麥茲左右和以北的軍力。

所以在集中第一期終了時，我就準備命令第一，第二兩軍迅速行動；至於大部的軍力，似乎應該祇作簡單的防禦工作，直等到北方情勢判明之後。

因此我在八月八日上午頒佈了普遍命令第一號。這命令的目的是要使各軍軍長能够明瞭在各軍團下火車時應該派到

什麼適當的地點。我預先看出左翼的極端一時缺少掩護，就命令第四集團後備師，在希麥(Chimay)隘口和衛爾文(Virens)附近組成有力砲台陣地。在上午預備指揮這集團的發拉布萊格(Valabregue)和他的參謀長發利愛(Vallieres)來見我的時候，我又將必要的辦法指示給他。

同日第五軍軍長派他的參謀長多瓦賽(d'Oissel)來見我，陳述他對於德軍在穆斯以西用強大軍力作包圍計劃的恐懼。我祇能指出這種憂慮至少是爲時過早，而且我們所得的消息如果確實，他所猜測的策動和敵方可用的兵力不成比例。再者我已經承認有補充左翼的必要，在兩天之前就規定將非洲運來的第二十七，八兩師精兵撥給第五軍。除此之外，第五軍有騎兵集團掩護，有命令教他們如果在重渡穆斯河時，應該向馬林堡(Mariembourg)移動，在蘭瑞薩(Lamencac)的軍隊之左。最後我又將比利時傳來的消息告訴了第五軍參謀長，這消息說利愛支方面的德軍體力疲倦，精神也不振了。從比軍總司令部回來的一個法國軍官證實了這段樂觀的新聞。

星期日——八月九日。普遍命令第一號將第一軍的任務擴大了許多。第一軍若想成功，第七軍團和第八騎兵師就須猛烈進攻。所幸我對邦瑞所下的嚴厲命令似乎得了效果。在八日至九日的夜裏，我聽說我軍未發一彈就佔據了莫盧斯，我問杜白第七軍團長以後的計劃如何；但他的回答和我推測的大不相同。據說這軍團的軍士非常疲憊，一二日之內不能繼續進攻。這些兵士祇行了短距離的途程，敵方的抵抗也很少，所以我想第七軍團的疲憊情形，除去軍團長的沒有決心而外沒有其他的原因。我軍在上阿爾薩斯的行動既有此局部之休止，對於第一軍作戰所應獲得之效果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我對於第一軍的任務又特別重視。因爲如能迅速克復阿爾薩斯，我就可從右翼調軍隊到左翼，在那裏要有主要的戰事。

所以我認爲極右翼各單位的指揮權必須立刻有所變更。此外，不久我又聽說第七軍團在莫盧斯被攻擊；軍團長既是個遲疑不決的人，我想結果恐怕是兇多吉少的。

現在我決定成立阿爾薩斯軍，我請陸軍部長派鮑(Pau)爲軍長。我以爲這人的幹才和在軍事上的名譽，對於這種職務是很足勝任的。這軍要包括第七團，第八騎兵師，第一集團後備師，五阿爾卑斯集團，第四十四師。爲要明瞭右翼的實在情形起見，我急派兩個軍官到貝爾埠(Belfort)去。

在九日至十日間的夜裏，傳來莫盧斯陷落的不幸消息；第七軍團有三百人被俘虜。按最早得到的消息，這軍團的軍團長負有重大責任，因為他沒有什麼理由就容許多數軍隊麕集在城內。

九日的上午得到關於英軍動員的重要消息。英政府決定參戰時，規定八月五日爲動員第一日。因此，英軍遠征軍在法國鐵路上的集中運輸要在八月十一日開始，有也是在平時所商定的。如此第一天作戰必須定在八月二十一日。但在動員時因爲內部情形而有各種的延誤，英軍動員於是定八月九日爲第一日。

現在就不能希望來到歐陸的英軍，可以在二十六日以前前進。

所以我有兩個可採用的計劃：第一是將法軍左翼的活動延到二十六日，獲得英軍的協助。第二是不等英軍就開始決戰。第一種辦法一方面使比軍孤軍無援的時間過久，另一方面又失掉了先發制人的一切優勢。第二種辦法使我們在初步作戰時失去英軍遠征隊的可貴援助。

兩種解決辦法全遇到嚴重的反對，但我採取第二種。我就寫信給總統，將我的決定告訴了他，同時又請他通知英政府，費蘭巨（French）總司令的軍隊如果延遲不到，我方就有何等的危險。我又提議英國參謀本部還可將未辦的初步行動急辦一些。

總統在七日曾向我說過德，比休戰的傳說，現在既再沒有關於這件事的新聞，我又在這封信裏請總統通告比政府，我們在以騎兵集團供給精神上的援助之外，還有不斷的援助；我又請總統催促比軍繼續他們在利愛支附近所發揮的勇敢精神。

星期一——八月十日，從戰場的極端傳來的消息不算太惡劣。利愛支雖像是陷落了，砲台仍未失去，而且據說比軍的軍氣也很盛。一些連續報告使我們深信德軍不預備在比利時作主要的行動。據說利愛支一帶的德國軍團不甚活動，而且布魯塞的俄國陸軍參贊斷言這些軍團已爲後備軍隊所替代，後備軍隊正在建築砲台。我們對於這消息的解釋如何，不待言而可知。更重要的是在十日從克龍（Cologne）來了我們的一個偵探，報告在克龍、貝愛姆（Bergheim）、阿克蘭（Arkelenz）之線上德軍建築砲台，此線以後並有重砲掩護，他斷言荷蘭的林堡（Limbourg）對面沒有德國軍隊。

從各方面得來的這件消息，好像與空軍的偵察報告相符，所以我們在八月十日所得的印象是如此：德人要攻取利愛支。紐沙圖和巴斯多奈方面所報告的軍事行動，是北部敵軍向巴斯多奈，馬希，羅希福（Rochefort）與利布拉蒙（Libramont）一帶運輸的第一步，也是爲這種行動的掩護（註七）。

〔註七〕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下午五時情報報告，總部情報局所報告。

另一方面，據報告，洛林與麥茲之東也繼續有很大的活動。

所以我就希望在最近期內比軍可以不受重大的打擊，他們也可以守住聯軍極左翼的陣地。三天之前，阿爾培王對比國軍隊的宣言裏對於法軍有許多親熱的表示；我利用這個時機向比國國王致謝，並表示希望他的軍隊與法軍不久就要並肩向着勝利進行。

我們的極右翼的重要性仍然急迫。十日我聽陸軍部長要派鮑即到總司令部來接受我的命令。這消息裏還附帶麥西美的最有力的宣言：「政府命令將一切不以決心行使職務之將官交軍事法庭審判，於二十四小時以內執行槍決」（註八）。

〔註八〕 這信息是由陸軍幕僚首領愛布諾傳達，貝林所收；後來又以麥西美一封私人的信所證實，是在八月十日晚接到的。原文如下：

「我要再說我教愛布諾用電話所說的話：你的指揮之下的任何軍官，不論其階級如何，如顯出軟弱與胆怯，應立刻送交軍事法庭審判。應用最嚴厲的處置，連死刑也在內，在大多數的案內，大總統要放棄其特赦之權。你將得着此項通知。因爲我們被迫作戰，我們要按革命家在一七九三年所作的而行。」

我對於麥西美的決定雖然誠意的欽羨，但我覺得他有些過於嚴厲。邦瑞雖然不能將平時的心理變成戰時所必需的心理，但祇能說他的性格不適宜於目前的需要；這個不能算是定罪的理由。平時很難估定人的品格，戰事來臨時，有一些特性是任何領袖所絕對不可缺少的。所以我們遇不到意想不到的弱點，也不過是自然的趨勢。關於這項問題，我已有了決心；我要撤去無能的軍官，以年輕而精明強幹的軍官替換他們。

鮑來到時，我和他討論當時的情形，並告訴他我對於阿爾薩斯軍的希冀。我教他在與他的軍隊接頭時，立刻給我一

個報告，並同時說明他所推薦的人。我將我部下最信任的一個軍官布阿（Buse）派給他作參謀長〔註九〕

〔註九〕鮑要派羅基（Rogot）作他的參謀長。但這人已六十八歲，而且離開軍隊已有六年了。鮑很客氣的接受我的建議而要另一個人，他比羅基小二十五歲。

星期二八月十一日。八月十日至十一日間的夜裏，我所派往貝爾埠的軍官回來了，他們有極詳盡的報告。據說我們軍隊的勇氣很足，莫盧斯之役，若是第八騎兵師能多努力一些，大部損失就可避免，責任的所在既明，我決定殺一儆衆，就將這師的師長送回巴黎，交陸軍部查辦，同時派馬計（Mazel）〔註十〕作師長。

〔註十〕因爲拉加爾德（Ja Garde）村的不幸事情，我方有二千人被俘，我也因加斯泰諾的建議而將第二師長免職，以發林（Varin）代之。

在等候鮑接收軍權而將事務整理完好時，沒有什麼可作的事。這時從莫盧斯撤退的消息，官場中很覺驚訝，因此我就派一個剛從貝爾埠回來的軍官回巴黎去，命令他將所見到的情形報告給總統和陸軍部長，爲的是使政府鎮定。

瑞士報紙宣傳法軍在阿爾薩斯遭遇了重大的失敗，所以更須將事實弄清楚。據說法軍死傷二萬人，那比我們所用的人數還多。這消息的印象很嚴重，所以必須辯駁〔註十一〕。

〔註十一〕我派穆林（Maurin）到巴黎去，他從巴黎帶回阿爾培王剛給總統的信的抄件：

「我誠懇的感谢你，因爲霞飛將軍對我軍的稱讚，並且你在八月九日的信裡通知我這事。比軍與我自己對這事很重視並很自豪。霞飛將軍給閣下的信裡論到我軍與法國及英國友軍的合作時說，「我們希望比軍能繼續其在我軍左側所開始之英勇行爲。」我對法軍總司令的這種希望能作最正式之答復。法軍可以倚仗聯軍左翼之比軍之協助，比軍將盡其力量與設備作戰，自然必需保持與安特高普的交通，因軍實與供給全存在那裡。我爲要明瞭聯軍的作戰，以求如此使我軍行動與聯軍聯合，已規定派麥洛特（Melote）於其完竣與蘇戴將軍任務之後，駐在霞飛將軍的總部。我已派馬蕭維萊特（Marchevette）到蘭瑞薩將軍的司令部。你如要派任何軍官駐在我的總部，我是極端歡迎的。

「請問下明瞭比軍及其首領對於法軍在危急時所給的援助是深切感激的：此外我還要說我切禱共同勝利，並表示

我最誠懇的感情。」

到十一日的正午，我將第二軍右翼軍團和第一軍的進攻日期規定在十四日，這就是我們集中運輸終止的日期。而且要使阿爾薩斯軍容易活動，也須儘早向弗支 (Vosges) 山以西進攻。再者，俄軍作戰也規定在此日開始，有巴勒歐洛哥的電報證實了這事〔註十二〕。

〔註十二〕 巴勒歐洛哥由聖彼得堡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日下午九時十六分拍發的電報，由愛希諾打電話報告，貝林接得報告。這電報說明俄軍作戰計劃的大綱：威爾納軍由華沙軍支持，直趨哥恩尼斯堡 (Koenigsberg)。

星期三八月十二日。在穆斯之北，德國騎兵開到第愛斯特 (Diest) 和蒂里蒙 (Trieumont)；他們的前進在此國產生了深切的印象。在十二日的早晨我接到阿爾培王的信，他請求聯軍迅速援助他們的軍隊，並說德人如用大軍來攻，他必須退守安特窩普。傳給我這信息的軍官並堅請我們的騎兵集團儘早渡到穆斯河的北岸。

比政府所表示的這種意見，我並不以為稀奇，而我們扶助比利時的責任也很明顯。但是報告所傳的穆斯北岸的德國騎兵，似乎沒有強大的部隊在後面，因為十二日在愛倫 (Haelen) 左近比軍的一騎兵師與一步兵旅就將德軍抵住了。另一方面，穆斯河南的德軍實力似乎超越我們所猜想的，又有兩個新的軍團判明了。在這種情形下很難將騎兵集團的使命變更了，就是掩護我們第五軍的使命。暫時所能作到的，其實也是必須作的，就是將我們極左翼在那摩爾與比軍連接起來。因此我就答了蘭瑞薩的請求，准他將左翼軍團移至第南區內；非洲的兩師也快要下火車，我也派他們到菲利普維爾 (Philippeville) 方面去。

此時英軍能够與我們共同行動的日期仍然未定。八月九日倫敦的法國陸軍參贊烏蓋 (Huguet) 到總司令部來報告我宣戰以後英國的一切動作。以先是規定在八月五日開始動員。按照我們與英方規定的辦法，英軍在十一日就要在法國鐵路上調動，下火車的各單位在二十一日就可開始行動。但在五日的會議裏，動員的日期，遠征軍的組織與集中區全沒有規定。

八月六日基琴納 (Kitchener) 受命為陸軍部長，至終決定九日為動員之第一日。英政府已經表示過，樂意將送往

歐陸的軍隊集中在前線之後，使他們在作戰以前得有休息的機會。因此他們選定阿米昂 (Amiens) 附近，希冀在撒姆 (Somme) 河築成防禦陣地。

這些擬議不但將戰線最緊要一點之聯軍一般計劃完全紊亂了，而且將英軍參加作戰的日期給就延了；這又在比軍催促法軍援助的時刻。我已提到過我的決定，並也曾請求總統通知英政府英軍遲到之嚴重的影響。我命令烏蓋在回倫敦時，勸告英國參謀本部，不要改變費藍巨總司令的軍隊的集中區；如果這樣一作，一切計劃全要被毀壞了。

星期四——八月十三日。在十三日我聽說英政府在基琴納的部裏舉行會議，終於決定接受我的意見，同意在與法軍銜接處設立集中區。我聽到這項消息，很覺滿意。這是我們獲得的一個要點。但同時我也聽說政府因為輿論不斷表示恐懼德軍來襲，就決定將兩步兵師留在島上。在這種情形之下，英軍遠征軍的兵力就減到四步兵師與五騎兵旅。留在英國的兩步兵師在可能情形下要儘早的渡過海峽。

這種解決辦法，縱然比我所猜想的還好，但仍將我們的左翼放在危急的地位。我也有理由恐怕在左翼集中完全之前就被攻擊。而且根據我們情報局的計算，十三日正是德人在策源地戰略的展開完成的時候，他們好似立刻就要前進。如此我們就不能在西摩阿 (Semoy) 和西愛 (Chiers) 之外迎戰。

因為此種情勢，我就命令準備已妥的第一軍和第二軍在十四日進攻。杜白用三軍團向撒爾堡前進，右翼有十四軍團掩護；加斯泰諾用右翼三軍團進攻，第九軍團和後備各師守南錫。對於第三，四，五各軍，我祇給他們關於最近防禦辦法的命令。

十三日晨我讀過鮑在夜裏所送到的報告。據他說軍士很疲憊，軍心也渙散。第七軍團和五十七後備師在貝爾埠的砲火下向後撤退。鮑個人認為指揮的不當為此種情形之主因，他請求撤換邦璣。我不猶豫的採取這個建議，並派浮蒂愛 (Vautier) 為第七軍團長。

至於這次變動，我可以說當時我深曉得是不合法的。我所撤換的這些將官的委任狀，全是陸軍部長發給的，按手續說祇有陸軍部長才能撤回。我完全明瞭如果事態順利，我還可以自辯，如果不然，無疑我須受攻擊。不過，我想到我對

於國人的責任，就決定不遲疑的採取這種行動，就是我所認為絕對必需而緊急的。

此後數月之內，我時常必須乞助於這種不愉快的辦法；但我敢指着良心說，我如此作，永遠深切曉得是為國家的安全而行的。我有許多時候，覺得非常難過，我現在說出來，我想還能取信於人。我安靜的回想這些年的事情，在我一生的事業裏，再沒有過一個時候必須執行如此困難而不愉快的職務；我撤換的軍官完全是無可指摘的君子，並有些是我的朋友，他們的短處就在魄力不足以應付戰爭的時期。再者我用心既無愧，執行這困難職務時就有力量，而且陸軍部長也極力協助我，使我的心境更平安，我因此也很感激他。但是不幸，部長們並不永遠在位！

十三日晚間來了個好消息。尼古拉斯大公通知我威爾納和華沙的各軍在第二天破曉時就要進攻。俄國能與我們同時作戰，實在超過一切的期望。俄軍與尼古拉斯的這種俠氣，尤其是因為俄軍在集中尚未完成的時候就進攻，是值得法國永久感激的。

關於奧軍開到我軍前線的事，風傳得仍然頗盛。瑞士和義大利並傳來確切的詳情。不僅是一軍團，判明出來的已有四軍團。據說奧國已請瑞士和義大利允准他們的幾個軍團在境內經過。這些傳說得不到真實的證據；祇有一件事好像是準確的，就是沒有人會親眼看到一個奧國兵。巴斯爾 (Basle) 傳來的消息也互相衝突。據說巴登奈希 (Bardoneche) 已撤兵，但同時又說阿爾卑斯軍向奧斯達 (Aosta) 和小聖伯納 (St. Bernard) 開拔。

星期五——八月十四日。敵軍在北方的實力和用意，我們仍然捉摸不定。比軍好似有些成功，但已有了步兵渡過穆斯河的報告。現在還不能斷定這些軍隊是攻擊比軍的或是預備充實包圍要塞的軍隊。

空軍一時也得不到確定的消息。我在十四日上午接着蘇戴在十三日所作的報告，他說所知道的敵軍情形很有限，他想從空軍得來的報告必須謹慎採納。他說，「我雖然不敢說一定，但我所得的印象是在十二日內歐爾特·烏發利茲 (Houffalize) 盧森堡線之內，沒有大隊的步兵。」這線之後，據報頗有活動情形。歐爾特河沿岸的障地工程，好似是為另種活動作掩護，這些軍團好似要包圍敵軍的右翼。將我們所知道的完全計算起來，在北方大概有八軍團與四騎兵師，在盧森堡國北與荷蘭的林堡之間。(註十三)



〔註十三〕 八月十四日上午六時總部情報局第三十八號情報。

我們曾研究過這線上德國鐵路的運輸情形，這個與上項核算也很符合。此處情勢不足憂慮，因為在前線上我們可有法軍十師，後備軍三師；在安特窩普·那摩爾·利愛支·毛布支線上有比軍六師，不久還有英國四步兵師和一騎兵師到來。在十四日上午除去第一，十七，二十，五和二軍團以外，德國所有的現役軍軍團的地位我們全知道了。我們所不知道的是幾個軍團，我們想是在俄國那方面，我們也相信在歐爾特河後面德人也有大規模的計劃。

十三至十四日的夜裏，得到一件有意思的消息。在利愛支之北，初次發見了步兵縱隊。這些是後備軍。這是重要的消息，但因當時我們對於德國如何利用後備軍隊的思想，還不能斷定這些步兵是要攻擊比軍，或是要完成利愛支的包圍。加烈尼和蘭瑞薩全在十四日來見我。前者在上午到的，是陸軍部長派來的。我覺得他想要提出作戰的問題，麥西美一定也告訴過他將部長對於如何作戰的意見對我說。人若想我的責任是如何重，就能曉得這項提議是如何之不使人滿意；所以我有些斷然的終止了談話。

正午過去不久蘭瑞薩來了。他對我表示他恐怕德軍在穆斯河之北作大規模的包圍。我已經說過，在十四日所得的消息，還不能證實德軍一時能有這種策動。而且，敵軍主力似在歐爾特河之後，在圍攻利愛支的軍隊之南。左岸的德軍，據報告祇有騎兵和幾個步兵縱隊。而且毛布支，伊爾森（Hirson）一帶是為英軍下火車用的，我如果允准第五軍將軍隊一部開進去，很有秩序紊亂的危險。所以我當時必須對蘭瑞薩說據我想他的疑懼尚為時過早，而且如無另項命令時，他的職務就在向前推進，與報告所說的歐爾特之後與烏發利茲·盧森堡線之敵軍接戰〔註十四〕。

〔註十四〕 以後蘭瑞薩又申說不能不想到德人在穆斯河北所發展的策動，他並說他對這問題毫無疑惑。這話有些言過其實。其實我們在戰後所得關於德國策動的消息證明克魯克軍在十三日經過愛拉查配；十四日他的先鋒達到衛賽（Vise）附近的穆斯河，十六日他們入畢爾森（Bilsen）與唐格萊（Tongres）。即使承認我們調查的方法是完全的，我們也絕不能。在十七日知道有這些前進部隊在穆斯河左岸。要能結論說德軍在河北有策動，如同蘭瑞薩所說的，必須有預知的能力。在事實上是因為已經說過的原因，在敘述以後幾天的事實時，可以見出進來的消息是遲緩，不完全而互相衝

突；除去比軍攻擊德軍前進部隊以外，我們不知事實的真相如何。德人以由步兵小部隊支持的騎兵爲煙幕，在後面移動其縱隊。比軍在穆斯河北魯文區內，所以德方才在那裡有軍隊，不應從這事推論敵軍將在河北實行策動。

蘭瑞薩剛回到他的總部就給我寄封信，他又申述他的恐懼，並請我準備將來將他的軍隊調往基衛·毛布支區去，在穆斯河留一軍團與兩後備師，與第四軍取得聯絡。

星期六——八月十五日。我接到這信以前，我們剛從比利時得着關於利愛支以北敵軍的消息。軍力比我們所猜想的較爲重要。十四日整天有軍團和數師從四個橋上渡過穆斯河。比軍和利愛支的要塞已無交通，他們不曉得圍攻那裏的德軍的數目。

這消息使我了解直到現在我所認爲可以不重視的事實，現在很有實現的可能。德人不像是要將策動展到穆斯河之北嗎？我如此心口商量。這種假定剛剛成形，在這種影響之下我回復了蘭瑞薩的信，我說按着我想，在第一軍團之外他再預備派兩個軍團向北移動，結果是有利無弊。但我又指陳這種威脅並毫不急迫，而且準確性也不是絕對的，所以若沒有我的命令還不能調動軍隊。

穆斯河北的敵軍既可威脅我們與北方的水陸交通，我就請陸軍部長准我將未用的三師調到第一軍團防地，從海到毛布支築一道防線——因爲這區仍歸陸軍部長管轄。我又請將第一軍團交給我，我好直接與伯爾參 (Percin) 接洽。這是達瑪德 (d'Amade) 集團之起始〔註十五〕。

〔註十五〕 在戰事初起時，預定達瑪德指揮在阿爾卑斯作戰之一軍。當義國宣佈中立時，這軍及其軍長可以擔任他種職務，這事已經記載過。

步兵渡到穆斯河北以後的初步動作，自然要嚴密注意。不幸在十五日我們並未得着一致的消息。下午五時毛布支長官用電報報告，說有二十萬德軍正在麥斯特利 (Maestricht) 與衛賽間渡穆斯河；他並說敵軍爲要完成利愛支的包圍，已經將一萬騎兵和砲兵送到河的左岸。這些軍兵正在弗郎 (Fione) 與愛瑪爾 (Hermalle) 間向衛蘭姆 (Wareme) 前進中。同日晚間所得的新消息和上項報告衝突。據說利愛支，凡爾衛愛，斯巴 (Spa) 和羅浮魯 (Rouvieux) 的左近完全空虛。

又說利愛支以北敵軍渡河的話並無其事。再晚一些時，我知道在第南前面的我軍第一軍團爲敵軍所攻擊，好似是掩護其他數軍團在那摩爾和利愛支間偷往西北去。這次攻擊，正和盧森堡有多數軍隊的報告在同時，好似能證實敵方現在要將右翼主力放在基衛之北。從這些報告看起來，第五軍的左翼必須調到參伯 (Sambre) 河和穆斯河之間，如此就可加強我們包圍德軍右翼的力量。因爲德軍右翼就要處在我認爲仍然佔優勢的比軍與那摩爾要塞與穆斯河後面的第五軍之間。必要命令在十五日晚與十六日晨全發出去。

星期日—八月十六日。費蘭巨總司令於十五日晚到巴黎，十六日午偕同他的參謀長馬瑞 (Murray) 來會見我。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英軍的總司令。他在前一天會見普恩加齊 (Poincaré) 總統，看起來他對於在政界裏所得的自信心很高興。我一看他就知道他是個忠實的伴侶，堅實擁護自己的意見，雖然完全協助我們，但切望不要損失他的軍隊指揮權。他教我了解英政府特別命令他認自己爲完全獨立的，他所能辦到的祇是軍隊與我們合作。

這一點我完全明瞭；英國不能同意將自己軍隊交給任何聯軍司令指揮，純粹是自然的事。我永未如此夢想過，雖然我總覺聯軍左翼如無統一的指揮，那就是個嚴重的弱點。所能作到的祇是按着事實作去，設法從合作和相互的信賴裏獲得良好的結果。

我們又談到英軍可以作戰的日期問題。我早就規定在八月二十一日，但費蘭巨對我說，那時他的軍隊祇能派小隊前進保護主力下火車，主力在二十四日以前不能推進。我說明這樣就延能有一些不幸的結果，他就應允將日期盡量縮短。以後我們又研究敵軍一般的情勢，以當時的估計爲標準。我力言我們對於穆斯河北比軍對面的敵軍非常缺乏消息，據最近報告，這一帶好像祇有騎兵；這枝軍的主要軍力在安努 (Hannut) 附近，用意多半在於河之左岸掩護以前報告說利愛支左近的敵軍，這部隊像是敵軍策動的主力。以後我們就研究我們應採取何種策動。我對他說，關於我們左翼的情勢，因爲對於敵軍缺乏確實的消息，我不能有確切的決定。我的意思是法，英，比軍共同行動對付北方的敵軍。我希望從英軍所得的協助就是他們儘速調到參伯河以北，準備向尼衛勒 (Nivelles) 前進，假如向北移動，英軍就在第五軍之左，假如向東移動，英軍就在第五軍之後，成斜縱隊。穆斯河的騎兵集團要掩護英軍的行動。至於比軍，我想他們在掩護布

週 年 紀 念 號 要 目

魯塞和安特窩普之外，還要攻德軍的側面。  
費蘭巨應許盡量聽取我的意見。我也告訴過他，蘭瑞薩對於策動很有才幹。他說立刻就要和他接洽。他辭別了我，  
到郎斯(Rhein)去過夜。

# 中國公論

週年紀念號四月一日出版  
定價四角·北京郵政信箱四六號

社論：所望於中央政權者

中日戲曲比較史講話

蘇聯與德國的戰時經濟關係

觀虛錄考釋

建設現代國家之基本條件

臧克家論

歐戰與英國自治領之影響

生活的可貴

中國教育思想的研究

米湯文學

歐戰與印度的動向

廣月牙兒

動盪中的巴爾幹

太原雜記

齊白石先生評傳

待焚集

我們需要怎樣的文藝

不明白

日本町田時代之謠曲

憶南篇

戰前張伯倫外交的評傳

風晨

注意：本刊週年紀念擴大徵求基本訂戶詳則請閱本期

中 國 公 論 姊 妹 刊 物

## 再 建

旬 刊

逢 一 出 版 定 價 一 角 各 書 店 均 代 售

讀者通訊一

北京之塵

記者足下。時方陽春。地氣發洩。久居北都之人。咸苦塵埃。衢巷之間。黃埃四起。行者在塗。垢衣囚面。中外傳播。以爲談柄。豈天行之獨偏。抑路政之不講。今茲都邑之制。視古加詳。宜可滌除舊染。一新視聽。願貴刊分其餘白。闡明斯義。受塵之氓。所樂聞焉。

慎虛 三月十九日

答

來論北都街衢之患塵土。乃關繫河北地利一大問題。注意及此。足徵宏識。甚佩甚佩。

本刊三期有關於北京溝渠一文。意亦在喚起一般注意。此事從大者言之。則永定滹沱二河之疏濬及畿南淀泊之整理。實爲根本問題。而從小者言之。卽北京城外之水道城內之溝渠。皆爲體國經野之先務也。

六百年前之北京。本爲河道交貫風景修潔之名都。元代之積水潭。乃帆船林立之處。南米漕舟。自江浙直達帝城之下。觀當時人所記可以概見。由此以推。城內有太液池。城外如今之前三門以南。亦皆沼澤縱橫之地。古人所謂清流映渠絲楊被浦。都邑之制本當如此。決不似今之水道皆成泥溝。夏日炎炎樹陰不能庇路人也。卽明清兩朝。亦尙不然。

北京由明代就燕京舊址改建。其水源係導引西山泉水。入德勝門經什刹海三海。入禁城。出交民巷之水關。入正陽門外護河。匯歸東便門外。至通縣之小河。東流入於北運河。此北京河渠溝洫之源委。溯鑿渠之用意。在引西山之水。貫穿城垣。冲刷污濁。並引南漕入京。以實倉庾。迨清末南漕改爲海運。京師城河半失效用。近數十年來。西山泉水。日見減少。近經西郊農民截流灌田。以致入城之水。幾同涓滴。來源既少。卽不截流。其勢亦乏冲刷之力。故近年來城內溝渠均形乾涸。加以城郊內外無數暗溝。流出之污濁。匯集城河。每交春夏。臭穢不可嚮邇。

又民國初年。既無專主市政之官司。一切規畫。因陋就簡。但知修馬路建民房。而於古昔相傳之都市計畫精意。付之不講。西城之大明濠。既已填成平陸。東城之御河。除東交民巷一段外。亦聽其日就淤塞。欲免於墜土之患。其可得耶。就吾輩記憶所及。光緒季年。京城路政已大被詬病。然惟前三門爲甚。而內城則尚有清流環繞。故南城雖苦囂煩。而禁城附近亦未全患乾曠也。假令今能自西郊三家店引永定河以合玉泉。而入西直門。自東郊二閘尋通惠河故道。引水以入東便門。並帶雙流。不獨能蕩滌瑕穢。使居民永受清涼功德。更可開闢無數利源。使商貨交通。益趨便捷。此乃繁榮北京第一要著也。

編者

## 讀者通訊二

### 擬河北掘地救災法

頃閱報載農隱老人之文。於華北災振極有貢獻。老人爲水利專家。名著中外。甚願廣爲傳布。請酌登之。此時距作文雖已甚久。仍有再登之價值也。

陶啓 四月一日

### 擬河北掘地救災法 農隱老人王清穆

申報譯西報通訊。河北受洪水影響。今有一千萬人將成餓殍。中部與南部之廣大地域。仍屬一片汪洋。津浦鐵路以西鄉野。極目所見。類似大湖沼。據美教會在保定東南之調查統計。蠡縣整區。約五分之一土地。仍成澤國。該縣二百四十村中。二百村尙受水淹。流離失所者一萬五千人。高陽被淹。該縣一百村。現已無水者僅四十村。無家可歸者八千人。獻縣教會消息。該區三百八十村之居民。糧食斷絕。若以最低廉之穀類供給彼等。每日須費五萬八千圓。由此

可見災況之重大。今水淹之鄉。當然不能種麥。來春亦無脫離水荒之望。且華北洩水系統至劣。苟非竭力用特殊方法洩去積水。並開浚天津河口。則地面積水。未必能在明年夏季降雨之前退盡。故另一季收成。亦將無望。而災荒至少將歷兩載等語。烏乎。此受災者。非皆我同胞乎。觀此狀而惻隱之心。振觸於中。轉輾籌思。不能自己。謂如何可以澹此沉災。豈僅僅散發糧食。苟延旦夕。所能濟事。夫水之爲物。善用之則享其利。不善用之則蒙其害。中國農政失修。災禍迭告。華北尤甚。治水根本計劃。目前無從說起。姑救其急。莫如從掘地着手。掘地二字。見易繫辭。掘地爲白。孟子掘地而注之海。夫海爲容水最大之區。使水由地中行。內地溝渠川瀆。凡足以容水者。皆海之類也。今水淹之地。礙難措手。應就水退之區。開掘長渠。面闊一丈。底闊一丈。深三丈二尺。兩坡分層留立足地。每層相距一尺五寸。所出之土。除留培河岸外悉運他處築路。長渠因地制宜。愈長愈妙。倘盡頭處無去路。亦不妨。渠成即導積水灌入。高至一丈爲準。同時闢第二渠。第三渠。使積水流盡而止。再就積水區內。開有計劃之溝洫。則田面容易乾燥。便可種麥。此等工作。江北鹽墾公司辦事人員。皆優爲之。無需乎工程師也。能種冬麥。明年夏季可以得食。而秋成更不足慮矣。此急救掘地之說也。至有計劃之治田良法。則莊崧甫先生會刊印溝洫舉隅一書。足資參考。河北中部南部。原有澇泊。地皆膏腴。惜不能享水之利。而時時受水之害。人事怠玩。爲禍至此。尙何言哉。今日言救災。全仗慈善家。惟世界紅卍字會。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濟生會。華洋義賑會。國際救濟會等機關中人。抱宗教思想。存仁愛心腸。不憚跋涉之勞。乃能爲同胞謀幸福。清穆不禁馨香禱祀以求之。抑河北水災之急救。尙有應補充說明者。津浦鐵路爲南北幹線。儼似擋水長隄。河北境內。軌道多在運河之東。運河出口。除天津外。滄州數道減河。是否通暢。運河達減河經過鐵路橋洞。是否足以宣洩。必須前往察看以明真相。此亦救災人員應有之事也。

## 再論河北掘地救災法

農隱老人王清穆

余爲河北水災嚴重。擬掘地洩水之法。質諸農業家。水利家。大都以爲可行。昨又見報載美聯社電。冀中冀南因水災

而流離失所之農民。達數百萬人等語。按水災由於破堤。所有排水工作。必須先堵決口。或謂掘地救災。長渠溝洫既成之後。水盡退矣。地爲溝渠所占者。畝分減少。地主得無怨望乎。則應之曰。河北平原。易受水災。無溝渠故也。今既有此溝渠。應作有系統之聯絡。相度地勢。設置涵洞閘壩。各段平均蓄水。勿使盡歸低窪之區。則旱潦有備。必可歲歲豐收。溝中養魚或種芙蓉菱芡之屬。亦農家副產品。故溝渠面積。仍當按段併入田畝數內統計。並不短少分毫。此應行解釋者也。且開渠導水。三十歲以上至五十歲之農民。皆能勝任。故賑者就災民冊查核。編制百人爲一小隊。五百人爲一大隊。視渠工之大小。酌編工人爲若干隊。分段興作。此應行籌備者也。他日冀中冀南渠工告成。室家安定。春耕秋斂。衣食有資。則人民安居樂業。意中事也。故掘地救災。關係至重。竊願慈善家急起圖之。

答

承示極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恰與本期通訊第一篇互相發明。爰連次及之。

編者

新 婦 女

第 七 期

現 已 出 版

內 容 豐 富

歡 迎 直 接 定 閱

社 址

北 京 中 南 海 懷 仁 堂 東 四 所



#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東局 三三三八

一八六九

一七三三

四十八號

#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府井大街  
西四牌樓  
鼓樓

#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 三三三〇

# 大生銀行北京辦事處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西交民巷

總行 天津法租界六號路

寄莊 上海英租界寧波路永亨大樓

#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灘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二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二五三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三九〇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九四

## 北京 中國實業銀行

專營各種存款放款貼現匯兌一切銀

行業務辦理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優厚

手續便利

代理永寧保險公司承保火險收費低

廉賠款迅速

行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 南局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 河北省銀行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一六九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三七七

唯一純小品散文刊物

## 學文月刊

第三期現已出

內容豐富

歡迎直接定閱

總代售處：北京西單亞方書局

社址：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 西局二二一四

青年唯一讀物

## 中國青年月刊

每月一日出版  
內容充實，計有

論著，學術，專載文藝，學生生活，雜組各欄，每期十餘萬言，歡迎直接訂閱，每冊二角，全年十二冊，二元一角，發行者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青年俱樂部。

現地編輯綜合月刊雜誌

文 日

# 興亞前線

第三號 四月十一日出版

北京阜外新民印書館內

發行所 興亞前線社

## 正 則

# 日 語 講 座

第一、二、三輯已出版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出版處

# 請 看

## 藝術與生活

第二卷第三期

已然出版了

定價每冊壹角

古溫楊靈亞主辦龍江陳述先主編

## 國醫砥柱月刊

全國當代 名醫撰稿 材料豐富 學說新穎  
特色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編排醒目 印刷精美  
風行中外 信用最著 定價最廉 出版準期

定價 零售每冊國幣一角五分

總發行所 北京西城北溝沿三十號國醫砥柱月刊社

#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 存款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別往來存款  
通知存款  
通存存款

利益優厚

## 放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透支  
商品押款

手續簡單

## 匯款

電匯  
支票匯款  
匯報匯款  
匯解存款

迅速敏捷

## 代理

託收款項  
保險

便利穩妥

## 國內國外

通匯地點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新北京	神戶	大阪	東京
山海關	遵化	豐潤	密雲	灤縣	昌黎	遷安	胥各莊	奉天	北票	營口	錦州
秦皇島	樂亭	懷來	豐鎮	多倫	大同	鉅鹿	平地泉	鄭家屯	通遼	大連	哈爾濱

本行對顧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隨法界八號路總支一任接洽  
 天津本行地址·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號  
 電話南局五六九號



#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樂 家 老 舖

## 達 仁 堂

人 參 鹿 茸 精 選 飲 片  
丸 散 膏 丹 花 旗 洋 參

總 店 北 京 前 門 外 大 柵 欄  
電 話 南 局 一 八 四 八 號

長 沙 瞿 氏 叢 刊

隆 福 寺 文 奎 堂 代 售

#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 天津

交通旅館  
地址

法租界勸業場轉角對過

電話

三三二七六

交通便利  
設備完善  
房價低廉  
伺候週到

#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選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 中和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面		
	全	半	四分之一
甲	一〇〇元		
乙	八〇元	四五元	二五元
丙	六〇元	三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平版、原色版、其他一切之高級印刷製本設備完備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指導、綜合、研究、各種文藝、讀物、文藝、古典複製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品、事務用品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新民印書館

電話西局

代表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二一〇

番番番番

最新設備